

潮州叢箸初編

潮安饒宗頤著

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叢書之二二

廣濟橋志

序例

廣濟橋附潮安縣郭。跨韓江。閩粵交通孔道也。橋肇造自宋乾道。歷元明清三朝。至今殆八百一十餘年。其歷史不可謂不悠久。然纂述猶缺。舊志所錄。裁弗宣意。說者復附會於神仙釋老之言。涉士游方。蓋寡能達其津照矣。予於民國二十四年冬。爲韓山志。覺文獻之尙足。惜斯橋之無徵。（林大川韓江記二。謂棉陽令東園韓鳳翔有湘橋古蹟一部。按。其書乃詩文題詠。無裨考證。）輒思謨次。尋文捫石。積月而成書。其與廢沿革。攷訂頗費力。蓋測指錐。或得其髣髴。雖不敢謂有裨於職方。諒未曾無少助於訪蹟。若乎史料簡畧。故刪輯未周。舉擇不嚴。則有待乎學人之理紛刊誤也。凡例錄左。

一。本編於人物畧存其爵里。修樂者系于沿革。題詠者見於文徵。不復另立一門。
二。碑碣明代有二。餘多清物。時代雖近。亦不廢錄。詩文從各家總集別集輯出。
無論美惡。概從登載。至生存人篇什。則從割愛。

一。俗訛傳造橋自韓湘子。名橋曰湘子橋。故韓湘與橋頗有關涉。今摺拾韓湘異聞。用資攷鏡。竝采饒堂韓湘辨。及拙作者辨數篇。附錄於後。以正傳說之妄。

民國二十五年宗願識

目錄

名稱

沿革

建築

石 刻
文 徵
雜 志
附 錄

韓湘異聞錄五則

韓湘子辨四篇

名 稱

潮安縣城東有韓山焉。其麓有橋。橫於韓江。曰廣濟橋。橋分東西洲。西洲創於宋乾道間知州曾汪。先後增築者。有知州朱江丁允元孫叔謹通判王正公。東洲創於宋紹熙間知州沈宗禹。先後增築者。有知州陳宏規林嶠林會。歷百數十載。橋乃成。橋舊名「濟川」。又曾名曰「了公」。(因丁允元得名。)宣德間。知府王源始更名廣濟。今城東門

潮州叢書 廣濟橋志

三



116924

街內。尙有廣濟橋石碑三大字。題王韋庵書。蓋王源手筆也。俗傳造橋始自韓湘子。因建廟祀於東洲之首。而稱橋曰「湘子橋」。或簡稱「湘橋」。流俗相傳。迄今無以易矣。〔俗又傳言東洲靚自韓湘子。故名湘子。西洲靚自廣濟和尙。故名廣濟。然廣濟實取義於利渡。且廣濟和尙並無其人。鄉民多圖像之。神祀之。其誣妄尤不足辨。〕

是橋建於江中石上。言地理者曰。韓山餘脈。自橋東村橫江西來。至橋之中段。石根緊縮如線。橋墩莫得而豎。因中斷浮舟以渡。故又名「浮橋」。據姚友直廣濟橋記。橋初架木於川。壘石爲墩。墩凡二十三。深者高五六丈。低者四五十尺。中流驚湍。尤深不可爲墩。則別造舟二十四爲浮樑。闌楯鐵練。連互以渡。然水漲輒毀。明時基傾。王源乃募木伐石重修之。西岸爲墩十。洞九。長四十九丈五尺。東岸爲墩十三。洞十二。長八十六丈八尺。中斷二十七丈三尺。則仍繫舟二十四如舊。厥後屢經修築。增墩一。合爲二十四。舟減其六。爲十八。橋今東洲全十二墩。而西洲僅九而已。橋居於江。橫潦春漲。狂瀾湧天。噓氣鼓怒。駿撼郭邑。啣堤浮陸。臨睨心驚。俗有「湘橋春漲」之

目。橋西接縣城東門。門額大書廣濟門三字。橋寬而長。其旁翼以扶欄。繚以危樓。船艘往來橋下。人比之錢塘江中「江山船」云。（見粟香二筆卷六。）

沿革

宋乾道間。知潮州軍州事福州曾汪。始創西岸橋墩。其後知州事福州朱江增築之。

盧蔭猷光緒海陽縣志（下省稱盧縣志）二十二建置畧四。『西岸橋墩。創於宋乾道間知軍州事曾汪』。（張士璉雍正海陽縣志（下省稱張縣志）二地集「曾汪」作「曾旺」。誤。）按。周碩勳乾隆潮州府志（下省稱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列曾汪于宋敦書之前。云。「敦書。乾道七年辛卯。（一一七一年）任知府。」（同書三十三宦蹟亦云。乾道

七年任。可知汪爲知府。當在乾道五六年間。其剏橋事在何年。雖無考。要在七年以前。朱江爲知府。表亦繫於乾道。而實在乾道何年。則不可知。

淳熙間。通判明州王正公。（按。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潮州府津梁考。吳穎順治

潮州府志（下省稱吳府志）七水利。「正公」作「正功」。）復加增築。知軍州事常州

丁允元又增置西岸石洲四架。梁而屋之。民號丁公橋。

周府志三十三宦蹟。「丁允元字叔中。（按。一作牧仲。）常州人。淳熙中……謫潮州。增置韓江西岸石洲四架。」（阮元道光廣東通志（下省稱阮通志）三百三十八宦蹟錄八引黃佐通志同。）

按。周府志十九津梁云。「西岸檣墩。創于宋乾道間知軍州事曾汪。朱江丁允元孫

叔謹通判王正公先後增築。」攷同書職官表。王正公任通判。（阮通志十五職官表六。王正公。崇熙年任。誤。）丁允元任知州。并在淳熙間。（阮通志十六職官表七。光宗朝。丁允元。紹興年任潮州軍州事。既列允元於光宗朝。又謂其紹興年間任。殊誤。）不知孰爲先後。

又按。黃釗撰道光庚戌重修寧波寺碑記稱。「廣濟橋西州始于宋乾道間知軍州事丁允元。初名丁公橋」。既誤丁允元首創西岸橋墩。又誤允元于乾道間任。不妄不可不辨。

紹熙末。知州事雷州沈宗禹創東岸橋墩。

慶元初。知州事漳州陳宏規又增置東岸石州二。名橋曰「濟川」。

周府志三十三官蹟。『陳宏規。字獻可。漳州人。慶元元年乙卯。（一一九五年）增置

韓江東岸石州二。結屋如丁公橋。名曰「濟川」。（阮通志二百三十八宦蹟錄八引黃佐通志同。）

按。周府志職官表列宗禹於宏規前。而宏規慶元元年乙卯。任知州。則知宗禹爲官。在紹熙之末。（阮通志十六職官表七。宗禹。紹熙年任。同書一百五十五建置畧三十一廣濟橋條。則云。「紹興間。知州沈宗禹」。今按。作紹興者。誤。後來如廣東考古輯要十一亦以宗禹爲紹興間潮州守。乃承其訛。）

又按。廣濟橋舊名濟川橋。蓋始自陳宏規。吳興祚重建廣濟橋碑曰。「州守曾汪作濟川橋」非也。又黃釗重修寧波寺碑記謂。「東岸築於紹熙間知軍州事陳宏規。」亦誤。

慶元嘉泰之間。知州三山林鏢重修東岸之橋。

〔阮通志二百三十八宦蹟錄八。〕林鏢。（按。同書十六職官表七作「鏢」。誤。福州人。

慶元三年任知潮州……構濟川橋。以便往來。〔按。明一統志八十亦云。林標構濟川橋。以便往來。〕

按。周府志宦跡稱。『林標。嘉泰間。知潮州。修橋梁。』阮通志職官表亦云。『嘉泰間任。』與阮通志宦蹟作慶元三年任者不同。考林氏石刻有金山詩。題慶元四年。又有重開西湖詩。題慶元五年。是林氏官于潮。當在慶元年間。通志職官表。府志宦蹟謂爲嘉泰。非也。其所修築橋梁。據盧縣志建僮畧。蓋爲東岸之橋。

開禧間。知州福州林會復增築東岸橋墩。

按。阮通志十六職官表七。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林會。開禧年任。

寶慶中知州龍溪孫叔謹又別增建西岸橋墩。

周府志二十三宦蹟。『孫叔謹。字信之。龍溪人。寶慶三年（一二二七）。由大理寺正出知潮州……創橋築堤。』〔阮通志二百三十八宦蹟錄八引黃佐通志同。〕

按。明姚友直廣濟橋記曰。『考之圖經。肇建或經二三守。須數歲始成一墩。更數守歷數十餘歲。橋始成。』盧縣志建置畧六。『廣濟橋舊名濟川。西岸橋墩。創於宋乾道間知軍州事曾汪。朱江丁允元孫叔謹通判王正公先後增築。東岸橋墩。創於宋紹熙間知軍州事沈宗禹。陳宏規林鱧杯會先後增築。而橋成。』(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一千三百三十五潮州府關梁考。阮通志一百五十五建置畧三十一。周府志十九津梁。張縣志二地集。廣東考古輯畧十一津梁并同)。楊鍾岳重建廣濟橋碑記曰。『宋州守曾沈諸公於東洲西洲分營焉。始基之矣。』是廣濟橋實創自曾汪。沈宗禹二人。故今斷自乾道。而畧稽舊志職官表。考修橋者仕潮之年。以定修橋之歲。雖不能詳悉。亦可得其大較矣。

元至元初。海陽陳肅重修濟川橋。

阮通志二百九十二列傳二十五引黃佐通志。『陳肅。字文端……至元初。以賢良薦

聘賜第。舉署總管府事。修文廟及濟川橋。多惠政。」（盧縣志三十五列傳四同。）

明宣德十年乙卯（一四三五）龍岩王源爲潮州知府。以橋久圯。乃募民萬金重築之。西岸十墩九洞。長四十九丈五尺。東岸十三墩十二洞。長八十六丈八尺。中空二十七丈二尺。則造舟二十四爲浮梁。以餘金爲亭屋。自西厓至磯計五十間。自東厓至磯計七十六間。共百二十六間。橋成。更名曰廣濟。會稽姚友直爲之記。

明史循吏傳。『王源字啟澤。永樂二年（一四〇四）擢進士。授庶吉士。……英宗踐阼。擇廷臣出爲知府者十一人……源得潮州府。城東有廣濟橋。歲久。半圯壞。源勸民捐萬金重築之。以其餘建亭。』

清一統志三百四十四。『廣濟橋……明宣德中。知府王源疊石爲墩二十有三。架亭屋百二十六間。造舟二十有四爲浮梁。更今名。』（圖書集成職方典潮州部。吳府志水利。張縣志地集并同。）

按。姚友直廣濟橋記稱。王源建橋。贊其計者。有海陽令李衡等。納資出費者。有耆民董工許懋等。李衡。見盧縣志十職官表二。董工許懋無考。

又按。王源所建廣濟橋樓。聯屋而爲之。據姚友直記。其在西洲者凡五。曰奇觀曰廣濟橋者爲第一。曰登瀛曰凌霄者爲第二。曰得月曰朝仙者爲第三。曰乘駟曰飛躍者爲第四。曰涉川曰右通者爲第五。在東洲者凡七。曰左達曰濟川者爲第六。曰雲衢曰水壺者爲第七。曰小蓬萊曰鳳麟洲者爲第八。曰摘星曰凌波者爲第九。曰飛虹曰觀艷者爲第十。曰滄翠曰澄鑑者爲第十一。曰昇仙曰仰韓者爲第十二。光緒海陽縣志二十六古蹟畧所謂廣濟橋二十四樓者。卽此。

天順間。郡縣以廣濟橋爲鹽船所必經。乃始權取鹽稅。以所入解制府以助軍餉。（楊璵請留鹽利買荒石築堤疏。）

天順二年戊寅（一四五八）漳州周瑄（按。福建通志作「宣」。）知潮州府事。重葺韓江橋。

阮迪志二百五十一官蹟錄二十一。『周宣。字正峰。龍溪人。正統乙丑（一四四五）。會試第三人。授戶部主事。出知潮州。修文廟。葺韓江橋。』

按。周瑄葺韓江橋事。周府志二十一官蹟本傳。不載。周府志職官表上。瑄以天順二年。知潮州。（阮迪志三十三僅云瑄以天順間任。不明指何年。）而天順五年知府爲李永寧。則瑄修韓江橋。當在二年五年之間。

宏治中。大水。橋壞。同知會稽車份重修石洲。建亭屋二十間。（古今圖書

集成職方典。吳府志水利。張縣志地集。并同。）

按。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車份。會稽進士。宏治間。任潮州府同知。

正德間。知府晉江鄭良佐。鄰水談倫。相繼續修。（周府志十八津梁。）

按。周府志職官表上。鄭良佐。字志尹。福建晉江進士。正德五年庚午（一五一〇）任知府。談倫。字敬仲。四川鄰水進士。正德八年癸酉（一五一三）任知府。

（談倫。阮通志三百五十一宦蹟錄二十一，周府志二十三宦蹟并有傳。）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吳府志水利。張縣志地集并稱。『鄭良佐談倫建橋。易橋以石。』又吳興祚重修廣濟橋碑云。『宏治大水。梁壞。知府談倫。易以石。』是此橋自鄭良佐談倫以前。猶架木爲梁也。姚友直廣濟橋記誌橋之舊構云。『初礮石爲墩。上架石梁。間以巨木。長以丈計者四十五有奇。』又誌宣德時重修是橋之事云。『凡墩之頽毀者。用堅礮以補之。石梁中斷者。用梗楠樟梓之固巨者以更之。』是宣德時修

橋。亦未盡以石爲梁。蓋至正德間。談倫始全易以石云。

嘉靖間知府莆田邱其仁立東西二亭。南北增石闌。歲僉橋夫四十四名。

（阮通志建置畧作「四十名」脫一四字。）渡夫十名。司守。（圖書集成職方典。周府志津梁。吳府志水利。張縣志地集。盧縣志建置畧並同。）

按。阮通志三十三職官表二十四。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邱其仁。福建莆田人。進士。嘉靖九年庚寅（一五三〇）任知府。其仁所建東西二亭。其一曰利涉。在廣濟橋東。其一無考。

萬歷六年戊寅（一五七八）潮州知府晉江張敷潛以橋久圯。乃倡重修。以潮陽丞盧陵蔣昉董其役。

陳一松重修廣濟橋記。『萬歷六年。聖天子……遴擢張公自民部尙書郎來守吾潮。下

車修百姓之急。顧而嘆曰。「橋其壞乎。不治且廢。」……乃謀諸寮朱公輩。暨海陽令徐君議合。奏記當道。前少參李公。今擢事大參孫公聞而踴之。得所捐贖金三百兩。筮日程工……始於某年春二月朔。迄兩月而告成。公率寮屬落之……董是役者。海陽丞蔣君某也。」（玉簡山堂集三。）

按。張公修廣濟橋事。一統志圖書集成廣東通志潮州府縣志俱無考。僅見陳氏此文。陳氏於諸令長舉其姓而不及其名。考阮通志二十三職官表二十四。潮州知府有張敷潛。福建晉江人。舉人。萬歷六年戊寅（一五七八）任。與陳氏文正合。是知潮守張公。卽敷潛也。敷潛又字存昭。（見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阮通志。周府志同卷。萬歷初。潮州僚佐朱姓者。僅一教授朱詠。安福人。歲貢。陳文所謂朱君者。當卽此人。又同卷。萬歷初。海陽知縣有徐申。江南長洲人。進士。（二志皆列爲第一人。）縣丞有蔣昉。廬陵人。（二志皆列爲第二人。）是所謂海陽令徐君及海陽丞蔣君某者。當卽此二人也。又少參李公者。卽李材。江西豐城進士。萬歷

二年甲戌（一五七四）仲威道。（阮通志二十職官表十一。李材。隆慶中按察司副使。按。材。周府志三十三宦蹟有傳。云隆慶中由兵部郎中遷嶺東僉事。）見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大參孫公。卽孫光祖。浙江慈谿進士。萬歷二年廣東按察司副使。（見阮通志二十職官表十一。周府志雜考。）

其後巡按御史龍巖蔡夢說續修石梁。（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吳府志水利。張

縣志地集。盧縣志建置畧。并同。）

按。蔡夢說。字君弼。萬歷甲戌（一五七四）進士。以中書擢御史按廣東。福建通志有傳。（亦見阮通志二百四十三宦蹟錄十三。）

又按。陳先資崇禎修造廣濟橋碑記云。『廣濟橋相繼重修。有直指蔡公。王公。二千石賈公』蔡公卽夢說。王公賈公。府縣志俱無考。（周府志職官表上。萬歷四十七年。知府有賈宗悌者。浙江武康進士。未知卽賈公其人否。）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一六〇六）知府晉江金時舒重修。

林熙春重修韓祠碑記。『丙午金公來守我邦……見廣濟橋受三江之水。驚濤怒浪。勢若口口。萬一不戒。是以發予壑也。則爲之輔墩以石。綴梁以木。結闌以軌。而口口樓亭。一一繕治。真廿餘年來一大更新也。』

按。金時舒重修廣濟橋事。府縣志皆不載。今據林熙春重修韓祠碑記。可補其闕。時舒。字邦泰。福建晉江人。萬曆二十三年乙未（一五九五。）知潮州府學。（見阮通志三十三職官表二十四。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

崇禎十年丁丑（一六三七）西洲七墩橋梁樓閣盡燬於火。

陳先資修造廣濟橋碑記。『不虞客歲季冬。回祿爲災。逼城七洲頂口。長虹中斷。百年樓閣。一時俱燼。』

按。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言。廣濟橋。崇禎間火災。與陳先資撰記合。

十一年。戊寅（一六三八）。陳先資募金重修。經始於三月十三日。落成於八月十五日。十一月。撰記刊於石。

按。陳先資撰崇禎修造廣濟橋碑記。縣志金石畧缺載。考碑文有云。『與澄邑魏履閑。蔡懷悟。渡河。有感於橋之廢圯。而謀諸黃雅周。周曰君輩。募金興造。復懇督府鄭公部下官陳維往閩省購木以爲橋材。是役耗資數十緡。』所言魏。黃。蔡。周。陳維數人。皆無考。

清順治二年乙酉（一六四五）。七年庚寅（一六五〇）間。黃海如鄭成功攻潮州。橋燬。總兵官蔡元修之。（周府志十九津梁。）十年癸巳（一六五三年）郝尙久反清。橋遭回祿。蔡元又修之。（盧縣志建置畧六。）

明季潮州忠逸傳六。『順治七年庚寅（一六〇五）六月。鄭成功引舟師攻蘇利于碣石

。風逆返師。圍潮州。成功爲陳斌燒斷廣濟橋。』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廣濟橋。順治庚寅。鄭成功燬之。亭屋石梁。存者僅十一。後總鎮郝尙久將城內旗竿暫架爲梁。次年。道鎮府委蔡元將杉木造爲橋梁。蓋板。便民往來。癸巳。郝尙久叛。又自燬木橋數洲。後署道田委蔡元仍修。』

按。蔡元。字完赤。海陽人。(周府志二十九人物武功。張縣志七人集。並有傳。)

十一年甲午。(二六五四。)知府遼東黃庭獻。(按。阮通志建置畧三十一。周

府志十九津梁。并誤作廷獻。)重修。十二年乙未。(二六五五。)又將大

木頭架造二洲。并修理別洲。(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

按。廷獻。阮通志稱。順治十二年任知府。似不應于十一年有修橋之舉。

康熙十年辛亥(一六七一。)提學道遲煊(按。圖書集成職方典。『煊』原作『宣』

誤。今改正。）知府垂亭宋徵璧委經歷童士超督造橋梁。（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

按。阮迪志四十三職官表三十四。遲煊。漢軍正白旗人。順治乙未（一六五五。）進士。十二年任廣東提學道。又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宋徵璧。字尚木。江蘇華亭進士。順治元年甲申（一六四四。）任知府。童士超。錢塘吏員。康熙三年甲辰（一六六四。）任潮州府經歷。

十二年癸丑（一六七三。）八月。太白經天。凡十六夜颶雨。毀屋。廣濟橋圯。（張縣志八天集災祥。盧縣志二十五前事畧二。）

陳衍虞浮橋春漲詩注。『癸丑。風狂橋圯。』

十六年丁巳（一六七七。）八月二十四夜。西岸橋下吼聲如牛。石墩忽

倒其一。(周府志十九津梁。盧縣志二十五前事畧二。)

十七年戊午 (一六七八。) 知府江寧林杭學重修。竣事。郡人曾華蓋爲

記。(盧縣志二十二建置畧六。)

曾華蓋重修韓文公祠及廣濟橋碑記。『泭子橋……自經寇焚兵躡。橋之梁壞石崩。行人惴惴。以阻隄爲懼。公又更其腐材。理其頽口。聯編舟於中流。依雕闌于南北。騶輿聲喧。行旅踵接。恍乎若長虹蜿蜒。跨清波而利涉者在此修。以至於量費庀材。擇人董役。一木一石。皆出諸俸人之餘。』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十九年庚申(一六八〇。)知府林杭學委生員李奇俊重建橋梁及浮船路板。』

按。林杭學。字字武。江寧人。康熙十六年丁巳(一六七七。)任潮州知府。周府志
宦蹟有傳。

二十四年乙丑（一六八五）總督吳興祚捐萬金重修。以署游擊程士鰲

生員李奇俊董其役。經始于乙丑冬。告成于丁卯（一六八七。）秋。

吳興祚重建廣濟橋碑。『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一六八二年。）余以福建巡撫奉命總署兩廣。明年。巡視海濱。遵碣石衛而西至潮。臨饜溪。登郡城。望廣濟橋僅存石址。汪洋巨浸中。往來病涉……乃捐俸檄郡守林杭學。署遊擊程士鰲董其役。庀材程石。諸生李奇俊與有勞焉。期年告成』（周府志藝文。）

楊鍾岳重修廣濟橋碑記。『吳總制出萬餘緡。鳩工伐石。約所遺墩二十有奇。無不新增甬石。以實其基。斜方稜角。甃砌堅緻。乃跨石板。翼雕闌。修若干丈。廣若干尺。悉循古制而工倍之。經始於乙丑之冬。告成於丁卯之秋。』（拳華堂集。）

魯曾煜撰兩廣總督吳公興祚傳。『潮之廣濟橋。閩粵孔道。圯而民病。伯成曰。吾猶不忘閩。况粵耶。予白金四萬兩。橋比前益固。』（碑傳集六十四。）

吳震方嶺南雜記上。『潮州府城外廣濟橋……屢修屢圮。康熙甲子（一六八四。）兩廣總督吳諱興祚捐銀二萬重修。兩粵鹽船。必由此橋掣驗。』

按。吳興祚。字伯成。號留邨。浙江山陰人。入正旗籍。康熙十二年癸丑（一六七三。）廣東總督。（見阮通志四十三職官表三十四。）興祚所立碑。今不可見。

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三月。廣濟橋東墩石梁折。（張縣志八天災集祥。盧縣志二十五前事畧二。）

陳王猷湘子橋詩注。『吳制軍所重修石數十板。皆橫四五尺縱十餘丈。已折十之九。而橋上多去思碑。』

五十九年庚子（一七二〇。）五月。水決東岸。石墩沒其二。（案盧縣志前事畧二作三。誤。詳張縣志八天災集祥。盧縣志二十二建置畧六。）

雍正二年甲辰（一七二四）。知府太原張自謙倡修東西岸石墪之一。鑄二鐵牛列置東西岸。以鎮水患。（韓江記二盧縣志建置畧六。）

胡恂增修廣濟橋石墩記。「水決東洲。石墩沒者二。雍正二年。前守張君自謙倡。縉紳士庶。僅修其一。」

按。張自謙。山西太原監生。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任潮州知府。（見阮通志五十職官表四十一。周府志三十職官表上。）

三年乙巳（一七二五）題鹽運同駐潮州。與知府分督橋務。東岸屬運同掣放引鹽。西屬潮州府稽查關稅。其浮梁船十八隻。亦各分管。（盧縣志二十二建置畧六。）

六年戊申（一七二八）。知府蕭山胡恂以橋墪缺一。募金重修。經始於

雍正六年十月望後三日。竣工於七年六月四日。

張縣志二地集。『廣濟橋……六年陞任巡道樓儼。巡道劉運鼐。知府胡恂。知縣張士璉復修其一。同知宋桂監生黃樞謨董其役。』

胡恂增修廣濟橋石墩記。『觀察樓公清釐開元寺租。可爲修橋之費。請于大吏報可。與海陽令張君士璉殫心經費。諏吉興修。郡司馬宋君桂偕太學諸生黃樞謨陳大業林自青黃繼茂。耆老楊楚臣等董其役。經始於雍正六年十月望後之三日。越明年。六月四日工竣。計費銀一千八百二十三兩有奇。』（周府志四十一藝文。）

按。周府志。職官表上。樓儼。浙江監生。雍正五年丁未（一七二七）任巡道。劉運鼐。江西南陵進士。雍正七年己酉（一七二九）任巡道。胡恂浙江蕭山貢生。雍正五年任知府。宋桂。江西新建監生。雍正六年任海防同知。張士璉一作士連。安邑進士。雍正三年乙巳（一七二五）知海陽縣。盧縣志三十三列傳二有傳。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一八四二）。大水決東岸石壑。圯者六。損者二。壞者一。決西岸石壑。圯者三。木石橋梁。損失殆盡（盧縣志二十二建置畧六）。

盧縣志二十五前事畧二（道光）二十二年。夏秋霪雨。大水。江東隄潰。廣濟橋墩多圯。鉉牛失其一。』

二十三年癸卯（一八四三）。知府覺羅祿諭官紳捐款重修。成西岸三壑。復造浮梁船四十二。合原設浮梁十八。直接東岸（盧縣志二十二建置畧六）。

二十七年丁未（一八四七）。知府錢塘吳均以東岸十三壑。自道光二十二年大水決去其九。未經修築。乃首捐資修第三第八第九三洲。其第

一第四第五第六四洲崩損者。亦爲之修補。而梅州邱萬興爲分轉海運。亦捐資修復第七洲。自是以後。潮市布行商朱甫瑞等捐修東岸第二洲。并重建巧聖廟。逾月告竣。糙白米行商林資福等捐修第十二洲。并建茶亭。經始于是年九月。迄明年五月二十一日竣事。分轉海運數人。復認一洲。又嘉應平遠鎮平三屬水客。共修第十洲。并築十洲亭。以邱慎猷黃國詩辜利權李程鵬爲董理。經始于是年十月二十一日。至明年五月二十四日竣事。（據重修廣濟橋東岸第十二墩并重建茶亭記。捐修廣濟橋第二洲并重建巧聖廟記。及廣濟橋十洲亭記。參盧縣志建置畧六。）

按。吳均。盧縣志三十三列傳二有傳。

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郡紳設子來局修復第十一整并第九整第十墩第十一墩第十二墩各洞橋梁欄干等。呈請道府憲仍諭橋工司事邱慎猷黃國詩辜利權李鵬程并米行修橋司事楊大省董其役。并新建兩亭。以爲行人憩息之所。經始于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十月初八日。越明年四月望後之三日告竣。（子來局修復廣濟橋第十一墩記。）

黃釗重修寧波寺碑記。『道光壬寅（一八四二）。韓江水溢。東岸橋墩。潰其九座。歲丁未。錢塘吳公均以分轉權郡事。自捐廉修復第三第八第九座。嘉應邱慎猷自修復第七座。潮郡城內布行修復第二座。米行修復第十二座。海運通綱修復第十三座。嘉應平遠鎮平各鹽客修復第十座。潮嘉紳庶行戶共修復第十一座。橋成。閩粵數郡商旅。

咸利賴焉。』

按。盧縣志建置畧六。記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迄二十九年巳酉（一八四九）。修廣濟橋事曰。『二十七年。嘉應鹽商邱慎猷捐千金募閩人成東岸墩一。於是知府吳均捐廉續修石墩三。其餘五墩。布商朱甫瑞等捐修一墩。米商林資福等捐修一墩。嘉應平遠鎮平諸鹽商捐修三墩。潮橋海運鹽戶。共修一墩。郡紳設局勸捐。共修一墩。并與饒平楊鍾等。次第捐辦木梁。統歸邱慎猷經理。吳均去任。知府劉潯捐金足之。以二十九年五月。橋成』云云。其以邱慎猷首捐千金建墩。而知府吳均繼之。說與各碑記謂吳均首先捐俸倡建不合。又言。『吳均去任。知府劉潯捐金足之』。按各碑記。皆謂『道光丁未（一八四七）劉潯來守潮州。甫下車。方議修橋。旋奉調撤。而吳均以分轉兼權郡篆。卽以修橋爲己任。』是劉潯爲知府在吳均之先。雖有志修廢。而實未曾捐資繕橋也。縣志所言有訛。蓋當時修志諸公。未睹各碑記也。

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大水。東岸墩復圯其一。總兵方耀率紳耆捐修。整成。欲易木以石。以整高水深而止。（盧縣志二十二建置畧六。）

十年辛未（一八七二）六月初三日。東北紅光燭天。俄變碧色。大雨如注。水驟漲。廣濟橋東石整圯其一。（盧縣志前事畧二）

十一年壬甲（一八七二年）二月。東岸第十二整崩圯。分轉憲汪川如命。糴白米行商修建。經始于十一年壬申二月初二日。成於十二年癸酉（一八

七三）春季。（重修廣濟橋東岸第十二整并茶亭房舍記。）

建築

閣

〔仰韓閣〕在濟川橋左。元至正中。通判喬賢能建。〔明一統志八十〕久廢。

按。濟川。卽廣濟橋東洲之舊稱。輿地紀勝引舊圖經云。仰韓閣在江岸以鎮江流。是閣已建自宋。賢能蓋重修云。賢能舊府縣志無其名。明統志可補其闕。

寺

〔寧波寺〕在橋之東。舊稱寧波祠。塑波神以安水怒也。〔姚友直廣濟橋記〕寺頗宏敞。祀十八羅漢及二十四橋墩神。〔韓江記二〕明宣德間知府王源重建。〔盧縣志古蹟畧〕清康熙癸卯。寺災。甲辰春。守道魏紹芳鳩工庀材。復厥舊觀。楊鍾岳爲

記渤石（楊鍾岳重建寧波寺碑記）屢經風雨。傾圮。今淪爲民屋。

案吳府志九。『寧波寺。在廣濟橋東。明正統間建。』考明史。王源。宣德十年爲潮州知府。其明年。爲英宗正統元年。時源尙爲知府。則正統間建寺者。亦卽王源。

廟

〔韓湘子廟〕在橋東洲之首。民國十六年重建。祀韓湘子。甚陋且隘。額題韓湘子廟四字。廟舊有湘子卦。頗靈驗。清姚竹園作詩道其事。有『成都昔日君平祠。潮州今日韓湘廟』之句。今猶有賣卜其間者。

〔巧聖廟〕在東洲第二洲墩上。道光二十七年。潮郡布行商重建。

亭

〔高節亭〕在橋之東。明嘉靖初。教諭陳察建。（郝玉麟廣東通志盧縣志古蹟同）今廢。

〔利涉亭〕在橋之東。明嘉靖間。知府丘其仁建。（郝通志盧縣志古蹟同）今廢。

〔十洲亭〕在橋第十墩。道光二十七年。嘉應平遠鎮平三屬水客同建。有記。

廣濟亭〕在韓江東岸。道光二十三年。知府覺羅祿重修西岸橋墩。造浮梁船四十二。合原設浮梁船十八直接東岸。（見盧縣志二十二建置畧六）構此亭以爲遊人憩息之所。民國已未。爲颶風所毀。

坊

〔民不能忘坊〕在橋上。爲太守劉溥分司吳均建。今廢。（盧縣志建置畧）

樓

〔二十四樓〕宣德間。知府王源建。今廢。（見姚友直廣濟橋記）

〔附〕〔廣濟門〕卽潮安縣東門。鄭昌時有詩自注云。『東門曰廣濟門。通水利。』蓋緣廣濟橋得名。

石刻

修造廣濟橋碑記

橋曰廣濟非舊也蓋始於韋庵王公奉命守湖時起百載頽址葺而完修之梁架顧祇洲蓋據開途使東南無天塹之苦京省有攸往之利可謂廣渡十方普濟萬靈矣更浮橋而名廣濟良有以也嗣後不無桑變則相繼而重修之者有直指蔡公王公二千石買公也輪奐資飾其稱廣濟橋者愈覺輝煌不虞客歲季冬回祿爲災逼城石梁七洲頽頽長虹中斷百年樓閣一時俱燼誠亘古之異變爲全湖之攸係也嗟夫最令人太息者四方莫能飛渡水手乘此謝利架一葉之扁舟冒濛急之危濤問舟則需索萬狀腸斷惡溪之苦楚競渡則滿載百餘險甚鱷魚之翻浪有沉溺而待援者有子母而同沒者豈非斷梁之災流毒至此耶余值興澄邑魏履閑海邑蔡懷悟渡河有率於府主劉公生祠基址臨舟驚怖相與咨嗟感歎者久之謂當此海波不揚往來旣已艱危至若春流暴漲覆溺寧容數計同興婆心欲作慈航歸而謀諸慈祥吉人黃雅周周曰君輩得吾心所同然已然是舉也

與其琢石梁有浩大之難造孰若架木橋便萬人之得濟隨立募簿各捐已金權移緝解懇督府鄭部下官陳君諱維者往口省買治木料值仲春海蜃連作舟不揚帆及是木登載而天清日霽已越次日至鮑江又次日即詣橋下意冥冥中口口有默相者乎夫材木庀已而蓋板底事費不過數十緡在素封之家以其治園林者什之一足矣治堂構者什之二三足矣無奈甘淪苦海障在慳貪初不難于慷慨援筆及叩之而百無一應焉口而雅周履閑懷悟乃道人林回岡不迫汗力數拜宦富長者沿求濟世之侶乃得苟完而奏功焉則安瀾履平謳歌載道廻視向之斷梁苦渡者爲何如哉是役也鳩工於三月十三日落成於八月初五日口嗣此而險樓肯構期百年垂久不日而石梁隨興則萬事之賴矣余等不過一念婆心一口善果宜亦無取於誌者雖然樂義好施之人不願與慳嗇者同混口因公科歛之嫌亦既有聞謗而告退故必詳陳顛末縷開條件子以見樂義好施口兩皆其有宜於廣濟而因公科歛之謗或亦無傷於廣濟乎於是乎誌

右碑光緒海陽志金石畧失載。碑高六尺二寸。廣三尺二寸。正書。篆額修建廣濟橋碑記七字。橫列。字大二寸八分。首題目一行。正文十七行。行四十五字。字大一寸。

拾頭高一字。正文之後。又列捐銀人名十一行。字大八分。碑嵌在廣濟門城垣上。久經洪水衝蝕。滲漫不可卒讀。碑最末一行題崇禎十一年十一月長至次日。海陽陳先資君口氏誌。其下尚有字。殘蝕不可辨。

重建寧波寺碑記

韓山之麓有寺焉厥名寧波寧波之寺何昉乎攷輿誌唐元和間昌黎韓公愈來守是邦繼渚底平鯨濤不驚遂創茲寺云越三百餘載宋興有相國陳公堯佐至止因其舊制而一新之迨明去宋亦三百餘載太守王公源者見傾圮毀爰爲修葺計然則今之寺其因而修之乎抑重而建之也曰建之建之也何居歲癸卯回祿播炎寺爲灰燼前之所遺無復存矣甲辰春幸我

魏公重膺節鉞之寄撫蒞茲土不閱月而百廢俱舉因潮界海疆日事運籌以固吾圉往來橋津寧波間喟然嘆曰寧波振古効靈而不爲之啓宇守土者之責也遂鳩乃工庀廛材斲壘丹艘次第竣功其費千金皆出於公之樂捐而不動公帑者也落成之餘一臨眺焉東北通八閩西南通兩粵濛濛

流急湍口其前磅礴鬱積繞其後商旅往還鹽樞輻輳多會於此美哉山河之勝安神不在茲乎鄉人士謂是舉也不可無言以誌之而求誌於余余觀人情好佚而惡煩趨欲而舍誼詳利害而畧猷爲魏公能以惡易好以舍易趨以畧易詳求之今日未多覲也其與唐宋明諸君子之意豈異耶余烏能誌之且

魏公筮仕來歷官二十餘年馳譽于楚粵齊魯之區隨在建文廟者四名賢祠宇書院各一有功於名教素矣獨茲寺乎哉余又烏能悉誌之鄉人士進而請曰今

天子聲教覃敷溥海內外無不納欵歸化正波海寧靖日也其可忘彼効靈之功乎其可忘茲報彼効靈之力乎余因紀其事頌其盛以告來者公名紹芳字和旭順天文安人由鄉進士歷任補授嶺東其人其政父老當能言之

賜進士第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今奉

旨守制治年家弟楊鍾岳拜撰

欽差鎮守潮州等處地方都督府栗養志

潮鎮標中軍兼左營遊擊陳旺 潮鎮標右營遊擊張儀

潮州城守遊擊關麟 城守中軍守備高光紘 潮鎮下千總潘瑞 王英 林廷燭

欽差鎮守潮州饒平等處地方總鎮府吳啟豐 饒鎮標參將鄒瑞 饒鎮標中營參將吳漢

饒鎮標都司僉書李焜 饒鎮標都司僉書曾蘭 饒鎮標都司僉書魏連

饒鎮標都司僉書歐亮 饒鎮標都司僉書呂麒

潮州府知府宋徵璧 海防同知邵會 糧捕通判閻奇英 理刑推官邵士

山海關鄭周道

欽取戶部浙江司主事原海陽縣知縣王運元 潮陽縣知縣張弘美 揭陽縣知縣葉其勤

海陽縣丞毛詩雅

程鄉縣知縣戴明适 澄海縣知縣叢儀鳳 饒平縣知縣劉鴻業 平遠縣知縣劉駿名

普寧縣知縣程養初 惠來縣知縣孫汝謀 大埔縣知縣禹昌胤 署饒平縣事潮州府

經歷童士超

潮州衛守備張星烈 防守東路守備蔡俊 舉人蔡毅

程鄉縣生員楊宏道

舉人林 紘 陳國璣 黃承箕 李明造 陳國謨 謝簡捷 方來賀

游定海 謝簡撰 梁猶龍 謝金度 曾華蓋 史晟

生員鄒口春 陳士孚 陳嘉祥 楊時芳 黃華

耆民楊明愷 王求先 王明一 陳麟生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仲冬元月立石 督工陳 祥

義安陳夏望摹臨上石

右碑在寧波寺內。高七尺。廣三尺五寸五分。篆額曰魏憲臺重建寧波寺碑記。橫行。字大三寸。無題文。記文連結街十六行。行四十四字。字大一寸。抬頭高二字。正書。記文後。署名與年月。又十三行。

按。此記亦見崇華堂文集。以文集所載校之。其異者。如題目。文集無「魏憲臺三

字。記文「何昉乎」。文集「何」有「果」字。「鯨濤不驚」句。文集無之。「遂創茲寺云」。文集「創」作「成」。「越三百餘載」。文集作「越三百年」。「陳公堯佐」至「止因其舊制而一新之」。文集無「止」字。而「因」字作「循」。「迨明去宋亦三百餘載」。文集「載」字作「年」。「太守王公源者。見傾頽圯毀」。文集無「者」字。而「圯毀」作「之狀」。「抑重而建之也」。文集無「抑」字。「寺爲灰燼」句。文集無之。「幸我魏公重膺節鉞之寄。撫蒞茲土」。文集作「幸守憲魏公。撫蒞茲土」。「因潮界海疆。日事運籌。以固吾圉。來往橋津寧波間」。文集作「一日。有事運籌。往來橋津間」。「其費千金」。文集作「其費若干」。「皆出於公之樂捐」。文集「樂捐」作「淸俸」。「西南通兩粵」。文集「通」作「連」。「商旅往還。鹽權輻輳。多會於此」。文集無「往還輻輳」四字。「妥神不在茲乎」。文集作「波其永寧乎」。「好佚」。文集「佚」作「逸」。「求之今日。未多覩也」。文集無之。「余烏能誌之」。文集亦無之。「其興唐宋明諸君子」。文集「興」作「於」。「廿餘年」。文集「年」作「載」。「余又烏能悉誌之」。文集作「余焉能悉

誌之。「今天子暨教覃敷。溥海內外。無不納款歸化。正波海寧靖日也。其可忘彼効靈之功乎。其可忘茲報彼効靈之力乎」一節。文集作「溥海安瀾」。無「內外無不納款歸化。正波海寧靖日也」十五字。又兩「彼」字並無之。「余因紀其事」。文集「因」作「乃」。自公名紹芳以下文集并闕。

又按。魏憲臺紹芳。直隸文安舉人。康熙三年任。見周府志職官表上。湖南通志。紹芳任廣東僉事。記文後連署名諸人。栗養志。陝西榆林人。康熙三年。任潮州總兵。陳旺。遼東人。順治十七年。任左營遊擊。張儀。江南人。康熙四年任右營遊擊。關麟。順天武進士。康熙五年任城守營遊擊。（并見阮通志六十職官表五十一。周府志三十二職官表下。）林廷燭。字和一。（雍正光緒兩粵陽縣志并有傳。）吳啟豐。海陽人。吳六奇子。康熙五年襲父職。吳漢。六奇弟。大城所守備。（見光緒海陽縣志十六選舉表五。並詳縣志六奇傳。）鄭瑞。海陽人。康熙八年任饒平營遊擊。會蘭。江西人。康熙八年任饒平營守備。（并見劉竹康熙饒平縣志六周府志三十二）

職官表下。)宋徵璧。字尙木。江蘇華亭進士。康熙元年任知府。鄧會。閩縣貢生。康熙四年。任海防同知。閩奇英。奉天盛生。康熙五年。任糧捕通判。邵士。浙江蕭山進士。康熙二年。任推官。王運元。五臺貢生。順治十六年。知海陽縣。張宏美。海州衛生員。康熙六年。知潮陽縣。葉其勤。義烏吏員。康熙五年。知揭陽縣。毛詩雅。含山貢生。康熙四年。任海陽縣丞。劉鴻業。崇仁舉人。康熙八年。任饒平縣知縣。童士超。錢塘吏員。康熙三年任潮州府經歷。(以上並見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戴明适。滄洲人。拔貢。康熙四年。知程鄉縣。(見光緒嘉應州志十八)劉駿名。字子峻。黃旗遼東人。康熙二年。以蔭生令平遠。(雍正平遠縣志二宦蹟傳有傳。)程養初。陝西臨潼舉人。康熙元年。任普寧縣知縣。孫汝謀。潘陽舉人。康熙二年。任惠來縣知縣。禹昌胤。一作禹昌九。河南汜水舉人。康熙二年。任大埔縣知縣。叢儀鳳。文登舉人。亦康熙二年任澄海縣知縣。張星烈。順天人。康熙二年任守備。(上並見周府志三十二職官表下)林法。字源甫。海陽人。康熙癸

卯舉人。(阮通志周府志雍正光緒兩海陽縣志并有傳。)黃承箕。字文豹。海陽人。順治丁酉舉人。(雍正光緒兩海陽縣志並有傳。)謝簡捷。字子茅。順治辛卯舉人。簡撰。字子義。康熙癸卯舉人。(並見光緒海陽縣志謝紹舉傳。)曾華蓋。字文垣。康熙丙午舉人。(見光緒海陽縣志曾棟奇傳。)陳國瓊。揭陽人。陽山教諭。李明道海陽人。並順治丁酉舉人。謝金度。海陽人。花縣教諭。方來賀。亦海陽人。陳國謨。澄海人。並康熙癸卯舉人。游定海。程鄉學。豐順人。解元。梁猶龍。字君虎。一字臥翁。海陽學。饒平人。史晟。字伯寅。饒平人。一作海陽人。夏縣知縣。並康熙丙午舉人。(以上俱見周府志二十七選舉表下。其海陽學者亦見光緒海陽縣志十五選舉表四)陳士孚。字攀之。海陽人。黃華。字太華。饒平人。(並見古瀛詩苑二今集。)餘無考。

重修韓公祠廣濟橋碑(文見文徵)

右碑在韓山韓祠中廳西壁。高五尺二寸。廣二尺二寸。篆額曰重修韓公祠廣濟橋碑

記。蓋曾華蓋撰文。碑爲所圯。行數畧歎。皆不能辨。

重修寧波寺碑記

寺以寧波名志橋成也按郡志寺建於宋不著年代而橋西岸始於宋乾道間知軍州事丁允元初名丁公橋東岸築於宋紹熙間知軍州事陳宏規更名濟川橋後先增築者不一人明宣德中知府王源壘石重修西岸十墩計九洞共長四十九丈五尺東岸十三墩計十二洞共長八十六丈八尺中空二十七丈三尺造舟二十有四爲浮梁更名廣濟橋 國朝康熙六年重建寧波寺碑謂寺始於唐元和韓昌黎所建至宋陳文惠因其舊制而一新之者妄言也夫橋始於宋而寺亦始於宋橋成而寺亦因之而建庶幾近之又按郡志康熙十年辛亥提學道遲煊知府宋徵璧重修廣濟橋而寧波寺碑爲康熙六年嶺東道魏公紹芳重建是時守郡者亦宋公徵璧或魏公時但修寺而未嘗修橋遲公時但修橋而不再修寺則寺與橋之成宋公實任之而名則皆以道率之道光壬寅韓江水溢東岸橋墩潰其九座歲丁未錢塘吳公均以分轉權郡事自捐廉修復第三第八第九座嘉應

邱慎猷自修復第七座潮郡城內布行修復第二座米行修復第十二座海濱通網修復第十三座嘉應平遠鎮平者鑿客修復第十座潮嘉紳庶行巨共修復第十一座橋成閩粵黔郡商旅咸利賴焉而民無病涉之憂橋東人日夕至城市尤德公因修寧波寺門內有堂三楹面南向擬奉吳公最生祿位公聞之慙然曰果爾余當自往毀之於戲宏能人之願施大雄之力渾智名勇功於不事而屹然砥柱於中流是亦足以挽頽波已

文林郎翰林院待詔前充 文穎 國史兩館繕錄官鎮平黃劍撰記

道光庚戌四月初八吉日興工至十月十五日工竣共用去工料銀捌百肆拾壹兩零

子來局潮嘉紳庶行巨重修寧波寺碑記

右碑在甯波寺內。高五尺五寸。廣二尺四寸。橫額曰重修甯波寺碑記。字大二寸六分。題文一行。記文十一行。行五十字。又附列房屋位置方向五行。畧款年月各一行。字大皆八分。正書。

按。寧波寺祀十八羅漢及二十四橋墩神。因廣濟橋而創也。闕書集成職方典祠廟考

周府志張縣志光緒蕪陽縣志皆稱。寺宋時建。惟楊鍾岳重建甯波寺碑引輿誌曰。元和間。韓愈來守是邦。遂成此寺。以寺肇建自唐。未知所據何書。今以寺所祀二十四橋墩神推之。當勦於廣濟橋既成之後。決非唐時所建。黃香鐵斥爲妄言。是也。惟黃氏引郡志謂橋西岸始於宋乾道間知軍州舉丁允元東岸築於紹熙間知軍州舉陳宏規。并與舊府縣志乖迕。辨見沿革門。

捐修廣濟橋第二洲并重建巧聖廟記

潮之廣濟橋右距城闔左抵山麓萃五方之商旅濟百萬之往來宋明各有創建國朝屢見增修乃道光壬寅七月洪水爲災鼃梁擊斷雖邇日之造舟亦可爲梁必如前之築墩乃堪作柱太守劉公下車伊始正擬倡修忽奉調檄幸逢觀察楊大人痼瘵在抱利濟爲懷勸紳之各行捐築屬署府以倡率興修吳太守默爾圖維獨運捐廉乙舉翁公響隨樂看不日之成凡我同人仰刻憲之慈衷傷行人之病涉援商集腋共築釀金同心協力修東岸之二洲締造經營方逾月而告竣且斯壑之

上故有巧聖廟焉。當陽侯肆虐橋圯，廟傾四面，波濤江舟盡沒，中流砥柱神像依然，此皆赫濯之所鍾，精靈之所注者也。茲仍舊基，捐吉重修，以妥神靈，以邀神貺，環繞山河，奠苞桑之永固，丹堊楹枋，壯廟貌之觀瞻，所以赴功樂事，一時見踴躍之忱，咸稱顯應，無疆奕世，獲又安之慶。

道光丁未冬月郡城布行衆同人記

右碑高四尺七寸。廣二尺二寸七分。正書。無額。首題目一行。正文十行。行三十二字。字大一寸二分。抬頭高一寸。末年月畧款一行。在東岸第二洲橋樓神龕下。道光二十七年立。記中所謂太守劉公即劉潯。吳太守即吳均。觀察楊大人即楊文定也。

重修廣濟橋東岸第十二墩并重建茶亭記

湖州東城外韓江繞之，跨韓江而綿亘者曰廣濟橋，疊石爲壑，二十有三，東岸則十三，蓋焉。剏於宋歷明代以遠，國朝廢而復修者屢，蓋中流激湍，所以障狂瀾而通孔道，惟斯橋是賴。道光壬寅歲秋，鯨波肆虐，東岸壑決去其九，鄉先生咸籌款重修，其時經費未敷，爰排舟作度，以便往來。然此時特

權宜計之而非經久之謀也歲丁未祥符劉公澤來守是邦甫下車卽商修築旋奉檄調署韶南連道益拳拳於心事蓋懸而有待錢塘吳公均署分轉兼攝郡篆承觀察文定楊公命勸紳民各効捐修之舉遂分廉俸倡修第三第八第九等壑此其惻隱在抱揆諸蘇子瞻之寓惠捐犀蔡君謨之守泉種蠟殆不是過耳我同人仰體列憲仁慈匪勉助修第十二壑歛以蠅頭之利罄茲蠶背之梁由是冠蓋駢闐輪蹄輻輳亦可以共慶安瀾無虞病涉矣壑上舊有茶亭壑傾亭圯盡付波臣茲因築墩而并建之覺橋濟涉而茶濟渴斯誠爲濟之廣也乎是役也經始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九月朔日越明年戊申五月望後之六日工竣我同人樂賢守利濟之心之有造於潮者不淺也於是乎書道光二十八年歲在戊申季夏朔日潮郡糙白米行衆同人記

右碑高四尺二寸。廣二尺二寸。正書。無額。首題目與正文相連。併年月畧款共十二行。行三十二字。字大一寸二分。在東岸第十二洲茶亭之內。

廣濟橋十洲亭記

錢塘吳公嘗攝吾梅州牧伯子等欲和食德久矣歲道光丙午權潮橋分司轉運子等爲水客謫鹽輸餉復隸分轉公優恤逾於常轉先是廣濟橋爲水衝潰歷五年議修者甚衆丁未公以分轉權守郡事旣熟籌所以復之者謂爭難於經始而易於觀成也爰首捐廉修第三第八第九三洲其第一第四第五第六四洲崩損者亦公爲之修補而吾梅邱萬興者爲分轉海運亦先自捐貲修復第七洲工尙未竣初橋圯時官民捐貲幾萬餘金迄無成咸以爲觀成未知何日矣自公經始以來行所無事築復及修補者已八洲可以利涉自時厥後潮市米行布行各修復一州分轉海運數人復認修一州子等嘗爲公郡民今鬻鹽轉運又隸公宇下僉議就行鹽每票輸費若干合嘉應平遠鎮平三屬水客共修復一州並呈請分轉派司橋工口事四人邱君慎猷黃君國詩辜君利權李君鵬程代爲董理於丁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興工至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工竣子等嘉平鎮三屬舊皆爲程鄉縣潮州治後析爲三至國朝雍正十年改程鄉爲嘉應直隸州而以平鎮二縣屬之然則予等固潮民也今雖析治而吳公固嘗爲嘉應州牧伯今又權分轉兼署郡事予等尙吳公教養而體恤之者已異于常則所以副吳公教養而體恤之者自異于衆也工已竣謀築亭爲往來徒旅憩

息之所洞爲第十洲即以名其亭吾聞蓬瀛之境三島十洲潮爲古瀛洲十洲亭蓋亦蓬瀛之一勝景也夫是爲記

清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秋八月

右碑高四尺六寸。廣二尺四寸。正書。額曰嘉平鎮三屬鹽行重建廣濟橋第十州記。橫列二行。行八字。字大一寸六分。首題目一行。曰廣濟橋第十州亭記。正文共十三行。行四十四字。抬頭高二字。末年月日畧欸一行。字大八分。在東岸第十州亭壁上。

子來同修復廣濟橋第十一墩記

竊惟事既有以經始情可驗乎子來蓋我潮郡東門外韓江繞城江上有橋名曰廣濟爲行人孔道緩水勢而息狂瀾惟斯橋是賴是橋也創於宋代自元明迄國朝修圮叠見乃道光壬寅七月洪水滔天而東岸十三石墩決去者九衝壞者四過客皆嘆其病涉迨歲丁未祥符劉公潯守潮正在議

修旋陞任不果時觀察爲文定楊公塵念橋墩旣傾往來不便謀諸吳公議以修復吳公名均字雲帆浙江錢塘人也以分轉兼權郡篆慨然以修橋爲己任卽捐俸先倡全築者三墩稍葺者四墩於戲有斯遺愛感人孰不爭輸恐後哉予等各自樂施共成美舉故以子來名局歲乎經始之功認修復第十一墩并第九墩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各洞橋梁木料欄干等項呈請道府憲仍諭經始公所熟理橋工司事邱君慎猷黃君國詩辜君利權李君鵬程并添諭米行修橋司事楊君大省董其役其承諭經管題繳銀數者則瑞興當陳君先造也其在蘇安山督辦石塊至橋應用者爲列憲前諭督辦各墩石塊之李君廷銘也墩南北並新建兩亭以爲行人暫憩之所於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初八日興工越明年四月望後之三日告竣計費銀三千九百七十五元維時占利涉於同人美成功旣濟爰紀其事以勒之石

道光二十九年歲在己酉閏四月 日立

右碑高四尺九寸。廣二尺四寸五分。無額。正書。文凡十三行。首題目一行。末年月署款一行。共十四行。行四十字。字大一寸。在東岸第十一洲壁間

重修廣濟橋東岸第十二墩并茶亭房舍記

潮城東門外有廣濟橋焉。西岸十墩屬於郡守東岸十三墩則分轉憲屬焉。創自宋以逮國朝間雖廢而復修者屢莫如道光壬寅水患之甚東岸之墩崩去其九彼時吳公諱均署分轉兼攝郡篆鄉先生成議修復艱於經費東岸之第十二墩吾同人則請捐修焉。會年歲之幾何而墩又復崩且基石冲去更有甚於壬寅經費之大適分轉憲川如汪公甫下車遂援壬寅之請修者諭令吾鄉同人修焉。當是時有謂衆人之橋吾獨任之無乃勞逸不均乎。又謂修築之說不亦難爲繼乎。吾同人則不然。夫傳有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又曰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今造千萬人往來之橋若忠與善則我不敢惟盡力以奉上而已。是役也經始於癸酉春季石墩茶亭一仍其舊式於是乎畧記。至文言之勝前人盡詳今不贅及爾。

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季春望日潮郡糙白米行同人記

右碑高四尺二寸半。廣二尺二寸。無額。正書。額目正文連年月署款共十四行。行三

十六字。字大一寸。在東岸第十二墩壁上。

廣濟橋碑

右碑在縣城東門街口。高五尺。廣二尺三寸。中書廣濟橋三大字。字大一尺五寸。字體畧似夏承碑。左題王韋庵書。右題督工驛丞秦祖。碑陰別有管工糧戶盧仕六字。

洪水止此碑

雍正海陽縣志云。『廣濟橋畔舊有大碣。鐫「洪水止此」四字。傳爲韓湘子筆。故從前少水患。康熙年間。郡守張自謙建榷館其上。爲董工役所佔。已連年水災。據城折橋。當學覺之。遍求不得。蓋已爲役盜鬻。石工琢滅』。

按。近歲重修鳳凰臺。於近臺基水處。得一缺石。篆書「洪水止」三字。不著書者姓名。當卽此碑。志謂爲石工琢滅。殊屬虛構。今石移置鳳凰臺下。

又按。右各碑文。俱依原則行款錄入。不加標點。私意在存其真。謹發其凡于此。

文徵上

散文

廣濟橋記

明姚友直

郡治東並城。水曰惡溪。舊有修橋。壘石爲塾二十有三。深者高五六丈。低者四五十尺。墩石以丈計者數千百萬餘。上架石梁。間以巨木。長以丈計者四五十有奇。中流驚湍。尤深不可爲塾。設舟二十有四爲浮梁。欄楯鐵練三。每練重四千斤。連亘以渡往來。名曰濟川。考之圖經。肇建或經二三守。須數歲始成一墩。更數守歷數十餘歲。橋始成。其途通閩浙。達二京。實爲南北要衝。其流急如馬騁。而洶湧觸之者。木石俱往。水落沙湧。一葦可渡。水漲沙逸。數里曠隔。雖設濟舟日不能三四渡。咫尺之居。若千里。士女不得渡。有日夜野宿。以伺其便。軍民病涉。莫此爲甚。自宋至是因循不能修

復者。殆百餘歲。凡登途而望者。莫不痛恨以爲斯橋不復。終古苦涉矣。宣德乙卯冬。我韋庵王公蒞任後。百廢皆作。渡溪拜昌黎。顧橋遺址。詢諸僚吏。潮衛指揮賴君榮作而言曰。斯橋之毀。累經修築。不能爲工。歲溺人畜。不可數計。非德望若昌黎伯。神化宜民者。不能也。惟公所至有聲蹟。而斯橋之興不在於公而誰歟。公乃揆諸心。謀諸衆。毅然興作新之懷。命者民之賢者。化財經途。尊官巨賈。捐金棄玉者相踵籍。而海邑泊瀾揭程之民趨赴之者。各殫其財力。若有鬼神陰來相之。於時慎簡官屬。若海陽縣令李衡等。贊其計。選者民董工許懋等。出納貲費。於以購木石。募工傭。凡斲之頽毀者用堅礮以補之。石梁中斷者。用硬楠樟梓之固巨者以更之。中流狂瀾。觸嚙不能爲梁者。仍設以浮舫。繫以鉄纜。無陷溺之憂。橋之上。乃立亭屋百二十六間。屋之下。梁之上。鑊以厚板。板上側臥二層。暨用灰彌縫之。以蔽風雨寒暑。以防回祿之虞。環以欄檻。五采粧飾。堅緻倍蓰於舊。不期月告成。四方之人。驟聞者。疑而駭。若不之信。更名其橋曰廣濟。取濟百粵之民。其功甚大也。又間聯屋作高樓十有二。由橋西亭而東行

樓之一。西曰奇觀。東曰廣濟橋。樓之二。西曰凌霄。東曰登瀛。樓之三。西曰得月。東曰朝仙。樓之四。西曰乘駟。東曰飛躍。樓之五。西曰涉川。東曰右通。是爲西磯頭。西厓拱磯。凡樓屋計五十間。磯疊級二十有四。按二十四氣。以便人畜上下。過浮梁者。下山浮梁東行至窮處。曰東磯頭。亦疊級二十有四。爲樓之六。西曰左達。東曰濟川。上級越樓。由亭西而東行。爲樓之七。西曰雲衢。東曰冰壺。樓之八。西曰小蓬萊。東曰鳳麟洲。樓之九。西曰摘星。東曰凌波。樓之十。西曰飛虹。東曰觀瀛。樓之十一。西曰滄翠。東曰澄鏡。樓之十二。西曰昇仙。東曰仰韓閣。樓之上重簷。又曰廣濟橋。東厓至磯。凡樓屋七十有六間。橋之窮矣。仰韓閣之東。有祠曰寧波。塑甯波神。以安水怒。祠之後。曰碑亭。四邑民獻頌太守王公功德碑。列於兩序。四方來觀者。咸曰。斯橋實爲江南第一。(康熙潮州府志十二藝文)

案。姚友直。會稽人。太史。

重修廣濟橋記

明 陳一松

潮濱海而郡。重溟壘嶂。磅礴縈紆。攬有江山之勝。蓋自昔稱瀛州云。郡城之東。大江注焉。廣可三里許。爲閩粵通津。其源出長汀。千餘里建瓴而下。時遇霖潦。漲發。則倚馬興望洋之嗟。舊有濟川石梁二十一。跨于兩間。中絡浮槎二十四。以往來行者。故老相傳。昌黎韓公乞呻于江。江爲涸數日。因得而經始焉。然往牒亡稽。而韓集僅載江涸鱷徙事。或者殆謂是歟。迨至我朝。橋毀於代遷。人苦于胥溺。更數十守莫能理。宣德乙卯。韋庵王公守潮。政務舉廢。乃併四縣之力修之。規制增備。坦焉利涉。所濟既衆。遂更名曰廣濟。事具姚太史記中。今去其時且百五十年矣。驚濤駭浪。震撼擊衝。砥柱就傾。梁存僅半。江流稍溢。輒虞陷沒。而行道之人復病矣。萬歷六年。聖天子御宇。銳精明作之功。遴擢張公自民部尙書郎來守吾潮。下車修百姓之急。顧而嘆曰。橋其壞乎。不治。廢且盡。人溺猶已。况方內通衢耶。乃謀諸寮朱君輩。暨海陽令徐君。議合。奏記當道前少參李公。今構事大參孫公聞而睦之。得所捐贖金三百兩。筮日程工。量財紆急。轉以巨木。夾以周欄。圮者固而險者平。力加縮而功加倍。飢焉巨焉。驚駕海上。

而虹飛嶺表。去來如織。不震不驚。工始于某年春二月朔。迄兩月而告成。公率寮屬落之。謂不可無識歲月。於是郡人陳某曰。嘗讀周禮職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以通其財利。孟軻氏以輿梁徒杠爲爲國之政。則是役也。庸非斯民之急。而王政之所先乎。余不佞。居恆竊怪世之傾方州者。類多從事靡宇臺榭。以粉飾能聲。甚或藻繪溪山爲遊觀無益之作。卽溝澮墮塹。民所持以爲命者。亦且視爲不急之務。又安有所謂道路橋梁耶。夫道弗若塞。春秋譏之。而津梁聿新。君子以爲能舉廢。以今觀於斯橋。創自昌黎。歷數百年而大修於韋庵。又百餘年而載修於我公。時非舉嬴。役不勞衆。以援斯民之溺。以昭同軌之治。以光紹二公芳蹟于不墜。豈廢興固其有會耶。是可以觀政矣。公以愛民真實之念。弘濟人利物之施。凡急人之病。所振起廢墜。未可縷紀。茲特其一耳。觀河思禹。自今以往。宦轍之所驅馳。貨客之所奔走。與夫四方啣命使者。經過是橋。平平蕩蕩。莫不歌詠聖澤。頌公與兩道及數君子之功。當與韓山鳳溪。增爲高深。其所濟甯有涯哉。董是役者。海陽丞蔣子某也。例得並書云。(玉簡山堂集三)

案。陳一松。字宗巖。號喬東。海陽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工部左侍郎。

重修韓公祠及廣濟橋碑記

清 曾華蓋

潮之有韓祠。非一日矣。昌黎有德於潮。民思之不忘。故合山川草木皆號之以韓。而祀公於韓山之麓。以云報也。時代既殊。修廢不一。而揆厥所由。莫不時平政理而興。時亂政窳而墜。則一時之興革。固世道盛衰之攸關。吏治得失之所係也。邇年以來。鯨海翻波。狼烟頻熾。四郊之外。民宇蕩然。而祠亦與之俱荒。向之鳥革羣飛。俱變爲竄狐牧馬之所矣。歲在丁巳。刺史果庵林公祖。下車伊始。卽喟然歎曰。予今嘗實牧斯土。而令先賢之楹栢弗光。誰之責也。顧殘疆初復。師旅雲屯。檄糗徵芻。日不暇給。越三載而山海銷訖。民用和集。乃以庚申秋。涓吉鳩工。至今春告成。植之蠹者易之。墉之圯者飭之。丹黝之漫滅者增飭之。自堂宇門廡。以及文昌閣曲水流觴之屬。莫不次第修舉。輪奐既具。廟貌巋然。儼乎若對几筵而仰斗山也。平潮之東鄙。密邇閩漳。韓江一線。實

爲之限。其間旌輅往來。商旅輻輳。咸獲安驅戾止。以免於褻裳濡足之患。則惟湘子橋是賴。自經寇焚兵躡。橋之梁壞石崩。行人惴惴。以隕墜爲懼。公又更其腐材。理其頽口。聯輜舟於中流。倚雕闌於南北。鷗與聲喧。行旅踵接。恍乎若長虹之蜿蜒。跨清波而利涉者在此修。以至於量費庀材。擇人董役。一木一石。皆出諸俸入之餘。不至累吾民。跡踵舊而增新。事雖因而實創。公之功績。更僕難數。此特見其一斑耳。慨自古治既遠。循良之風不作。吏於其土者。大抵以官爲傳舍。而視其民若秦越。人之肥瘠。幸而不脫其生足矣。其誰能家視官。子視民。謀民之利。而不以擾民。且溯乎前之有功德于民者。而崇祀之恐不及也乎。吾于是嘆公之造潮也深。而潮之邀惠于公也厚矣。夫祛弊興利。而不尸其功者。賢牧守之事也。沐浴膏澤。欲言而口不能傳者。小民之能也。頌德銘助。以永聲施於勿諼者。鄉士大夫之責也。是安可以無紀爲之。銘曰。猗歟昌黎。道重德大。力排異端。文起八代。直言朝宇。作刺海濱。延師敷教。立我蒸民。民思罔斃。祠公東山。山川草木。皆號曰韓。惟此韓江。環城若帶。往來絡繹。繫橋是賴。

甲乙之交。四郊多壘。廟旣荆榛。橋亦云圯。賢侯戾止。亦孔之憂。捐資飾材。是度是謀。經營旣成。廟貌有赫。俎豆維馨。享祀不忒。爲舟爲梁。利濟不匱。陋彼乘輿。斯爲小惠。韓山蒼蒼。韓水湯湯。我公之績。于韓有光。虹橋旣奠。鱣渚永甯。億禩戴德。請視斯銘。(雍正海陽縣志卷十文集)

重建廣濟橋碑

清 吳與祚

潮州爲全粵東境。閩越豫章。經涂接壤。城東之水曰韓江。合汀贛九河之流。匯鑿於測。於東西盡處立磯。磯各納級二十有四。絙浮舟以通之。橋之制未有也。明宣德中圯。知府王源伐石建址架木爲梁。更名廣濟。宏治大水。梁壞。知府譚倫。易以石。萬曆間。御史蔡夢說重修。崇正末。燬於寇。蔡元稍葺之。康熙二十一年。予以福建巡撫。奉命總督兩廣。明年。巡視海濱。遵碣石衝而西望潮。臨鑿磯。登郡城。望廣濟橋。僅

存石址。汪洋巨浸中。往來病涉。顧視有司。心焉慨歎。自維建國僻野。王制所重。順民察地。予之職也。乃捐俸。檄郡守林杭學署遊擊程士鼈董其役。庀材程石。諸生李奇俊與有勞焉。期年告成。無奪民時。無取民財。無役民力。經營作新。用甯百姓。易大畜白。何天之衢。釋曰。畜極而通。今者梯航萬國。南抵扶桑。北暨流沙。舟車所至。莫不攸往。則是橋也。周行如砥。泉貨以通。民用以利。可以宣聖天子承天載物之治矣。
(乾隆潮州府志卷四十一藝文)

重刻廣濟橋記

清 楊鍾岳

曾在三山。閩閩志。有昌黎驅鱷成廣濟之句。傳者訛也。唐元和十四年。昌黎韓公刺潮八月。卽去袁州。成廣濟則未遑也。特功德在潮。尸祝於橋之東。惟彼江山。及所樹木。以公姓得名。思韓深哉。厥後附會一橋。從而呼湘子焉。皆傳者訛也。然則廣濟何昉乎。昉於宋也。考故志初名濟川。其源自北建瓴而下。匯汀漳惠三郡巨流。縱橫湍駛。以

入於海。形家言。洩而不蓄。宜有飛梁爲綰帶。庶足障廻波砥狂瀾也。况地近閩浙。百粵往來之衝。當春夏泛漲。濤洑澎湃。飛濤怒沫。不可向邇。行旅載道。軒轅絡繹。鵠立待濟者。顧東西兩岸。瀾漫如隔千里。一不奏功。而飄沉陷溺。不知所之。爲此方巨患。宋州守曾沈諸公。乃於東洲西洲分營焉。始基之矣。歷年已多。洲壞梁斷。有明宣德間。太守王公源壘石爲墩。西計有十。東計十有三。架梁雜巨木。鏤厚板中。以流急。墩乃止。因設浮舫。繫之鐵纜。非爲通舟楫。用殺水勢也。經理既定。樓亭翼然。爰更名曰廣濟。弘治間。河流暴至。而梁又壞。延至正德中。乃合力易石焉。然屢受撼囓。隨廢隨修。獨是順治庚寅大燼之餘。石梁亭屋。存者有幾。雖魯諸君子修理之勞。而車騎錯趾。郵筒朝發夕至。以及牽挽負擔。難言履若康莊矣。幸總制吳公。承天子命。控馭兩粵。癸亥夏。巡視海口。抵潮郡。見自西自東。往還如織者。廣濟橋也。而石梁缺焉。不可以久。慨然曰。舍是無求民瘼矣。芻官之法。徒杠輿梁。治之有司。曷役浩大。恐重民困。非余獨任不可。越二年。出萬餘緡。鳩工伐石。約所遺墩二十有奇。無不新增

隄石以實其基。斜方稜角。甃砌堅緻。乃跨石板。翼雕欄。修若干丈。廣若干尺。悉循古制。而功倍之。興始於乙丑之冬。告成于丁卯之秋。仰觀亭榭葺革。煥然一新。俯瞰長溪蜿蜒。恍在襟帶。是歌是舞。駢肩摩汗而馳。以爲若偃之蒼龍也。垂虹之飲澗也。戴山之六鯨。復道之行空也。夫豈徒度世有津梁。亦形勝藉鎖鑰。疇能輔相天地。暨百世功。無擾於民。如吳公其人者。程子曰。古之仕爲人。今之仕爲己。如織蒿起見。皇皇擇急。以保功名。留餘以遺子孫。溺个由己。何有于人之病涉。公今至誠。而立遠猷。萬金一擲。毫無德色。是知有人不知有己矣。我潮人士謂余躬親其事。不可無言傳諸遠。春秋當事不書。凡土木之役。匪惟不時害義。即得其時當于義。亦備而書之。蓋重民力也。茲舉不煩官帑。不費民緡。竭己以祛湖患。視古乘四載。奠九州。爲國爲民者何異。忍令久而弗傳耶。維時留心督卒。贊勳有成。則有太守林公果庵。彼孫叔放。楚賢甫也。陂水一勺。猶存天壤。趙充國河湟之橋。漢史稱之。今勒瑣珞。皆出于中。愛戴感激。不能已復。然尸祝昌黎意也。將見有史氏之大書特書焉。其必自此日始。(萃華堂文集)

增修廣濟橋石塾記

清 胡 恂

潮之水。以韓江爲最。江上有橋。嘗閩粵孔道。自江以下皆澤國。緩水勢而息狂瀾。惟斯橋是賴。考江源自汀贛循梅訪山。千里建瓴。直逼郡治。怒流澎湃。如奔雷騁馬。方舟莫渡。宋人築洲架梁。命曰濟川。不數年修圮盪見。故明宣德中郡守土君源。累石爲墩一十有三。覆以屋亭。造舟二十有四爲浮梁。更名廣濟。自宏治止德。迄我朝興修者十數矣。康熙二十四年。制府吳公興祚。捐金萬餘。盡易木梁而石之。旣而水決。東洲石墩沒者二。雍正二年。前守張君自謙倡。縉紳士庶僅修其一。予以非才。承乏斯郡。相度川原。歷覽隄岸。深慮夫橋墩缺一。莫殺水勢。下如東廂西廂登雲登隆諸隄。及饒平之隆都澄海之蘇灣上中下三外。歲有衝決。廬舍田禾。皆不能保。因與同志商之。適前觀察樓公清釐開元寺租。可爲修橋之費。請於大吏報可。與海陽令張君士璉。殫心經畫。諏吉興修。郡司馬宋君桂。偕太諸生黃樞模陳大業林自善黃繼茂。耆老楊楚臣等董其役。

經始于雍正六年十月望後之三日。越明年六月四日工竣。計費銀二千八百二十三兩有奇。邦之士大夫莫不共慶安瀾。余亦藉茲稍慰。因援筆記之。（乾隆潮州府志卷四十一藝文）

文徵下

韻文

賦

廣濟橋賦

明李齡

客有御風霆。游古瀛。鼓柁滄浪。馳騁金城。登西湖兮四望。攀鳳凰兮撫蒼冥。煙景紛以萬狀。山川鬱而青青。極目兮千里。聊縱志以抒情。主人顧而謂曰。子徒知夫嶺南雄觀。在於吾潮。而不知夫吾潮勝狀。在於廣濟之一橋。於是乘華輶。騫蚪螭。駕彩鳳。載雲旗。朝雨沛以灑塵。涼颼肅而吹衣。紛緜緜其離合兮。溘埃風而至之。巍乎高哉。寥兮

如飛梁度江。恍若長龍臥波。復道行空。儼然如鳥鵲橫河。鞭石代柱。崇臺峨峨。西跨瀛城。東襟閩洛。直走於韓山之阿。方丈一樓。十丈一閣。華棧彤檠。雕榜金栱。曲欄橫檻。丹漆黝堂。鱗瓦參差。簷牙高啄。起雲構於鴻濛。倚丹梯於碧落。朱甍聳兮欲飛。龍舟縈兮如束。瑣窗啓而嵐光凝。翠牖開而彩霞簇。靈獸盤題而踣蹠。青鸞舞棟以翺翔。天吳靈胥。擁橋基於水府。豐隆月御。列遺象于廻廊。石苔斑兮欲駭。激瓊波兮響琳瑯。金浦爛兮浴日。瑤城燦以凝霜。雖瓊樓玉宇。不足以擬其象。而蓬萊方丈。適足以並其良。陋崔公之微積。視洛橋兮有光。若夫殷雷動地。輪蹄轟也。怒風搏潮。行人聲也。浮雲翳目。揚沙塵也。響遏行雲。聲振林木。遊人歌而騷客吟也。風嘯高岡。龍吟瘴海。士女嬉而簫鼓鳴也。棲臺動搖。雲影散亂。衝風起而波瀾驚也。仰而觀之。雪連紫闥。列虹影於中天。俯而臨之。澄波素練。吐蜃氣於深淵。顧而瞻之。岡巒崒嶽。左右馳突。列雲屏于後先。遠而望之。鶴汀鳧渚。岸芷汀蘭。紛競秀而爭妍。至於蓐收行秋。列嶂雲收。明河涓皎。月影中流。浮金躍壁。耀目明眸。上下天光。萬頃一碧。白露橫江。

。瓊漿夜滴。萬象鑑形。淵沚澄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羌終夕兮遊玩。審不知其偃息。有仙子兮揚翠旂。駕兩龍兮江之濱。百神森以備從。鳴玉鸞兮聲璽璽。使湘靈兮鼓瑟。令王喬兮吹笙。歌九韶兮舞馮夷。張咸池兮奏雲英。澹容與以逍遙。忽獨與子兮日成。若曰潮乃遂古之瀛洲。幸與汝兮同遊。山雖明兮。未若乎崑崙華島之爲優。水雖秀兮。難同乎瑤池翠水之悠悠。獨斯橋兮形勝。與仙造兮同伴。地脈連而廻縈。鰲極峙而不傾。淳風回而俗轉。家禮樂兮人公卿。噫。微斯人兮。疇克以臻。言旣竟兮。乘元雲而上征。客旣奇遇兮。乃反乎瀛洲之故城。收疇昔之逸遊兮。卷淫放之邪心。服仁義以修姱兮。遊道德之平林。旣申旦以獨坐兮。乃具告。主人撫掌而嘆曰。異哉。昔子房之遊下圯也。遇神人而盤桓。相如之度昇仙也。紛至今爲美談。子於是游。其亦可謂曠百世而一觀。客乃歌曰。若有人兮金玉相。乘雲龍兮佐堯湯。道旣高兮德彌彰。捧綸音兮收朔陽。固我民兮仁義鄉。追昌黎兮參翺翔。五穀登兮人物康。運神規兮建河梁。俾萬姓兮履周行。功巍巍兮摩穹蒼。聊作歌兮勸高岡。籍文爛兮星斗光。吁嗟王公之福吾潮。

分。地久而天長。（潮州耆舊集卷一李宮詹集）

案。李齡。字景熙（一作景齡）。潮陽人。江西提學僉事。首訓自鹿洞學（見白鹿洞書院志四）。有宮詹遺稿六卷。（千頃堂書目十九著錄。全集今不傳。）

廣濟橋賦

清 楊獻臣

稽古郡於義安。覽輿圖之壯麗。城高枕於金山。郊平連於海底。溪徒隨而猶清。江記韓而未替。峙雙塔於雲端。跨大橋於海際。曾汪肇基自宋。原號濟川。王原重建於明。廣更名濟。（按。王原當作王源。「廣更名濟」句。當爲「更名廣濟」之訛。）爾乃疊石爲柱。修板成梁。廣容車馬。高納帆檣。欄干隔乎內外。梯級判乎低昂。石礎三十六墩。鎮銑牛於兩岸。梭船一十八隻。貫鐵索於中央。水面平鋪。類鼉鼉之浮巨浸。波心橫臥。若螭螭之駕汪洋。則有小閣凌烟。高樓映水。酒肆榕陰。茶窩花紫。店連舟楫之多。貨聚山海之美。橫斜高處。依稀玉杵藍橋。結撰空中。恍惚蜃樓海市。爲通衢之大道。東連龍骨街頭

。合斯人之會歸。西入鳳樓城裏。若乃千山排闥。四面圍青。鳳凰摩於天闕。蓮花湧於滄溟。獨秀孤峯。映銀山之削芳。雙旌峻石。表韓麓之蛤蜊。日出則紅生大帽。雲開則翠見七屏。嶂開黃田。影動青林之樹。嶺流白石。光連碧漢之星。當夫雨澤多。潦水漲。江面寬。潮聲壯。上流化象之潭。下平鳳洲之障。右繞東津之堤。左翻西湖之浪。匯汀海之遠水。盡赴橋門。合漳滙之細流。同歸圯上。浩浩乎其游也無涯。淵淵乎其深也無狀。至其江心水落。鏡面波融。鴨漲侵綠。雁齒排紅。風蕭蕭兮木葉。露湛湛兮苦蕒。燈火高懸。恍探星橋於月窟。樓臺倒浸。似鄰蛟室與龍宮。河岸天寒。影落鷗鷺。秋溪夜靜。聲吼魚龍。氤氳湘子祠前。燭影香煙共靄。瀟灑寧波寺外。水光山色齊空。又如繫纜石根。揚舫澤漢。賈師雀尾之航。貴客鼈頭之艇。避雨之楫方歸。挂風之帆已迫。爭渡則舟子語喧。開關則篙工力挺。已大小而各殊。亦往來其不等。况乃行人雜沓。過客載馳。或擔簦而負笈。或抱布而賣絲。或乘肩輿而至止。或荷簑笠而來斯。或騷人登高而作賦。或逸士臨流而咏詩。熙熙攘攘凡幾輩。朝朝暮暮無已時。彼夫填鶴之事已

虛。擲文之談亦幻。折柳情盡。亦離別之可憐。獨木行難。實傾危之足患。正羨勝於天台。或驚奇於蜀棧。孰若斯橋。當閩廣之衝。會關河之間。鞭石不勞乎神仙。成功屢出於名宦。口碑載道。稱前賢利物而濟人。砥柱中流。誦聖朝河清而海晏。（百侯楊氏文萃卷下）

案。獻臣。大埔百侯人。

詩

湘橋釣師圖爲子未題

清黃劍

沿江花閣蝴蝶蓬。過江入影騎長虹。跳波一撇雪花濺。鯉魚尾勝猩唇紅。彩霞明滅朱欄露。酒樓舊是題詩處。釣竿已落海東頭。紅棉十丈珊瑚樹。奇懷四塞綺思孤。櫻笠蕉衫

來畫圖。水村漁侶入相憶。閒却鴛鴦一面湖。（讀白華草堂詩集卷三。）

案黃劍。字香鐵。鎮平人。嘉慶乙卯舉京兆試。曾掌教韓山城南兩書院。有讀白華草堂詩三集賦鈔經餽史陶等書。（光緒海陽志三十四有傳。）

湘橋

清 姚竹園

江流洶洶勢莫當。洪波直欲破大荒。毒龍饑蛟時出沒。鱗介猖獗天吳狂。吾就其淺矣。不能成徒杠。吾就其深矣。不得起浮梁。兩岸居民病於涉。臨流觀望空徬徨。清夫赫赫下一碣。氣躡水族皆逃藏。後人因得鞭巨石。虹橋飛跨虹影長。蟬聯墩排二十三。如龍如壘架兩旁。油欄書檣何壘隍。魚貫船繫一十八。如鯨如鯢鎖中央。潮生潮落頭低昂。昔日真畏途。今日成康莊。昏黑喜可通車馬。老病無事相扶將。青壓橋頭橋上山。綠浸橋脚橋下江。是山是江總韓姓。昌黎遺愛在兩邦。然則斯橋之成實屬清夫力。橋名得不隨韓湘。吁嗟乎。橋名得不隨韓湘。（韓江記卷二）

案。姚瀚。號竹園。貴池人。僑居潮州三十餘載。工詩。有西湖漁唱一卷。（事蹟詳潮州西湖山志人物及西湖記）

湘橋懷古

清 陳世驄

東江之水浩無垠。雷電擊長流奔。春來並注古瀛郡。廿四橋洞波平吞。自唐以來擢此厄。猛獸夷狄同悲論。誰挽狂瀾憑隻手。不使百姓淪奇冤。南陽貴冑韓仙客。大書四字題橋門。河伯聞之不敢過。並制龍毒除蛟鼉。自此潮人絕水患。歲歲麻麥生郊原。神物信能伏魔怪。宋元明後猶留存。國初鼎定求民瘼。太守銜命宣朝恩。豈知權商首卜地。古碣磨落隨雲駕。水勢仍舊掀天至。峨峨雉堞量網痕。吁嗟世上少仙筆。橋頭獨立傷離魂。（西役紀程卷上）

按。陳世驄。字守五。明經。澄海人。有西役紀程。

右七言古詩

廣濟橋晚眺

清宋湘

廣濟橋邊水。迢迢去更來。古今同落日。天地一浮樗。估客船何集。行人首不同。眞憐沙際鳥。飲啄亦悠哉。（豐湖續草。）

案。宋湘。字煥襄。號芷灣。嘉應人。嘉慶己未進士。曲靖府知府。道光五年。湖北督糧道。有不易居集。豐湖續草。燕臺滇蹄諸集。（詳詩人徵畧）

浮橋春漲

清陳衍虞

鞭石今無術。松杉燹後梁。橫江通亥市。擊汰謝春航。網集驅魚渚。槎浮暑路霜。（原注。謂鹽也。鹽賦有飛霜暑路之句）洞庭一夜怒。涉印幾徬徨。（原注。癸丑。風狂。橋圯。）（蓮山詩集卷七）

案。陳衍虞。字園公。海陽人。明徵士廷策子。崇禎壬午舉人。順治乙未任番禺教

論。遷廣西平樂令。有蔚園文稿。蓮山詩集。昭潭集。

浮橋春漲

清 曾華蓋

三月春江滿。望洋未有涯。駛流奔竹箭。颺浪夾桃花。依岸千家網。連天一葉槎。伊人何處問。極目賦蒹葭。(鴻跡猿聲集。)

按。曾華蓋。字文垣。海陽人。康熙庚戌進士。浙江壽昌令。有嚼莪集。

湘子橋

清 陳王猷

對郭東峯見。飛虹落九蒼。江聲浮海氣。人語亂魚牀。(原注。橋上有漁市。)斷石誰堪續。叢碑不可詳。獨憐橋畔水。空碧似三湘。(原注。吳制軍所重修橋石數十板。皆橫四五尺。縱十餘丈。已折十之九。而橋上多去思碑。)(蓬亭偶存詩草卷七。)

按。陳王猷。字良可。號研村。康熙辛卯舉人。肇慶府教授。有蓬亭偶存詩草。

湘橋閒眺

清 古汝達

一塔如新筍。微微水面浮。滄桑今幾變。鴻雁若爲憂。（自注潮州連年水災。飢民殍集。橋亦傾圮。）戶口當年最。人心此日偷。客中閒眺望。嘆息屢搔頭。

此是吾鄉水。滔滔匯郡城。奔騰猶怒氣。嗚咽挾悲聲。又作颶風暗。何當淫雨晴。江村無恙否。翹首不勝情。（存齋詩鈔）

案。古汝達。字樸臣。鎮平人。與黃劍鍾孟鴻相友善。有存齋詩鈔一卷。

北上夜泊湘子橋

清 姚行軒

入暮泊湘橋。家鄉百里遙。風鳴蹶浦樹。月湧韓江潮。鼓角頻驚夢。情懷正寂寥。不堪愁裏聽。檀板隔舟敲。（遠遊詩鈔卷一）

案。姚行軒。字天健。澄海人。有遠遊詩抄十卷。

廣濟橋（原注。去歲被水衝圮過半。尙未修復。）

清 黃釗

洪水何年碣。橫流劇至今。龍羅神力大。烏鵲衆情深。艇艇蕭條甚。鹽官疲累尋。公私財並竭。誰鑄歷山金。（讀白華草堂詩集首蓂集癸卯卷七。）

廣濟橋閒望

前 人

廣濟橋邊望。三峯筆架排。蛤灰當市屋。龍骨對河街。丹荔收園戶。紅蕉出艇娃。樵風前渡好。千里半天涯。（原注。鎮平至潮州五百里）（讀白華草堂詩初集卷七）

湘橋晚眺

清 吳觀暉

彩虹涵夕影。關禁不重開（自注晚則閉橋）。斜日赤如炙。暮山青欲頽。帆收湘子渡。烟鎖鳳凰臺。兩岸人聲雜。風潮趁晚來。（乾隆潮州府志卷四十二藝文詩）

案。吳觀墀。字楓人。杭州人。

湘橋步月

清楊淞

萬籟寂無聲。江天霽色清。月光穿樹出。人影貼波行。露重步微滑。涼生衣漸輕。誰家方夜宴。燈火一樓明。（養和山館詩草卷一）

案。楊淞。字鏡川。光緒丁卯舉人。署嘉定知縣。

湘橋春望

清陳方平

江橋薄暮望。春暝雨餘天。城郭水雲際。村莊煙樹邊。人歸踏花騎。鷺立釣魚船。鐵笛聲何處。凭欄憶昔賢。（梅花書屋詩鈔卷下）

案。陳方平。字澤翹，號端厓。海陽人。咸豐辛酉。拔貢。有梅花書屋詩抄二卷。
（事蹟。詳柳堂師友詩錄）

湘橋春漲

清 楊少山

仙人何處遇。橋影一桁疎。春夢驚鷗鳥。風潮上鯉魚。燈紅搖水檻。榕綠護樓居。怕近城門路。垂竿有老漁。（澹如書室詩集約抄卷下）

案。楊少山。海陽人。有澹如書室詩集。

過潮橋

清 陳步蟾

考古義安郡。遊踪廣濟橋。斷碑平水性。（自注。橋畔有碑鐫洪水止此四字。相傳爲韓柳子筆。今撲滅。）遺廟隱山腰。此道中流柱。何人舊化潮。墩高好瞻眺。北斗在雲霄。（續詩樓詩卷四）

案。陳步蟾。字子丹。饒平人。有續詩樓詩五卷。

右五言律詩

浮橋樓

清 吳穎

萬家連舸一溪橫。深夜如聞鼙鼓鳴。橋下水隨春雨長。城邊沙與暮潮平。方傳諸將龍強戰。又勸三農早力耕。遙指漁燈相照靜。海氛遠去正三更。（雍正海陽縣志十二集）

案。吳穎。字蘭雪。江南溧陽人。潮州知府。

湘子橋

清 曾華蓋

利濟何須鄭相軺。大江穩渡架仙橋。一鞭殘雪詩魂瘦。半幅斜陽酒幔飄。渚霧驚看虹臥久。天空疑見鵠飛遙。臨流莫謾誇題柱。多病文園懶續貂。（鴻跡猿聲集）

湘子橋

清 陳衍虞

滄江如練郭烟平。溪鳥江頭弄曉晴。不向浮槎謀泛泛。還從臥玉重行行。酒帘欲障征鞭

路。柳緒長牽別袂情。驢背推敲思正苦。灞橋詩興愧澄泓。（蓮山詩集卷十四）

湘橋春望

清 饒慶捷

海口茫漭接紫霄。遶城春樹入雲遙。長堤風捲千聲浪。遠岸波平萬里潮。驅鱷功收陳判府。射鯨心折李文饒。舊時煙瘴今何處。碧潏紅泉映書橋。（桐陰詩集卷二韓江草）

案。饒慶捷。號曼唐。大埔人。乾隆四十年進士。曾掌教端溪。越秀兩書院。有桐陰詩集。

浮橋（自注。即廣濟橋。東接雙旌。西接鳳城。橫截韓江。涵罩百態。）

清 鄭昌時

渦虹垂影吼雲隈。秋曉潮聲春夜雷。玉海有人鯨背立。碧天如水雁行來。平分螺黛山光滿。半截銀濤雨色開。十八巨鯨聯鐵鞵。浮梁飛渡小蓬萊。（韓江聞見錄卷九）

長橋榕蔭

清 鄭昌時

曰廣濟橋。創於宋。駕域中。其地水木清華。藏虹媚日。入畫宜畫。舊云湘橋春漲。湘橋非湘也。俗傳爲韓湘子所造。立祠橋上。訛也。

迤邐長橋界碧溪。綠榕陰匝水東西。靈根絡石非依土。密葉藏波不照泥。天上白榆虹映帶。關前紅樹雁高低。扁舟暗掠雕欄過。雲掩蓬窗翠鳥啼。(韓江聞見錄卷九)

案。鄭昌時。字平階。海陽人。

湘橋晚眺

清 林崢嶸

廿四橋舟鎖暮煙。鱣驅牛繫始何年。垂楊不管離人恨。明月解留估客閒。外國鯨鯢波塞海。中原雷浪氣掀天。擬清畫一通商賈。何日詔書盡布宣。(康熙饒平縣志)

案。林崢嶸。字玉峯。號小巖。饒平人。嘉慶己卯進士。陝西乾州知州。有硯田杆

詩鈔。

湘橋晚眺

清 鍾聲和

天懸圖畫大江東。盡入津梁一望中。壓檻春烟雙峯合。繞城花韻百舟通。暮山野渡相依碧。落日殘霞互映紅。遇客休將灑漫誚。亭間小立待長風。（韓江記二）

案、鍾聲和。字榕林。本閩人。後占籍海陽。咸豐中。戶部主事。有嶺海菁華記四卷。研餘近錄二卷

湘橋

清 楊朝彰

韓江春入漲遙遙。十八梭船鎖畫橋。飄渚月明逢昨夜。鳳臺風靜祝今朝。琵琶岸上留餘韻。燈火江中亂暮潮。乘興還如天上坐。玉人何處教吹簫。（百侯楊氏文萃卷下）

晚過湘橋

清 曾廷蘭

韓江江水水流東。莫訝揚州景不同。吹角城頭新月白。賣魚市上晚燈紅。猜拳蛋艇猶呼酒。挂席鹽船恰駛風。二十四橋疑目處。往來人在畫圖中。（吟花別墅詩鈔卷上）

案。曾廷蘭。海陽人。有吟花別墅詩鈔。

廣濟橋

清 丘逢甲

壘洲廿四水西東。十八紅船鐵索中。世變屢新潮汐改。（自注。潮昔至橋以上。故買島詩有潮浸城根老樹秋之句。後僅至橋。今則去橋遠矣。）驛程依舊粵閩通。（自注。由粵入閩官道出此。）五州魚菜行官帖。（自注。潮嘉汀贛寧食鹽。皆由橋分運。故曰廣濟橋鹽。又凡醃魚曰魚鹽。醃菜曰菜鹽。每魚菜出。爲行鹽旺月。）兩岸鶯花集妓筵。莫怪橋名工附會。江山原已屬韓公。

城東鎖鑰儼天然。雁齒紅腰遞接連。一水官如分界守。（自注。凡守橋夫。及修費。橋東屬知府。西屬連同。）四朝人不及橋堅。（自注。橋創始于宋。）長消難準仙無碣。（自注。城東舊有碑曰。洪水止此。俗傳爲仙筆。後拓稅廠失之。城遂屢有水患。）開閉當關吏有權。何處騎牛尋醉漢。鳳凰山上日雲烟。（自注。潮諺云。鳳凰山上無日無雲烟。湘子橋上無日無神仙。）（嶺雲海日樓詩鈔）

案。丘逢甲。字仙根。又號仲閩。本臺灣人。後徙居潮州。有嶺雲海日樓詩鈔十二卷。羅浮遊草。

右七言律詩

湘子橋懷古

清 彭廷梅

當日潮陽吏與仙。憂耽幽室兩蕭然。昌黎有句傷懷抱。爲汝飄零十二年。縹渺遙聞紫玉簫。碧空雲盡水迢迢。不知跨鶴人何去。猶說仙踪在此橋。（乾隆潮州府

志卷四十二藝文詩

案·彭廷梅。字湘南。攸縣人。

湘橋春漲

清楊滋

一橋橫亘鎖烟汀。急溜朝宗去不停。春水依然仙跡杳。行人猶自說湘靈。(養和山館詩草卷五)

湘橋

清鄭昌時

一桁虹橋界碧虛。春愁作漲燕飛初。紅欄影裡拈香餌。欲釣緘封雙鯉魚。(自注。湘橋有仙魚。可定春水信。其鯉魚亦嘉美。稱橋邊鯉云。)(韓江聞見錄卷九)

廣濟門

前八

臨水洞開廣濟門。門頭傑閣俯江邨。魚莊蟹舍知何處。昨夜新添烟雨痕。（自注。東門曰廣濟門。通水利。）（韓江聞見錄卷九）

廣濟橋

前 人

廿四城東駕石橋。浮梁十八水迢迢。只今空待潮婆信。港口沙高不上潮。（自注。即城東廣濟橋。昔年海潮至此。故賈島有海浸城根老樹秋句。）（韓江聞見錄卷九）

湘橋晚眺

清 鍾聲和

寂寞藏身斗室中。閉門敢詡做申公。（自注。申公魯人。爲楚王戊傅。不合。歸魯家居。教書終身。不出門。）而今暫假看書眼。傍晚騎驢出郡東。

彩虹百尺巨羅扶。斜倚闌干細做摹。北閣斜陽鱸渡舫。分明一幅輞川圖。
江風輕拂碧波翻。雙鯉吹波帶墨痕。擬買扁舟坐垂釣。琴琴廟鼓送黃昏。

日落空山起暮烟。聚蚊一餉意惘然（自注。韓文公贈張秘書詩雖得一餉樂百如聚飛蚊。）
清夫也恐予歸去。故遣箏琶奏畫船。（三餘詩草卷六）

前湘橋晚眺詩嫌其未備爲補賦八首

前 八

廣濟門前架石梁。中央一廟塑韓湘。休嫌過客聲嘈雜。有女如雲薦晚香。
東西橋角豎鉉牛。這爲洪濤薄岸浮。近日滄桑肯變換。兒童拍手闌沙洲。（自注。西畔
洲。橋迺成沙渚。薄暮兒童相戲其間。東坡詩。兒童拍手闌沙洲。）
身輕步穩跨長虹。隨意行歌水鏡中。漫說詩情老彌勝。舉頭遙見落霞紅。
天公好送夕陽來。南畔浮雲頓撥開。正喜漁樵人去盡。（自注。東坡虔州詩。薄暮漁樵
人去盡。）川亭坐着鳳凰臺。

巧聖宮旁長暮潮。何人倚檻教吹簫。箇中風致須深領。髣髴揚州廿四橋。
西暉照水色澄清。薄暮紅舫載酒行。壁岸江風何處起。耳邊送到棹歌聲。

爲認鱗堂望眼賒。舊栽榕樹傍門斜。故人一去無消息。（自注。院門榕七株甲寅土寇狀其六。故人林子壽戶部主講時補栽之。著有補榕詩十首）但見枝頭集暮鴉。
丞相祠前翠作堆。人家無數在山隈。閑遊水磬無窮興。共道牛羊已下來。

湘子橋

前 人

晨暉旭上紅船。浪息雲消絕點煙。若坐橋頭談往事。當須修德結仙緣。（自注。潮諺云。鳳凰山頭。無日無雲烟。湘子橋上。無日無神仙。又前明某觀察湘橋遇仙。詩有云。若說有神仙。功德積三千。）

湘橋晚眺

清 楊少山

暮江水急暮山青。十里歸雲掩畫屏。清磬數聲山寺晚。林梢時露一痕燈。
夾岸炊烟起暮愁。晚風催送釣魚舟。半溪落葉平沙外。一抹斜陽紅上樓。

板橋人去屐聲譁。萬樹榕陰噪暮鴉。驚散游魚波底影。一鈞新月動蘆花。（澹如書室詩集約抄卷上）

湘橋卽目

清 黃兆榮

雨洗橋梁一道新。溪雲滄澹踏花津。剪翠半幅瀟湘景。付與春磯垂釣人。（警枕詩鈔卷一）

案。黃兆榮。字采南。嘉慶庚午舉人。有警枕詩抄四卷。

湘橋晚眺

清 林大川

湘江湘水韻潺湲。有客登臨眺未還。一抹晚烟無限好。新詩又在夕陽山。數點漁燈古渡頭。黃昏繫纜木蘭舟。漁人趁晚來垂釣。箬笠蓑衣占上游。淡淡烟雲羅碧窈。匆匆暮靄送江潮。欲行不得回頭處。猶憶仙踪在此橋。（釣月山房詩

草卷三

案。林大川。字利涉。號蓮舟。海陽人。有韓江西湖兩記。

廣濟橋晚眺

清 周易

蟹舍鷗莊畫不如。棹謳聲出暝煙虛。六篷船泊燈初上。鱗渡秋風喚賣魚。

一水東流接杳冥。溼雲飛掩夕陽汀。鳳凰臺榭遍秋草。三十二峰相對青。（味菘園詩鈔

卷一）

案。周易。字芷沅。又名子元。揭陽人。光緒間拔貢。有味菘園詩抄四卷。

湘橋卽目

清 曾廷蘭

雨霽嵐光萬疊青。斜陽十里印晴汀。沙船過去壑波寺。一箇橋洲一畫亭。（吟花別墅詩

鈔卷下）

湘橋春漲

清 謝錫勳

柳徑陰陰步不停。紅船榴集過迴汀。大江東去無邊水。照見裙腰一帶青。（小草堂詩集卷二）

案。謝錫勳。字安臣。光緒乙丑舉人。將樂縣知縣。有小草堂詩集。潮州荔枝詩百首。

右七言絕詩

雜志

濟川橋。府城東門外。廣五丈。長百八十丈。橫跨驪溪。（廣輿記十九。峯驪溪卽指韓江。此本明一統志八十。）

潮州叢箸 廣濟橋志

王源除怪石記。明官德乙卯。源奉敕祛除民害。指揮李侯通陸侯雄等僉曰。城西山屹立二石。一大數十圍。高數丈。一僅及半。世號二蟾蜍。形象以白虎瞰城。主囂訟火災。欲去之。雖千夫力。不能勝。源曰。昌黎驅鱷。吾能除此。臘月既望。命檢校謹字典史王禮驛丞秦祖糧老彭刻等。率百人撲碎。琢爲廣濟橋用……正統元年七月七日。龍巖王源啟澤韋庵題。(潮州西湖山志七。按此碑在西湖山絕頂。倒臥。記文半沒土中。)

廣濟橋在郡城東門外。爲閩粵往來要衝。綿亘一百八十丈。分東西兩畔。中間浮船一十八隻。西屬潮州府。稽查稅務。東屬連同掣放引鹽。東畔橋墩十三座。自墩脚起量。高三丈八尺。墩面橫直各寬七丈二尺。浮船九隻。每隻長四丈六尺。中寬一丈一尺。架板二十塊。凡遇損壞。奉部咨行。隨壞隨修。其工料銀兩。在於雜項內動支。橋之下。爲海運灣泊之所。設盤查館一處。每年地租銀五兩。在於雜項內動支。設掣配座船一隻。放關座船一隻。收買花紅鹽。躉船一隻。巡哨船一隻。司事一名。書辦一名。巡役十名。聽差一名。橋甲六名。水手一十三名。在於該口各要路及河下橋柵等處。巡緝堵禦水

陸私梟。(周府志二十三鹽法)

潮橋海連船戶。共七十八名。從前河港寬深。海積大船。直抵各坊裝運。近年止泊廣濟橋下盤查所前。掣簽領載。轉僱民間小船。或負底船開尾船。赴場載運。(同上)

雍正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水長。漫過湘子橋。(周府志十一災祥)

乾隆二年。夏六月。二十五日。韓江大漲。水踰湘子橋欄杆一尺。(同上)

九年秋七月。韓江大漲。初七日。水漫湘子橋。戌時大雨。訛言堤崩。婦女扶老携幼。

奔擁入城。城外一空。(同上)

十五年庚午春四月初一日大雨。韓江漲。水漫湘子橋。(同上)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端午。韓江大水。競渡。廣濟橋西岸第三墩。遊人擁觀。折檻墜水

死者數十人。(盧縣志二十五朝事畧)

康熙十三年。劉進忠反清。四月二十二日。進忠父壽瑞舉兵。進忠逐沈。沈狼狽出城。

渡湘子橋。婦女墮橋死。棄輜重無算。(周府志參盧縣志則事畧)

咸豐三年。府報疊至。知縣汪政縣丞陳坤選帶勇目楊清臣卓興張保胡佳邱興等勁勇一千四百名。馳救。六月二十六日抵郡。汪政巡察險要。見廣濟橋。撤去梭船。曰。如此則橋東鄉民無退步。必從賊。賊踞橋東。府城不可守也。仍飭紮回梭船。橋東民心始固。七月初一日。陳亞十率其黨三千餘人。乘夜攻城。汪政陳坤劉鎮金國樑督兵迎戰。我軍由廣濟橋進。賊由韓山而來。鏖戰數時。斃賊百十人。賊乃退。(潮乘備采錄)

廣濟橋東西有銑牛二。鑄自雍正二年。取丑艮土止水之義。曾聞金入水逆游。生牛昔沉於江。溯數仞得之。(盧縣志四十六雜錄)

湘子橋以文公姪得名。附會神仙。習俗可哂。橋之半有湘子廟。旁有鐵牛。則鑄以鎮水者。故有二。已逸其一。橋跨韓江。發源汀水。卽鄧江。流行七百里入海。春夏水漲。勢甚浩瀚。橋每患衝圮云。(粟香二筆卷六)

鳳城海濱。得無水患者。湘橋建立。湘子手書洪水止此四字碣也。碣爲仙蹟。水不能災。後修榷館。失石所在。水遂上岸入城。澄海令張浦雲請乩仙。湘子降乩。復書洪水

止此一禍。姚竹園有詩。後半專道湘子降乩事。浦雲先生牧民者。痛惜靈橋難再得。欲除水患彌水災。思結仙緣得仙力。銜退齋戒淨乩壇。神降月夜天爲黑。欸忽風靈起筆端。銜差輿隸皆震懾。蓬振沙驚落滿盤。仙機一泄仙蹟出。先生含笑填朱。僕役傳工罹刻石。從茲韓江澄靜如練不揚波。永脫一方魚腹劫。保我羣黎登荏苒。(韓江記二)

湘子廟在橋頭。棉陽令東園韓鳳翔廟聯云。演經登第通仙籍。書碣彌災頌帝功。余按廟有湘子卦。本從周易演出。我那人占之最驗。姚竹園有詩道其事。君不見韓湘登第正年少。絕妙匡時好才調。懶展經綸向紫宸。仰瞻俯察欣高蹈。研窮天地搜其根。推測陰陽探其奧。雖未及孔周。或恐過程邵。雲遊南海憫南人。昧於世事惟祈禱。撞鐘伐鼓吹雲螺。鷄占鼠卜都堪笑。因將周易彙成編。河圖洛書括其要。八卦運動鬼神機。三錢跌破乾坤竅。是爻是象如星羅。是臧是否同燭照。推往察來無不宜。萬民鼓舞嗟神妙。變化神奇。無事筮與龜。吉凶悔吝。遠勝筮與筊。成都昔日君平祠。潮州今日韓湘廟。(同上)寧波古寺。最寬大。在湘子橋頭。中祀十八羅漢。及二十四墩橋神。昔有若愚上人。與

孝廉陳衍虞父。寺壁有衍虞長排律詩。今折錄。江流方泮濶。山貌正纒濃。關不櫻雲市。幽常借鬢松。遠公會遁迹。高坐偶留踪。玉版參禪定。花臺繞院封。等句。(同上)

章邱東園韓鳳翔。所詠湘橋古蹟。乃湘子橋。湘子像。湘子橋。湘子卦也。今錄湘子橋詩。橋廟留卦籤。橋碣取止水。韓江千册年。橋名歸湘子。碣雖淪波中。廟還蠹月裡。墩角鑄墩牛。梁腰剗石鯉。到湖而到橋。乃盡粵水美。我來尋遺踪。仙風拂袂起。又七律四章。棉陽介人趙圭錫。有次韻詩錄左。湘子橋。虹橋跨練久名揚。爭及韓江澤紀湘。止水祇今傳立碣。排船自昔駕浮梁。月明弓影行魚聚。風靜鯨波大鱷藏。萬古往來欣利涉。濟人功德並公彰。湘子橋。臥虎跳龍筆似杠。橋頭立碣怒潮降。冥書四字消洪水。片石千秋壓大江。亭刻鰲魚原合一。碑留鸚鵡恰成雙。何堪舊跡終湮沒。却借仙乩奠海邦。湘子卦。功深學易憶當年。八卦排成手自編。動靜機參周孔後。陰陽秘啟邵程先。龜占悉達生民務。象驗如操覺世緣。聞說入祠祈禱者。人人贊頌羨真仙。湘子像。不意橋成跡已分。登堂就日復瞻雲。七年神像欣重見。九邑英靈喜再聞。道貌長留入景仰。

。香煙直結氣氤氳。曾因拜觀說模範。科第髫齡獨羨君。(同上)案。據林氏云。鳳翔所詠湘橋古蹟。乃湘子橋。湘子像。湘子碣。湘子卦。是所謂湘橋古蹟一會。乃詩歌題詠耳。

韓江有諺曰。鳳凰山頭。無日無雲煙。湘子橋上。無日無神仙。蓋橋上北望。乃鳳凰山。山極高。瞬息雲煙百變。如虹橋臥水。若貫霄漢。人跡往來輻輳。不無仙人混俗也。橋東西共廿四洲。相傳昔時有醉客。日携酒十八梭船上。既酩酊。或隨臥東西南兩洲銖牛側。中酒歌曰。騎馬不及騎牛好。陸馬難追水牛走。湘子橋頭水牛生。騎牛翻身朝北斗。一日水漲。客且醉。未醒。忽水而浮一大水牛至。客翻身騎之。北望衝鳳凰山頂雲路。冉冉飛去。人始知其爲仙。(韓江開見錄五)

廣濟橋分東西洲。其東來第三洲。有神魚。洪水至洲若干尺。則神魚出。僅見其尾長尺許。擺弄波心。有獻取之者。設罾網撈之。見已得矣。出水無有。(韓江開見錄七)初趨湘橋。匠人刻一石鯉於橋墩。而咀咒之。後遂出鯉。鮮美異他處。爲潮品第一。

韓江記二)

宏治間。郡守譚倫修橋。石梁長三丈餘。寬厚皆三尺。工構天架。數十人挽石一條。而莫能上。一日正在用力挽石時。而三斗漢適至。身長一丈。黑面虬鬚。勢若奔馬。從旁笑曰。如許衆人。頰面汗背。猶不能升一條石塊耶。衆怒其妄。命試之。遂登架獨挽而上。毫不喫力。衆股栗而聞於官。後遂用三斗漢盡挽其餘。橋成賞錢數十千。食盡而去。莫知所終。(同上)

開府前昔有賣豆湯者。一日仰臥府樓上。思欲打睡。朦朧間。耳邊忽聽有人相談。一曰。明日午刻湘橋三洲頭。當有乞仙到。一曰。乞仙既到。便好同游。驚起察之。四面無人。惟兩木猴。蹲立樓檻。知有異。詰朝依時而往。果見有乞兒。在湘橋三洲頭乞食。知是仙。便跪求度。乞兒曰。汝何以知。答以木猴。乞兒曰。伊肯以仙告汝。汝須以檳榔答之。然後度汝。去而復回。乞兒突然不見。再返府樓視之。木猴頭上檳榔。悉化爲釘。而木猴遭錠矣。(同上)

相傳湘子橋。昔有賣竹節連環者。一圈套一圈。久無人買。適巡道少君過。以三文買一歸署。巡道見之駭曰。凡物那得有此。此殆仙人之遊戲也。再往湘橋。杳無踪跡矣。方識真仙。乃作歌曰。若說無仙緣。何又橋頭遇。若說有仙緣。何到橋頭去。有緣與無緣。吾甚昧其故。功德積三千。再盼仙來度。(同上)

廣東俗語云。到廣不到潮。枉向廣東走一遭。到潮不到橋。枉向潮州走一遭。蓋以潮州繁盛。亞於廣州。湘子橋下之六篷船。比於珠江之紫洞橫樓也。余兩至潮州。見其民般物阜。洵稱富庶。湘子橋在東門外。橋寬而長。東西石墩二十三。兩旁店舖比櫛。中段以紅船十八。爲浮橋。所謂六蓬船者。往來官商。皆乘之。如錢塘江中之江山船。卽九姓漁船。舍此無他船可乘也。然六篷船。則樸質不華。首尾直通。無前後內外艙之別。徵歌載酒。無自問津。湘子橋頭惟有煙水蒼茫。青山相向而已。此則昔盛而今衰。非所見之遜於所聞也。(粟香二筆卷六)

湘江卽韓江。以湘子得名。一帶六篷。皆花林也。姚竹園有湘江詞。(韓江記二。)(詞

長不錄。按韓江記所載六篷船唱妓歌臺甚詳悉。亦不具引。）

附錄一 韓湘異聞錄

一。唐吏部侍郎韓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讀書。好飲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僅二十年。杳絕音信。元和中。忽歸長安。知識闕茸。衣服滓弊。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見。容而恕之。一見之後。令於學院中與諸耆話論。不近詩書。殊若土偶。唯與小減賭博。或廐中醉臥。三日五日。或出宿於外。吏鄙懼其犯禁陷法。時或勗之。暇日偶見。問其所長。云。善卓錢鍋子。試令爲之。植一鐵條尺餘。百步內卓三百六十錢。一一穿之。無差失者。嘗亦旋有詞句。以資笑樂。又於五十步內雙鉤草天下太平字。點畫極工。又能於鑪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勢常熾。日滿乃消。吏部甚奇之。問其修道。則玄機清話。該博真理。神仙中事。無不詳究。因說小伎云。能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

年秋。與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內含有含稜紅間暈者。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斷其根。下置藥而後栽培之。俟春爲驗。無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一城之人。忘業廢食。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頗懷鬱鬱。忽見是甥迎馬首而立。拜起勞問。扶鐙接轡。意甚慇懃。至翌日。雪霽。送重鄆州。乃白吏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依帝峰矣。吏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卽洪崖先生也。東園公方便柔金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捨。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至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銓善。黜陟之嚴。傲王禁也。其他只復當起居。請從此逝。吏部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事。豈料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你遠來應有意。好收我骨瘴江邊。與詩訖。揮涕而別。行入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朵。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

家何處。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見先知。何以及於此也。或云。其後吏部復見之。亦得其月華度世之道。而迹未顯爾。(太平廣記卷五十四引仙傳拾遺。)

一。韓愈侍郎有疏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之。遂爲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院主網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娶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盡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握窠四面。深入其根。寬容人座。唯資紫鑽輕粉朱紅。且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初冬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赤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九)

一。韓愈姪孫湘。字清夫。落拓不羈。愈勉之學。乃笑作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愈曰。汝能奪造化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朶。葉間有小金字。乃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愈未曉詩意。湘曰。事久可驗。愈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公憶花上句乎。乃令日事也。愈詢地名。卽藍關。再三嗟嘆。曰。吾爲汝足成之。其辭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青瑣高議）

一。愈有從姪孫湘。字清夫。號元陽子。清修寡欲。未入名場。落拓不羈。縱遊山水。長慶初。湘及第。愈教湘應舉讀書。似乃兄榮。湘對曰。孫與公所好各異。後愈貶潮州。路經藍關。積雪滿地。馬不能前。適湘至。爲掃除其雪。懷中出藥丸一枚。與之。曰。服之可禦瘴。言畢。飄然而去。（道緣匯錄。按錢基博韓愈志曰。人知有湘而不知有湘。知其兄而不知其弟。蓋湘湘二字。形近而譌。而列仙班者卽此字曰

清夫之湘。而湘無與焉。」

一。韓湘字清夫。愈猶子。落魄不羈。愈強之婚宦。不聽。學道仙去。愈謫潮。至藍關。湘來近。同傳舍。愈仍留之。作詩云。「才爲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收身去臥烟蘿」。湘答曰。「舉世俱爲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湘答此詩竟去。（全唐詩小傳。盧縣志列傳。十二。）

附錄二 韓湘子辯

一。饒堂韓湘子辨。世傳韓湘子爲八仙之一。究不知牽合附會。昉自何人。乃近代演爲雜劇。有冒雪度叔事。惠潮所在昌黎廟。亦塑湘子像。乘雲在側。併有所謂張千李萬者。作步雪狀。謬妄相尋。不可解也。卽如潛確類書云。湘少學道。落魄他鄉。久而始歸。值昌黎生辰。宴。怒之。湘曰。無怒也。請效薄技以獻。因爲頃刻花。

每瓣金昏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馴。昌黎不悟。遣之去。後果謫潮州。至藍關。乃悟云云。此沿誤之由也。按河陽志。湘字清夫。登進士。官大理寺。丞。世稱仙舉。而商山亦有碧天洞。湘子巖。諸托跡處。不知昌黎集祭十二郎文。言汝之子十歲。卽指湘。又字北渚。乃公姪老成之子。兄弇之孫也。明陳繼儒神仙辨云。賈島集寄韓湘詩。有過嶺行多少。潮州瘴滿川之句。元和十四年。公赴潮。湘實從行。公有宿曾江口示湘詩二首可証。非不期而遇。而湘窮進士。在長慶三年。去公貶潮時。後四年耳。官至大理丞。何有神仙之說。及攷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韓愈侍郎有疏從子姪。從江淮來。公令院中伴子弟。數不遵公。責之。自言其藝能使庭前紫牡丹。紅白俱備。公奇而試之。調謂色。治其根。及一月後開。果如所言。且每朶有雲橫秦嶺句一聯。姪遂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按此足以正湘子之誣矣。世有稱廣濟橋爲湘子橋者。尤屬誕妄。無論公駐潮僅八月。未遑興作。且橋造於宋。唐時。固未有橋也。以訛傳訛。何所紀極耶。(乾隆潮州府志四十藝文)

一。拙作宿曾江口示姪孫湘詩書後。右詩見昌黎集六。文公自瀧水南行所作也。曾江者。沈欽韓韓集補注引寰宇記云。『廣州增城縣。因增江爲名。』陳伯陶宣統東莞志意傳亦載此詩。審詩中語。述南貶苦狀。時湘尙未見公。故湘留此詩以示之。据姚合送韓湘赴西江詩。(姚少監詩集)。及賈島寄韓湘詩。『過嶺行多少。潮州瘴滿川』句。(長江集)。則湘時確有嶺南之行也。陳繼儒神仙辨云。公赴潮。湘實從行。按以左遷至藍關詩「知汝遠來應有意」語証之。湘雖從公南遷。特行較遲耳。(拙著儗侃居文錄)

一。拙作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詩辨。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罷佑歸田詩話作「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一作「朝」)除弊事(一作「政」)。肯(鍾伯敬千家詩作「敢」)太平廣記引作「豈」)將衰朽惜(尤袤全唐詩話「惜」作「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考異方作「拚」)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朱校昌黎集十)此詩舊多以爲文公南遷至潮州境所作。龍川長樂縣志。俱載其地

有藍關。有韓公廟。作廟記者。謂公遷至藍關。即此間。予謂。非也。詩曰雪擁。而嶺南固無雪。曰秦嶺。尤無地可指。所謂收骨瘴江者。乃公知湘遠來從行。遲而未遇。意謂惟可至「海氣昏昏之潮陽」收其骸耳。瘴江蓋言將往之鄉。非其時作詩之所。後人誤解詩意。乃於長樂間造藍關之地名。以強合之。抑何值乎。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云。「愈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頗懷鬱鬱。忽見是甥迎馬首而立。拜起勞問……至翌日雪霽。送之鄧州……愈爲詩以別之。」按仙傳所載之詩。即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是所謂是甥。其事卽韓湘也。如其所言。愈。茲詩。乃在商鄧之間。非在潮州。則詩中之藍關。不在長樂明矣。今以「秦嶺豈何在」一語爲證。公作此詩當在秦嶺道中。時初去長安。韓集舊注。「藍關卽秦之饒關。在今藍田縣。」足立喜六長安史蹟考饒關與武關章云。「過秦嶺。分東西二道。東道曰藍田縣。越藍關。踏破深谷與羣峯者十餘日。經武關。出龍駒寨。更下。至漢水。於是漢抵湖北省。山間石上。鏤刻韓退之貶潮州時途中所詠。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之詩句。」按此刻固出乎後人所鑄。然文公作此詩畧在此地。此亦其佐證也。（同上）

一。拙作韓湘辨。唐書宰相世系表。「湘。愈姪孫老成長子。字北渚。累官大理丞。」韓集注。「湘。字北渚。老成之子。公兄弁之孫。」（宿曾江口詩注。）「湘蓋宦進之士。自段成式酉陽雜俎稱。「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從江淮來。自言其藝。能使庭前紫牡丹紅白俱備。每朶有雲橫秦嶺」句。而韓愈徐州贈族姪詩有「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語。妄遂牽爲一事。謂疎從子姪及族姪即湘。不將湘爲愈姪孫。愈詩題屢曰示姪孫湘。固已明言之。其非疎從子侄或族侄甚明。後世述異者。因段說益加附會。而愈過藍關詩。所示之人。乃有神仙之目。惟所載各異。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謂爲愈外甥。忘其名姓。劉斧青瑣叢議。陳仁錫潛確類書。則直謂爲姪孫湘。道緣齋錄。謂愈從侄孫湘。字清夫。號元陽子。則又譌湘爲湘。其尤妄者。則虛構事實。爲韓仙傳一書。（顏寶堂秘笈。）署唐瑤華帝君

韓若雲自誤。以韓會爲父。以韓愈爲叔。誣言欺世。彌不足辨。惟全唐詩小傳。載湘爲愈猶子。與韓仙傳同誤。殊可異也。今備論諸家異說。與其致誤之由。用祛俗士之惑云。」(同上)

潮州叢箸 廣濟橋志

潮州韓文公祠沿革考

潮州之有韓文公祠。由來久矣。祠址遷建。不止一處。俾敬潮州韓文公廟碑文曰。

『潮州韓文公廟有二。其一在城南。宋元祐中。知軍州事王滌始建。蘇文忠銘之。今城南書院是也。其。淳熙中。知軍州丁允元遷城南廟于城西（按西字當作「東」）。即忠祐廟也。』（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四）余按城南書院忠祐廟二祠。皆歷年久而名著稱者。然前乎此之韓祠。蓋別有刺史堂。金山。聖者庵二祠焉。考韓祠凡五遷。其初在刺史公堂後。宋咸平二年。陳堯佐始闢。郭子章云。『陳文惠倅嗣。闢正室更爲祠』者是也。次遷於金山。至和甲午。郡守鄭仲建。自爲記泐石。王象之輿地紀勝所謂『金山有韓山祠記。郡守題名。並刊於石』者是也。又次遷於州城之南七里。鄭昌時韓江聞見錄謂爲聖者庵故址。即俾氏所云『元祐五年王滌建。蘇文忠銘之』者也。淳熙己酉。丁允元又遷於韓山麓。即俾氏所謂『忠祐廟』者也。元至正丙午。總管王翰以聖者庵故祠遭兵火。翰爲茂草

。乃擇地於城西南前臨方塘。後依小金山曰大隱庵者遷焉。卽惲氏所謂『今城南書院』者也。自刺史堂。金山。聖者庵。三祠廢。而忠祐廟城南書院二祠。益爲世所稱。彼三祠者。遂無聞焉。是祠沿革。明郭子章曾爲韓公二祠沿革一文以志之（順治潮州府志古今文章。）而語焉不詳。惲氏廟碑僅稱城南書院忠祐廟二祠。日誤合聖者庵。城南書院二祠爲一。尤考之末周。是皆不足以盡悉是祠遷建之顛末。今刺取志乘。旁以碑記爲証。撰成斯篇。俾留心粵東文獻者。知所考覽焉。（潮陽揭陽澄海皆有韓祠。茲所不論）

宋元間韓祠之興廢

宋咸平二年己亥。（九九九）通判陳堯佐。始闢韓文公祠於刺史堂正室之東。

陳堯佐撰鱸魚文。『乙亥歲。（按乙亥當作己亥。宋眞宗元年爲戊戌。堯佐倅潮。闢韓祠在二年。正爲己亥也。乙巳二字。形似易譌。）余在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

韓詞。載鱷魚事。以旌之。」（見乾隆豐順縣志八藝文。乾隆潮州府志四十一同）

輿地紀勝一百。『陳文惠公爲韓公祠。爲文以招之。曰招韓詞。』

宋史二八四陳堯佐傳。『通判潮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風示潮人。』

廣輿記十九。『韓文公廟。府治後。』

光緒海陽縣志建置畧四。『韓文公祠。卽昌黎伯廟。宋咸平中。通判陳堯佐。始建於金山麓。蘇軾碑中稱廟故在刺史堂後。（按蘇碑原文作刺史公堂。此脫一公字。）刺史堂。卽今鎮署。其地後依山麓。當卽指此。』（順治潮州府志九。『潮州府舊署。在金山之麓。通衢道埃。唐韓愈有路旁堦詩』）

按·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引三陽志稱。『宋咸平二年。陳文惠公倅潮。開正室之東。爲韓公祠。』據此。堯佐開韓祠。實在咸平二年。海陽縣志僅云。咸平中。蓋未詳也。堯佐所建之祠。據郭氏言。乃在正室之東。按正室卽刺史公堂。蘇軾碑所謂『廟始在刺史公堂後』者也。今合郭蘇兩氏之說觀之。是祠祠址。當在官署內公堂後

座之東。順治潮州志九。『思韓堂在府治後。宋知州孫叔謹建。堂東亭曰墨翠。陳堯佐書。北日獨遊。今廢。』叔謹。寶慶三年。知潮州。後堯佐二百二十餘年。其築思韓堂。或因堯佐韓吏部祠舊址。果爾。則吏部祠南宋時已廢矣。

又按。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順治康熙乾隆潮州府志。雍正海陽縣志。均云韓公祠。在河東韓山。宋咸平中。陳堯佐始闢爲祠。是以堯佐所闢韓祠。在韓山矣。甚謬。○（後人碑記。如許錫齡康熙十六年韓文公祠堂記。謂祠在州東三里。韓山之陽。宋咸平中別駕陳文惠公堯佐建立。亦誤。）

至和元年甲午（一〇五四）。鄭知州伸建文公祠堂於金山。十二月爲記刊於石。

明一統志八十。『韓文公廟舊在金山。』

光緒海陽縣志金石畧一『鄭伸文公祠記』至和甲午歲。建文公祠堂。知州事鄭伸權監押

史口簽判陳口（此缺字。據築城碑。當係陳應。築城碑末云。「聖宋至和二年。乙未歲二月初吉。虞庠博士知郡事鄭仲磨崖識之。侍禁權監押史職殿直監押師永安佐著簽署判官陳應推官雷應昌。」碑初載吳府志九。其後林胡周各志并載之。）知縣歐陽景推官雷應昌落成之。時十二月初吉記。……右刻在金山南面獨秀峯前。正書。謹案。宋史陳堯佐傳。「通判潮州。作孔子廟韓吏部祠。」……鄭仲所建。想沿其址。惟王漢以大中祥符間。始開金山。堯佐判潮。在咸平二年。核計歲月。尙在其前。當時金山榛莽未開。或疑未必即有祠堂。然據蘇文忠碑稱。「韓廟舊址。在刺史公堂後。」刺史堂。今爲總鎮署。金山正在其後。王漢金城山記所謂「其地逼近廩庫」是也。據此與輿地紀勝所載合。知蘇碑所稱故祠。蓋即指此。特輿地紀勝稱「韓山祠」。不稱「文公」。差異耳。然輿地紀勝別載金山亦稱韓山。象之宋人。論必有據。金山之稱韓山。必以韓祠得名。則韓山祠。卽文公祠。亦不足疑也。」

按。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引三陽志云。「陳文惠倅潮。闢正室東爲公祠。尋遷於金

山。』是韓祠實初在正室之東。而後遷於金山也。按今金山有鄭仲始建文公祠堂碑。則遷祠者。當爲鄭仲無疑。縣志建置畧謂『堯佐所建韓祠在金山之麓』。又金石畧謂『鄭仲所建韓祠。乃沿堯佐所建韓吏部祠故址』。說殊未當。余謂鄭仲所建韓祠在金山。而堯佐所建者。則在刺史堂正室之東。與金山無關。郭子章所引故志。卽其確証。而蘇軾碑云。『廟始在刺史公堂後。民以出入爲艱。』其所謂『公堂後』者。當指官署內公堂之後座。以州治所在。故民有出入之艱也。王漢金城山記。『金城距州治二百步。而閩閩占於其南。』果如縣志所言。則韓祠處山麓。已在郡署之外。民亦何致艱於出入。且王漢以大中祥符六年始開金山。而堯佐倅嗣。則在咸平二年。先王漢已十四年。堯佐所建韓祠。果在金山。則王漢始開金城山記中。何無一語言及。是皆可証堯佐所建韓祠。與金山無關也。依上述地址及年代之辨証。知鄭仲所建文公祠。非沿堯佐故址。又考堯佐建祠。在真宗咸平間。鄭仲建祠。則在仁宗至和間。至和後於咸平。則尤爲鄭仲建祠金山在堯佐開正室東爲祠之後之証。與郭

子章所引故志。『尋遷於金山』事正合。

元祐五年庚午（一〇九四）知州王滌遷城南七里。其年。廟成。蘇軾撰碑。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元豐七年（一〇八四）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

輿地紀勝一百『昌黎伯廟。韓愈元和中。貶潮州刺史。至今廟食。皇朝元祐五年。封昌黎伯。廟舊在州後。今移水南。』

韓江聞見錄卷九。『志稱。『宋知州王公滌。移刺史公堂後文公廟於此。』抑余又聞故老云。『王所建廟。在州南七里。今聖者庵也。後燬於火。』』

按。王滌。字長源。萊州人。元祐五年。知潮州。（阮通志三百三十八宦績錄八。

周府志三十三官績並有傳。）

又按王忠文公集二十七。有寄會潮州詩。其題目畧曰。『會潮州到郡未幾。首修韓文公廟。次建貢闈。可謂知化本矣。』會潮州者何人。集中既未明言。舊府縣志亦不載。攷十朋沒於乾道七年（一一七二）。汪應辰撰墓誌銘云。『乾道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三上章乞致仕。乃詔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公薨。』據是十朋之卒。正在乾道七年。則此詩當爲乾道七年以前所作。乾道七年前。潮州郡守曾姓者。有曾楷。治平間任。（見阮通志職官表。）曾造。乾道元年（一一六五）任。（放生池記云。乾道乙酉。守臣曾造來守是邦。乙酉即乾道元年。）曾汪亦乾道間任。在曾造之後。（周府志職官表。列曾汪於宋敦書之前。敦書。乾道七年任知府。據是汪任知府當在七年以前也。阮通志職官表。汪。乾道七年任廣東東路轉運使。疑汪即以潮州軍州事轉官轉運使也。）楷。爵里及治績無攷。造。贛州人。其在潮政績。惟順治潮州府志官師部載其曾建放生池而已。汪則以首創廣濟橋墩著名。三人者

。府縣志皆無傳。其修韓祠事。末由詳悉。會造放生池記稱。「其蒞茲邦政事條舉。期年而治。」與此詩題所云。「到郡未幾。修韓祠。建貢闈。可謂知化本」者。頗相合。然遍檢忠文公集。絕無與會造往復之文。謂十朋所贈詩會潮州爲造。殊無確証。至於會汪。則十朋集中有會知郡汪答書二通。（見卷二十一及二十二。）其一云。「昔遊宦於樂成最留心於鄉校。」又云。「龍虎成名。功實歸於常袞。」隱然以會汪治績比之常袞退之。雖不明言其書寄汪於何處。以是語推之。當爲汪在潮州時十朋與往復之札也。唯汪在潮會否重修韓廟。亦迄無實証。謹誌疑於此。以俟博識者詳攷焉。

又按。詩題所謂「首修韓廟者」。當卽指修王濬所創城南祠。蓋其時韓山祠猶未建也。

宋淳熙十六年己酉（一一八九）知州丁允元始建昌黎祠於韓山

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引古三陽志『淳熙己酉。丁允元以溪東之山。乃韓公登覽之地。手植木在焉。乃建廟於其地。』

劉克莊潮州修韓文公廟記。『淳熙己酉。丁侯允元又徙韓山。夷石爲廟。』

明一統志八十。『韓文公廟……宋遷韓山。封文公爲昌黎伯。賜額忠佑。』

按。丁允元。字叔中。（一作牧仲。）常州人。淳熙中。以忠諫謫潮州。（阮通志二百三十八宦績錄八周府志三十三宦跡有傳。）

慶元五年己未。（一一九九）知軍州事沈杞建盍簪亭於州南七里韓祠故址。

光緒海陽縣志二十六古蹟畧一。『盍簪亭在城南書院。謹案。郭子章云。『沈杞卽墟創亭』。其稱曰墟。蓋指州南七里之故址也。』

按。沈杞。字廷幹。常州人。吳府志四官師部有傳。據阮通志十六職官表七。杞實

於嘉泰年間知潮州軍州事。

淳祐三年癸卯（一二四三）知州鄭良臣因盍簪亭地。改祠堂。建齋舍。以課諸生。匾曰城南書莊。

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淳熙癸卯。鄭良臣以韓公有功於潮。書院獨缺。相故地而開創焉。外敞二門。講堂中峙。匾曰城南書莊。後堂匾曰太山北斗。公之祠在焉。』

按。鄭良臣。福州人。淳祐二年（一二四二）任知州。（郭棐粵大記。阮通志二百三十八宦績錄八。吳府志四官師節。周府志三十三宦績並有傳。）

又按。黃佐嘉靖廣東通志陳圭傳云。『會新原道堂。扁其前楹曰書莊。』順治潮州府志官師節陳圭傳亦云『修建原道室。署曰書莊。』本皆以扁城南書莊者爲陳圭。與郭氏沿革所載異。

淳祐九年乙巳（一二四五）郡守陳圭即祠址。建南珠亭。

順治潮州府志九『南珠亭。宋太守鄭厚建。』

光緒海陽縣志二十六古蹟畧一。『南珠亭。在城南書院。宋淳祐間。知軍州事陳圭建。祠本郡九賢。取韓愈別趙德詩意而名。』

按陳圭。字表夫。興化人。〔阮通志二百三十六官績錄。吳府志四官師部。周府志三十三官績。並有傳。〕

淳祐十一年辛亥。(一二五三)郡守劉希仁以韓山之韓祠。地濕屋老。捐俸倡修。屬郡文學呂大圭掌其事。已而去官。

寶祐元年癸丑。(一二五三)季秋。新廟落成。

劉克莊潮州修韓文公廟記。『淳祐辛亥。劉侯希仁……………屬郡文學呂君大圭修廢。

捐俸楮三千以倡。俄而劉侯去。衆曰。役鉅費濶且奈何。會臬使吳侯燧。行部金侯昭孫至郡。各助楮三千。倅樊君應亨。海陽令王君衛翁各半之。仕於州與游於校者皆有

助。呂君又禱以俸金。自門及奧。輪奐新美。柱若壁之用土木者。皆易以石。糜楮四萬。以寶祐初元季秋。落成。」

按。寶祐元年。新建韓山韓文公廟。據劉克莊記。倡修者。劉希仁。佐其事者。呂大圭外。尚有臬使吳燧。上聞外補全昭孫。臨川樊道亨。溫陵王道翁諸人。劉希仁。全昭孫。里籍俱無考。阮通志十六職官表七。僅載其淳祐間曾知潮州軍州而已。（周府志職官表有希仁而無全昭孫。）樊應亨。阮通志周府志職官表皆云。撫州人。淳祐間官潮州通判。王道翁。呂大圭。據潮州西湖山石刻陳煒題名。皆清源人。呂又名奎叔。王又名宏道。（按阮通志周府志職官表。宋海陽縣令有王衡翁。寶慶間任。光緒海陽縣志金石畧。寶祐甲寅（一二五四）陳煒題名按語云。「王衡翁。見阮志職官表。惟載衡翁寶慶中。知海陽縣事。寶慶無甲寅。據此知甲寅乃寶祐二年。阮表誤也。當從石刻訂正。」按縣志卷九職官表一仍列衡翁於寶慶間。又卷三十三列傳一。據雍正海陽縣志。亦謂衡翁寶慶間任。修南隄。與按語乖忤。作寶慶者自

是疏忽。以衡翁爲知縣當在寶祐年間。語甚明覈。予按湖山原刻所署年號正作寶祐甲寅。而王衡翁乃作衡翁。縣志作衡翁。實譌。（潮州西湖山志亦依縣志作衡翁未能辨正。吳府志九錄此題名作王道翁。道字不誤。）至吳燧。舊志皆無考。此記可補其闕。

元至元十五年戊寅（一二七八）州南韓廟。經兵燹後。亭院無存。

二十一年甲申（一二八四）重建韓山書院。祀孔子及諸賢。而以韓祠附

吳澄潮州路韓山書院記。『愈謫潮州刺史。其後潮人立廟以祀。宋元祐間。廟徙州城之南七里……皇元奄有此土。室屋灰燼於兵。至元甲申。韓山書院重興。即廟之故址。爲先聖燕居。先帥堯暉沂鄒四國公侍。而韓子之專祠附。』

按。郭氏韓公二祠沿革云。『至元戊寅兵火後。亭院無遺。迨廿一年甲申。復建書院。山長以一員主之。尋立夫子燕居室於公祠之前』。所言至元間重建韓祠之始末

如此。而未言建者爲何人。惟下文云。『城南祠。元至元間。郡守王用文創。』則似建者爲王用文。考明史陳友定傳。用文蓋王翰。仕元爲潮州路總管。周府志職官表。王翰爲潮州總管。在至正二十五年。郭氏以王用文爲官在至元。實誤。是說光緒海陽縣志曾辨之。

泰定三年丙寅（一三二六）郡長亞中馬合馬。委教授何民先。重建韓山韓祠。

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引古三陽志。『淳熙己酉。（一一八九）丁允元又遷於州東韓山之麓。……慶元丁巳（一一九七）賜今額。己未（一一九九）進封公爵。泰定三年。郡長亞中馬合馬委教授何民先重建。』

按。亞中馬合馬。周府志無考。據此可補其闕。何民先。泰定間。潮府府教授。見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

至順二年辛未（一三三二）夏。總管王元恭（按阮通志作允恭）以州南韓祠營繕多缺。命韓山書院山長陳文子計其費。撤舊構而新之。五月經始。九月落成。

三年壬申（一三三三）七月。臨川吳澄爲之記。

吳澄潮州路韓山書院記。『至順辛未夏。總管王侯至。（按此文錄自光緒海陽縣志三十一金石畧二。查同書十九建置畧三亦有此文。於此句下多「偕其長阿里涉其貳師賴哈蠻協謀」十四字。）命山長陳文子計其費。爰撤故構。新韓祠燕居。位置相直。寬袤齊等。後有深池。廣十丈許。備土實之。建講堂其上。匾曰原道……………夏五月經始。九月落成。海陽縣長忻都實董其役。』

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至順辛未夏。郡守王元恭議改創新祠。遷公像於燕居堂之後。

以天水先生趙公德文惠陳公堯佐坐堂上左右配享。兩廡之東西則以前代賢守王滌李邁丁允元廖德明鄭良臣林壽公陳圭從祀。所以表有功也。書院之前。復創故兩珠亭。祀本郡九賢。所以崇有德也。書院後有池。廣十餘丈。深亦丈餘。復僦工填塞。建堂於其上。匾曰原道。堂之兩廡。闢二齋。西曰由道。東曰進學。以爲諸生肄習之所。蓋是役者。海陽宜差忻都。山長陳文子。直學郭宗蘇。」

按。王元恭。字敬居。蠡州人。至順二年。爲潮總管。（阮通志二百四十一官續錄十一有傳。）忻都。大德間任同知。（見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陳文子。郭宗蘇。舊志無考。

又按。光緒海陽縣志十九建置畧三稱。韓山書院。至順四年總管王元恭拓建。考至順止三年而已。縣志謂四年殊誤。

至正十二年壬辰（一三五二）城南韓山書院。燬於火。祠亦廢。

按。劉嵩重建韓山書院記畧。『韓山書院。故在城南外七里許。至正壬辰火。遺址鞠草。名存實亡。』考王元恭所構韓祠。實在書院內。書院既燬。祠亦必廢。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一三六六）冬十一月。總管王翰遷州南七里之韓祠于城西大隱庵。明年春正月。落成。晉安劉嵩爲記。由是州南七里之韓祠遂廢。

劉嵩重建韓山書院記畧。『丙午歲。靈武王公以江西省左右司郎中兼郡守事。追修故典。相其地非禮法之所。乃燬城西大隱庵而遷焉。經始是歲冬十一月。迄工明年春正月。』

順治潮州府志九。『鳶飛魚躍亭。元王翰建。正統三年。知府王源修。在韓山書院前。』光緒海陽縣志二十六古蹟畧。『鳶飛魚躍亭。在城南書院池中。元至正間。總管王翰建。戴希文詩。西郭雲連沙樹晚。前池風薦水花涼。卽謂此也。』

按。王翰廬州獨山人。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潮州路總管。（事蹟見明陳友定傳。阮通志二百四十一官績錄十一。周府志三十三官績。）据劉嵩記畧。王翰重建書院。贊之者有同知賂希仲。通判遂文約。推官周泌。經歷黃莊黃英。知事趙祐。教授林仕猷。太史元學賓。戴世昌。山長吳期諸人。

又按。光緒海陽縣志十九建置畧三。『王翰遷書院於大隱庵。在至正三十四年。』攷至正僅二十八年。縣志謂三十四年。殊誤。

又按。郭子章韓公二祠啓革云。『城南祠。至元間。郡守王用文創。祀韓文公趙天水先生陳文惠公。』郭氏誤王用文于至元仕潮。辨已見前。至稱其創祀韓文公廟。光緒海陽縣志金石畧二言。『其云創祀者。以由州城南始遷大隱庵故也。若仍故址。安得云創。』按自王翰新建韓祠于大隱庵。而州城南七里之韓祠廢。然大隱庵之祠。仍名城南。故人每與州南七里之祠混。

自此以後。潮州韓祠。僅有韓山城兩處而已。

明以後韓山城南二祠之沿革

韓山祠

明永樂十三年乙未（一四一五）知府雷春訓導鄧祐重修

按。永樂十三年重修韓祠者。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謂爲知府雷春訓導鄧祐。然周府志二十五祠典。僅舉雷春。而不及鄧祐。阮通志三十一職官表二十四。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雷春福建汀州人。永樂七年。（一四〇九）任知府。至明代潮州訓導。無鄧祐名。據郭氏文。可補其闕。

宣德二年丁未（一四二七）僉事顧立重修。教諭袁均哲記。

按。明宣宗二年（一四二七）重修韓祠者。郭氏韓公二祠沿革引古三陽志謂爲顧立。及阮通志二十職官表十一。顧立。餘姚人。監生。宣德元年。（一四二六年）任

按察司僉事。郭氏又云。教授袁均哲作記。攷袁氏記。今無傳。檢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光緒海陽縣志三十一陳察附傳。均哲。建昌人。宣德五年。(一四三三)任海陽縣教諭。依是知袁氏以五年庚戌到任。而撰記當在丁未後也。

正統四年己未。(一四三九)知府王源增修海陽丞江儀鳳建太山北斗亭於廟前。

八年(一四四三)四月源撰記。刊於石。

王源增修韓祠之記。正統元年(一四三六)巨魁作。撓韓祠。堂廉亭榭。瓦木盡拔。幾成荒墟。源廓其規制。岑緝宮園。夷置階阼。海陽丞江儀鳳。又益泰山北斗亭於當途。」

按。郭氏韓公二祠沿革。謂王源建祠。在正統己未。己未爲明英宗四年。攷王源撰記泐石。則在八年(一四四三)相去四年。據是王源蓋於四年建祠。而八年始刻石

紀其事也。

又按。王源。字啓澤。龍岩人。永樂二年（一四〇四）進士。宣德十年（一四三五）知潮州。事蹟具明史循吏傳。阮通志二百五十一宦績錄二十一。周府志三十三宦蹟。江儀鳳。開化人。正統間。任海陽縣丞。（見光緒海陽縣志十職官表二。）

天順五年辛巳（一四六二）參政劉煒重修。並立韓文公祠石坊。自爲記。
泐石。

劉煒重修韓文公廟記。『今幸備員廣東。得拜祠像……惜堂宇蕭頹。門庭荒落。不能爲公所慨。少閒。潮之縉紳。同知余佑通判許綱。義官黃尙年郭吾輩。聞余與此。卽羅拜於前。而曰存此舉。佑等素心也。但未有倡之者耳。於是城之耆彥陸英。陳鼎。郡庠生方輿。邑庠生戴明。咸率先以總其事。就各捐資鳩工。口日立石局以表門楣。易棟梁以新堂殿。開廊廡以便祀祭。重灰土以堅故基。復構旁所。以樂餘享。』

古今圖書集成職典一千三百三十八。『天順五年。參政劉煒立石坊。題曰韓文公之祠』。(順治朔州府志三同)

按劉煒記稱。『立石局以表門楣』。卽圖書集成所謂『立韓文公祠石坊』者。煒重修韓祠泐石之年。據碑記所載。爲天順五年辛巳。與府志同。惟郭氏韓公二祠沿革。獨異其說。謂劉煒重修韓祠。爲天順壬辰。(一四七二)考英宗復位。改元天順。自丁丑迄於甲申在位共八年。以干支之名。合年數推之。八年中。不應有壬辰。疑壬辰或爲壬午之譌。蓋煒立石在辛巳冬十二月。遲算一月。則爲壬午。謂修廟在壬午。說猶可通。

又按。劉煒。慈溪人。(明史。阮通志三百四十四宦績錄十四。周府志三十三宦績有傳)。余佑許綱舊志俱無考。

成化二十年甲辰(一四八四)御史徐瑁重修。侍講江朝宗記。

翁方綱粵東金石畧九。『蘇軾韓文公廟碑。明成化二十年春三月重刻於石。提舉廣東市

鮑前翰林侍讀學士古淪江朝宗撰記。敘重建祠宇刻石之事。云蘇碑經兵燹傾圮。弗立二百年。』

按徐瑁修廟。周府志祀典不載。瑁。直隸永平人。進士。（見阮通志十八職官表九。）江朝宗。字東之。四川巴縣人。景泰辛未（一四五一年）進士。（事蹟詳阮通志二百六十三誦官錄二黃諫附傳。）

宏治十七年甲子。（一五〇四）知府葉元玉重修。正德十年乙亥。（一五一五）按察副使林廷玉記其事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五祀典。『韓祠。宏治十七年甲子知府葉元玉重修。』

林廷玉重修韓文公祠記。『正德四年。（一五〇九）春。余……以按察使董嶺南學政。三月。抵潮試士。視學畢。謁文公廟。見其創制崇廣……因叩執惟是圖。時張守麻澤進曰。前守葉廷璽也。』

按。葉元玉。字廷璽。(周府志誤作廷璧。)福建清流人。成化辛丑(一四八二)進士。以戶部郎謫潮州。(福建通志有傳。)攷周府志職官表上。元玉爲潮州守。在宏治十三年(一五〇〇)。張時澤爲守。在宏治十八年。(一五〇五)(阮通志三十三職官表四同。惟張時澤誤作張時濟。)是元玉修此祠。適當其去官之年。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一五四六)知府郭春震重修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一千三百三十八。『嘉靖二十五年。知府郭春震修。七垣易以石。額曰泰山北斗。』(順治潮州府志七同)

按。郭春震修韓祠事。郭氏韓公二祠沿革周府志十五祀典亦載之。春震。字以享。江西萬安進士。嘉靖二十四年任知府。(周府志三十三官蹟有傳。)

萬歷三年乙亥(一五七五)副使金澗重修。郡人劉子興撰記。縣丞柴鉦泐之於石

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萬歷乙亥副使金澗重修。布政劉子興記。』

劉子興重修韓文公廟碑記。『萬歷二年（一五四七）藩大夫松澗金公飭備於嶺東。展謁公廟。瞻慕久之……遂檄郡縣葺而新之。既逾年。訖工。郡守汪君屬與爲記……

……其勤於程督。則縣丞柴君鉦。』

按。劉子興此記。泐石之年。爲萬歷三年乙亥。與郭子章所稱乙亥正合。金澗。浙江東陽進士。萬歷元年（一五七三）任海防兵備道。（見周府志三十 職官表。）記中所稱郡守汪君。其名審。江西弋陽進士。萬歷二年任。（見阮通志職官表廿四。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柴鉦。仁和人。（見光緒海陽縣志十職官表二。）

萬歷三十七年己酉。（一六〇九）知府金時舒重修。林熙春撰記。

林熙春重修韓祠碑記。『金公始欲專其力於韓廟。會藩臬入賀。以資望當行。乃屬守陳公應堂丞桂林楊君可成別駕劉君昭理豫章黎君道燦相與協謀曰。今日之事。民力竭矣

。經費余實任之。第日入粵入虔。時不可失。誰與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及相君力也。徽署邑令皖城阮君以臨宣令而布之民。仍與參軍張文棟口口口父老林逢器口口役。自春三月經始。於五月訖工。自原道堂以及廟門。莫不堅完。自一覽亭以及曲水。莫不爽塏。材無雜珣。工無浮食。材無口紕。民無口勞。適金公虔旋。輒偕郡邑落之。』

按。金時舒。字邦泰。福建晉江人。進士。萬歷二十四年。(一五九六)任潮州知府後升海防分巡道。(見阮通志三十三職官表二十四。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陳應堂。福建泉州南安進士。萬歷三十六年(一六八〇)任潮州知府。(並見阮通志周府志職官表。潮州職官題名記碑。)楊可成。臨淮舉人。任海防同知。黎道燦。南昌舉人。任推官。俱在萬歷二十四二十六等年。(見周府志職官表。光緒海陽縣志三十一金石畧二。)劉昭。字建明。四川富順貢生。萬歷三十四年(一六〇六)任潮州通判。(亦見周府志職官表。)阮以臨。字象原。桐城人。萬歷三十六年。由晉寧知縣攝海陽令。(林熙春城南書莊艸云。『歲在丁未(一六〇七)。古皖象原阮公以天子命

來侯吾潮之普寧。戊申。攝海陽令。』考戊申爲萬歷三十六年。而光緒海陽縣志職官表二。謂以臨三十七年。(一六〇九)任。與此異。以臨。阮通志二百五十一宦績

錄二十一周府志三十三宦績並有傳。)

崇禎三年庚午。(一六三〇)知府黃日昌捐俸重修。六年癸酉。(一六三三)

正月。自爲記泚石。(据碑刻)

按。黃日昌重修韓祠。周府志祀典不載。日昌。字源簡。福建晉江進士。崇禎三年知潮州。(見阮通志三十三職官表二十四。周府志二十一職官表上。阮通志二百五十一宦績錄二十一有傳。)

順治十四年丁酉。(一六五七)知府黃廷獻(按周府志祀典作廷獻。職官表作廷獻。職官表誤。)重修。而以唐進士天水先生趙德配享。列像於祠堂之左。

康熙潮州府志三。『順治十四年。知府黃廷獻修。吳穎題額曰百世師。仍於城南行祀禮。

以天水趙德配享。』

按。黃廷獻。遼東人。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任潮州知府。（見阮通志五十職官表四十一。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吳穎。字見末。號齋雪。江南溧陽人。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以刑部郎中出守潮州。（乾隆潮州府志三十三官績有傳。施閏章有潮州知府吳君墓誌銘。見愚山文集二十。又見碑傳第九十。）

又按。光緒海陽志二十建置畧四。『韓祠云入國朝。在城南者。順治十四年知府黃廷獻重修。以唐進士趙德通判陳堯佐配』。以廷獻所修祠爲城南。殊誤。

康熙十九年庚申。（二六八〇）知府林杭學重修。郡人曾華蓋撰記刊於石。

曾華蓋重修韓公祠及廣濟橋碑記。『潮有韓祠非一日……歲在丁巳（公元一六七七康熙十六年）刺史果庵林公祖下車……以庚申秋。捐吉鳩工。至今春告成。口口植之。蠶者易之。墉之圯者飭之。丹黝之漫滅者增飾之。自堂宇門廡。以及文昌

開曲水流觴之屬。莫不次第修舉。』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一千三百三十八。『康熙十九年。林杭學重修。祠故有官埔田地八十三畝七分。年帶租銀一十八兩二錢。坐饒平縣漳溪社金屋厝嶺等處。又守邑魏紹芳捐俸一十五兩。邑人翰林楊鍾岳捐俸十二兩。買揭陽縣楊鍾元戶內下田七十一畝。年帶租粟七十石。官民米二石零八升。坐落盤都大白寨等處。每年香火之資。』

按。魏紹芳。直隸文安舉人。康熙三年。(一六六四)任巡道。(見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林杭學。字宇武。江寧人。康熙十六年知潮州。(阮通志一百五十八宦績錄二十八。周府志三十三宦蹟有傳。)

又按。鍾岳有募韓祠緣田序稱。『丙午冬。(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與營邑縉紳。各捐資。卜吉。再塑重修之。使僧董其事。』是爲韓祠駐僧之始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一六九五)仲秋。巡道魯超題功不在孟子下一額于

廟內。今尙存。

按。魯超。號謙庵。會稽人。副貢生。康熙三十二年由通政出爲惠潮道。後擢廣東布政使。（阮通志二百五十六官績六。周府志三十官績並有傳。）

同年。知府張克嶷以祠爲僧典守。不合儒道。乃易民人。嗣以民不謹。逐去。仍屬之僧。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三官績。『克嶷由庶常歷部曹知潮州府事。始至謁昌黎祠。有僧來迎。詢爲守者。笑曰。昌黎有靈。豈能容此。立驅之。』

又二十三祀典。祠初招僧典守。康熙年間。知府張克嶷易民人。嗣以不謹。逐去。仍屬之僧。』

按。張克嶷。字偉公。山西聞喜進士。康熙三十四年知潮州。（阮通志二百五十八

宦績錄二十八周府志三十三宦績並有傳。方苞。有潮州知府張君克嶷墓表。見望溪集。又見碑傳集九十八。

四十六年丁亥。(一七〇七)大中丞范時崇重修。十月。潮州知府江都許錫齡將去任。撰韓文公祠堂記。泐於石。

按。大中丞范公重修韓祠事。僅見許錫齡撰祠堂記。他書皆不載。范時崇。奉天人。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任巡撫。(見阮通志四十三職官表三十四。)許錫齡。江蘇江都人。歲貢生。康熙四十五年任知府。(見阮通志五十職官表四十一。周府志三職官表上。)

雍正十二年甲寅。(一七三四)秋八月。知府渝州龍爲霖于羊城得退之書白鸚鵡賦。歸而摹泐于是祠之東壁。

按。龍爲霖。字雨蒼。（見雨村詩話十一）四川巴縣人。雍正十年（一七三二）任潮州知府。（阮通志二百五十八宦績錄二十八，周府志三十三宦績有傳。）

乾隆二十四年丁丑。（二七五九）知府周碩勳重修。徙祠內大士像於祠左。以唐進士趙德宋知軍州事丁允元通判陳堯佐清學使惠士奇配祀。重立蘇軾撰韓文公廟碑。惠潮嘉兵備道梁國治書字。

乾隆潮州府志二十五祀典。『僧於祠左奉大士像。朔望婦女焚香絡繹。知府周碩勳運同馬兆登知縣金紳僉議建小庵於山麓。徙大士像居之。』（按據光緒海陽縣志。大士庵雖徙。仍在韓祠左。）

按。周碩勳。湖南寧鄉舉人。乾隆二十一年由廉州府調任潮州。（見阮通志五十職官表四十一。周府志三十一職官表上。）馬兆登。乾隆間鹽運使司運同。金紳。字

爾佩。浙江山陰人。舉人。乾隆二十一年任海陽縣知縣。（光緒海陽縣志三十三列傳二有傳。）

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海陽縣令韓異又葺治之。

按。惲敬潮州韓文公廟碑文云。『潮州韓文公廟有二。其一在城南……其一在淳熙中。知軍州丁允元遷城南廟於城西。卽忠佑廟。自前明至本朝。春秋祀事。皆行於城西。嘉慶二年。知海陽縣韓君異葺治之。陽湖惲敬爲碑文郵之潮州。』韓異修韓公祠。府縣志並失載。今據惲氏碑文補入。

十六年辛未。（一八一二）知府溫承志重修韓文公祠之門額。據碑刻。

按。溫承志。山西太谷人。貢生。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任潮州知府。（見阮通志五十職官表四十一。）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海陽縣知縣史樸重修。(光緒海陽縣志二十建置畧)

按。史樸直隸人。進士。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任知縣。(見光緒海陽縣志十二職官表上。)

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廣東總督張之洞巡潮。檄知府巴陵方功惠勸帑大修。移祠左大士庵於山坡。拓寬界址。而翼以亭閣。山麓架石橋。以便往來。其規模瑰麗倍於昔。(光緒海陽縣志二十建置畧四。)

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方功惠撰記。書而刊諸石上。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五月。潮安縣長劉侯武募千金重修。韓山師範學

校校長惠來方乃斌撰記。廣東省教育廳廳長許崇清刊於石。

十八年（一九二九）二月。韓山師範學校校長將祠改建爲附屬小學。闢教室二。辦公室。成績室各一間。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四月。潮安縣長辛煜橋恢復祀典。定歲春秋分後三日致祭。廣東民政廳廳長林翼中作記。刊於石。

城南祠

明永樂間。指揮賴洪重修。增塑憲僉梁公像。

韓公二祠沿革。『永樂甲申。增塑憲僉梁公像。指揮賴洪重建。斯院前有池亭。扁曰「鳶飛魚躍」。』

獻徵錄。『（梁）觀沒於官。潮人哀思之。塑像韓山書院祀之。』

按。韓山書院卽城南祠。(吳澄韓山書院記云「取城東之韓山。以號城南之書院。」此城南書院名韓山之故。)梁觀。永樂十六年爲廣東按察僉事。分巡潮州。(阮通志二百四十五宦績錄十五周府志三十三宦績并有傳。)沿革謂永樂甲申塑梁公像。甲申乃永樂二年。時梁公猶在。疑甲申爲甲辰之誤。蓋永樂二十二年也。

正統三年戊午。(一四三八)知府王源重修書院前爲飛魚躍亭。(順治潮州志九)

天順七年癸未。(一四六三)參政龔毅市地拓之。(韓公二祠沿革)
嘉靖間。教諭陳察建原道堂。鄒守益爲記。

鄒守益記云。『虞山陳君。原習自太常卿貳。謫署海陽縣之教事。惻惻思進諸士于道……乃請於前郡守山陰王君袍。深以爲然。始與郡丞蕭君世科。郡倅陳君碩。計貲庸

而授厥事。既先後代去。功未用就。今郡守莆田丘君其仁繼坐。亟謀諸郡丞。劉君秉鑑。力圖厥終。胥和葺祠宇。復侵田。以樹風聲。鼎建原道堂。闢齋舍。以居諸士。』
(康熙潮州府志十一藝文)

按。城南祠自元王元恭拓建。仍舊爲韓山書院。吳澄記云。『建堂其上。扁曰原道。兩廡開齋舍。館諸生。』則陳察之建原道堂。蓋沿前規。陳察。常熟人。海陽教諭。王袍。字子章。浙江山陰進士。嘉靖二年任知府。邱其仁。字主靜。福建莆田進士。嘉靖九年任知府。劉秉鑑。安福人。嘉靖間同知。陳頌。晉江舉人。嘉靖間通判。並見周志府職官表上。蕭世科無考。

萬歷五年丁丑。(一五七七) 巡道副使夏道南重修後堂。曰明經館。潮陽

林大春書。(韓公二祠沿革)

按。夏道南。餘姚進士。萬歷五年海防分巡道。(見周府志職官表上。)

十一年癸未。(一五八三)知府郭子章重修。名堂曰浩然堂。

韓公二祠沿革。『城南祠。雖集誦讀。裂爲蓬華。予守潮。命海陽典史林汝瀚督工修葺。以光俎豆……查匿田八十四畝。上之巡道副使鄭公岳。批發祠中。并祠前塘租。永爲修葺之資。鄭公來祀。扁其堂曰三代遺英。(對聯不錄)後仍爲明經館。子章扁其堂曰浩然堂。(對聯不錄)浩然堂左右官房。爲齋宿所。前門內貯二碑。一刻蘇文忠公手書韓廟記。元總管靈武王那木罕立碑陰。刻元至正丙午重修韓山書院記畧。晉安劉嵩記。張泰書。一刻吳臨川澄韓廟記。碑陰刻文信國題雙忠廟沁園春。門前仍扁韓文公祠。門外新砌屏扁曰泰山北斗。潮陽林天春書。廟中原有文公并趙天水二士像。子章以其似浮屠。敬爲藏之。易以木主。』

按。子章。字相奎。泰和進士。萬歷十年。任潮州知府。(周府志宦績有傳)鄭岳。山東長樂進士。萬歷九年海防分巡道。林汝瀚。福建侯官人。萬歷十二年海陽典史

。瀚字。周府志海陽志職官表。皆作翰。見周府志職官表上。戴潞藤陰雜記載。京師土地神。俱祀韓愈。趙甌北有謁祠長歌。句云。幸未改塑浮屠像。注。潮州有公像。作浮屠形。郭青螺易以木主。卽本文。

清順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署巡道曾弘重建。(康熙潮州府志三學校)

韓江聞見錄。城南書院。國朝順治四年巡道曾公宏。又題額曰。昌黎過化。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巡道仇昌祚知府林杭學重修。改明經館爲原道堂。昌祚爲記。(光緒海陽縣志十九建置畧三)刊於石。

仇昌祚重建韓文公祠原道堂碑。『潮州府韓文公祠後。舊有明經堂一區。歲久頽圮。數十年來。無復議及修舉之者。予奉簡命。監守是邦。奮然起修復之志。檢澀臺得若干緡。兼謀諸府縣同志。共得若干緡。卜日興工。起於某。竣於某。落成之日。乃更明經之舊名。而易以原道之新額。蓋因韓子之有原道論也……爰伐貞珉。揭諸亭表。』

（據原潮州府志十五卷文）

按昌祚。山西曲沃貢生。康熙十八年。由同知升巡道。

嘉慶二年戊午。（一七九八）知府韓義重修。（光緒海陽志二十建置畧四）

按。韓義。乾隆五十五年。知海陽縣（見鳳臺記刻石）後升知府。（光緒海陽志三十
三有傳。）

又按。康熙三十年。巡道史起賢於城東藝夢悅祠別建韓山書院。城南祠之韓山書院
遂仍名城廂。專爲海陽生童肄業之所。院凡三楹。前爲文公廟。中爲講堂。後祀文
昌。同治十年。巡道張鏡重修書院。光緒二十七年。奉文改爲學堂。（見光緒海陽
志十九建置畧三）入民國。改爲縣立第一小學校。廟祀日廢。

附錄一 韓祠著述考

葉氏性談氏倫韓祠錄三卷（光緒海陽縣志二十九藝文畧）

未見（道光廣東通志一百九十藝文畧二注曰存）

四庫全書總目六十史經傳記類存目二。一韓祠錄三卷。浙江巡撫采進本。明葉性談倫同編。性里籍未詳。官潮州府同知。倫。上海人。天順丁丑進士。官至工部右侍郎。然是編前有翰林院檢討盛端明序。稱性編錄未成。以述職北上。倫時爲潮州知府。因續成之。考書成於正德甲戌。上距天順丁丑已五十八年。且作序之盛端明。爲宏治壬戌進士。上距天順丁丑亦四十六年。與倫似不相及。卽倫老而尙序。亦不應七八十歲尙爲知府。後乃忽至九卿。疑爲別一談倫名姓偶同也。其書首載韓愈遺像。及韓山書院鱉魚韓木諸圖。次唐書本傳。及愈謫潮州時所作詩文。次記祠制祭儀。及後人碑記

詩讀。未載趙鼎得全書院記。陸秀夫馬發祠記。以皆在潮地。故並錄之。其南珠亭記一篇。則又以潮之人物代與歸美於愈云。」

按。此書四庫提要據盛端明序稱。葉性編韓祠錄未就。談倫續成之。因題葉性談倫同編。道光廣東通志及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畧。亦皆以葉談著錄。今從之。葉性。閩縣舉人。正德間。潮州府同知。談倫。四川隣水人。正德八年潮州府知府。並見乾隆潮州府志三十一職官表。此之談倫。與四庫所稱天順丁丑進士之談倫。姓名同。而實各爲一人。

又按。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八史部有談倫韓祠錄六卷。又附錄一卷。著者姓名。稱談倫。而不及葉性。與四庫異。而卷數亦不同。二書或不類。惜未見其書。莫能詳之。虞山錢會述古堂藏書目三。有韓祠錄六卷。不著撰人名姓。疑卽千頃堂書目所收者。但闕附錄一卷。又錢謙益絳雲樓書目一亦有韓祠錄。不詳撰人及卷數。未審卽此書否。

王氏思韓祠錄

未見

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韓祠有二。一在河東韓山。一在城南……二祠沿革，近志未備。即王翰林思韓祠錄亦未載。

按。據郭子章韓公二祠沿革。韓祠錄葉性談倫所編外。尙有王思撰。王思。正德九年以言事謫潮州三河驛丞。談倫。則正德八年爲潮州知府。二人官瀾州。年相接。似王思韓祠錄。即談倫所編者。與四庫著錄同書。考四庫稱談倫續編葉性韓祠錄。成書於正德甲戌。正德甲戌爲明武宗九年。亦即王思謫三河之年。時王思初到官。其卽爲知府編纂未完之書。亦足成理。果爾。則韓祠錄蓋屢葉氏談氏王氏纂輯始成。然郭子章韓祠沿革。舉此書著者姓名。不曰葉性。不曰談倫。而曰王思。豈僅舉完編者姓名。而畧始編者與。今姑兩存。用俟再考。

郭氏子章韓公二祠沿革

存

此文初見載於順治潮州志十二。其後各府縣志皆載之。乾隆潮州志四十一錄此文。多刪節。題作韓祠沿革。蓋簡稱也。文頗長。其末附載古韓公文并韓祠田塘租穀。殊嫌冗蔓。惟屢引及三陽志。不特宋元間韓祠建置事蹟。賴以有徵。卽久淪之古志。亦藉以嘗其一樹。則不能謂無裨於考史也。

附錄二 韓亭考

韓亭。舊址爲揭陽樓。唐韓昌黎登覽地。梅宛陵所謂「更尋賢侯蹟書上揭陽樓」是也。（送胡都官知潮州詩。）俗呼爲侍郎亭。（輿地紀勝一百）或以其在韓山上。稱韓山亭。又簡稱韓亭。（順治潮州府志一。郭子章沿革攷云。「唐韓愈刺潮之日。嘗建揭陽樓。

故圖經以爲今之韓亭。即其地。是必有據。」咸平二年。陳堯佐倅嗣。登韓山。有詩曰。「侍郎亭下草離離。」似咸平中。是亭猶在。大中祥符三年。王漢爲潮州軍州事。重闢金山。自爲記云。「韓公會卽此山爲亭。以便游覽。人呼曰侍郎亭。今亭已久壞。」則亭已自大中祥符間頽圮矣。明一統志稱。「韓亭元延祐中張處恭建。」然宋孝宗時。楊誠齋有題韓亭詩。溯此而上。哲徽之際。劉允有一惆悵昌黎去不遠小亭牢落古松間」句。（允紹聖四年進士。故云哲徽間人。）是亭自王漢之後。廢而復興者屢。至元延祐。又有修造之舉。劉子與重修韓廟記。「廟左有亭曰侍郎。宋景炎間燬于兵燹。」似此。亭在景炎前尙存。郭氏韓祠沿革引古三陽志言。「元至正甲申。郡守張弼建思韓亭。知事張宗元記。」阮迪志曰。「韓亭亦名思韓。」是韓亭至正間。又有修建矣。自明以來。廢興莫由詳攷。清乾隆時。亭尙存。鄭昌時侍郎亭詩注。「亭在韓祠左。多木棉花。」其勝概可知。同光之世。亭又鞠爲茂草。迄今竟無修復之者。按。紀勝一百云。「韓亭在州衙。」別有侍郎亭條云。「侍郎亭在州東山。又曰韓亭

。』是宋時名韓亭者。有二也。

又按。阮通志云。『韓亭亦名思韓。後人沿譌有謂思韓堂在東山者。然亭與堂有別也。』按思韓。堂名。見輿地紀勝所引潮陽舊圖經。蓋北宋時建者。

附錄三 韓木考

韓木爲韓祠一勝蹟。潮州八景有韓祠橡木之名。今木已朽矣。而州人想慕者。久而彌殷。今輯錄前賢紀載於此。以存故實。其詞賦歌詠。詳見鄙著韓山志中。茲不具。

一。潮東山有亭。唐韓文公游覽所也。亭隅有木。蚪榦鱗文。葉長而傍稜。蒼老相傳。公所植也。人無識其名。故曰韓木。舊株既老。類更滋蕃。遇春則華。或紅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狀而小。每值士試春官。邦人以卜登科第之祥。其來舊矣。紹聖四年丁丑。藝盛。傾城賞之。未幾。捷報三人。蓋比前數多也。繼是榜不乏人。繁稀

如之。最盛者崇寧五年宣和六年也。今不花十五載。人材未遇。或時運適然。（王大寶韓木贊。節錄）

按。此文撰者。順治潮州志十二。雍正海陽志十一。皆作王大寶。康熙潮州志十二。誤寶字爲賓。其後雍正乾隆二府志及古今圖書集成。皆沿其謬。予別有考証。詳潮州藝文志卷十一。王元龜遺文條。紹聖四年進士。海陽三人。張參。劉允。陳洵仁。潮陽二人。楊獻章。陳仲達。崇寧五年進士。惠來三人。林經國。鄭民憲。夏侯履道。海陽一人。郭瑤臣。至宣和六年進士。海陽二人。劉昉。張希傳。饒平一人。張昌裔。（俱見周府志二十六選舉表）。王尚書所謂登第最盛之崇寧五年宣和六年。今可考者。不過茲數人而已。

一。韓文公曾卽東山爲亭。以便游覽。人呼爲侍郎亭。渡惡溪。陟峻嶺。嘉葩美木。亭已久壞。惟一樹獨存。（王漢金城山記。案此樹卽韓木）

一。韓木。圖經云。邦人以此卜登第之祥。其奏名多寡。視其花之繁稀。有無亦如之。

(王象之輿地紀勝一百)

一。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數十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暖。鱷魚無種海潭清者是也。(周紫芝竹坡詩話)。(亦見李商元南越筆記卷四。圖書集成職方輿潮州府外編之三。)

一。昌黎韓文公謫潮州守。從鄉中帶一木種。栽之潮州隔江山中。其葉厚而長。開花。白如柑橘實。人稱之曰韓木。宋時科舉年。潮士每以此覘科舉之事。開一花則次年一入登第。開五七年花。則五七人登第。此亦可謂之瑞木也。(夷堅續志後集二。)

一。予嘗校士(韓)山祠。求韓手植木不可得。今山中橡樹。特其所遺種耳。詳子章韓山校士錄序。序曰。癸未秋月。予偕二三僚友。蒼梧何君。石門梅君。滇南王君。聚諸文學諸生。講業韓山之陽。日亭午。振衣山椒。求志所稱韓木。不可得。予惟魯檜秦松。今尚蒼蘗。豈唐之植而潮獨遺。稍倦。坐翠微。父老折木枝。并進其實。予熟視之。橡也。以眎三君。三君曰。橡也。橡凡植。存存著地。潮人何神其名曰

韓木。且韓子奚取焉。父老曰不然。潮無橡。橡始韓子。韓植橡茲山。移其種之他。不橡也。故名曰韓木。木花於春。簇簇附枝而桃。邦人以下科與興衰。（郭子章韓江韓山韓木篇。節錄）

按。此文見順治潮州志十二。校士錄序。見乾隆潮州府志四十藝文。攷林熙春譚藝錄序四。『憶壬午癸未之間。先帥郭司馬守潮。會鐫韓山校士錄。予實錄中巖下桐也。』（文見城南營莊草七。）壬午癸未爲萬曆十年十一年。卽子章知潮之年。

一。唐昌黎韓公。以刑部侍郎諫迎佛骨謫嶺南。爲潮州刺史。旣去。潮人祀公于郡城之東滸。江山麓有祠在焉。祠之中。輪囷盤屈。老幹而無枝者。又有木存焉。迄今閱千百年。潮人於橡樹之蒼蒼蟲蟲如虬龍之攫擊。而不可方物者。名爲韓木。相傳斯木爲韓公刺潮時所手植。故不曰橡木。而曰韓木也。（張詔美韓木記。按。文見雍正惠來志十八藝文中。）

一。潮城之東有雙旌峯焉。峯之下。有樹一株。曰橡木。桃其花。而紅白。竝簇簇附枝

。郡人以之卜科名。峰爲韓公刺潮故遊處。木乃公所植。潮人不忘公。故號其峰曰韓山。木曰韓木。開乾隆甲子歲。橡木花稠。是科潮人科甲特盛。今存古蹟。有故榦盈尺。且化石。作漆光色。爲大埔李明經詩捷所取。畧作立體。奉爲韓公像。庚午辛未。余司事重建韓山書院及修公廟於雙旌峰麓。李擬以此木奉於院中書樓。題爲橡木樓。以開當道。未果行。李嘗屬余題詠。余有句云。「花開八代文章麗。榦倚南天星斗高。」蓋據其花繁以符者爲言。又云。「飄香幾閱科名盛。化名不知霜雪深。」則紀故榦之實也。（鄭昌時韓江聞見錄一。）

一。橡久不花。乾隆九年。歲次甲子。花忽盛開。或紅或白。簇簇附枝。士民歡忭。咸稱文明之兆。是科中謝文在等二十人。國朝鄉榜以甲子爲最。（林大川韓江記一。）按。此事周府志光緒海陽縣志前事畧并載之。謝文在二十人。俱詳周府志二十七選舉表下。）

潮州叢箸

潮州韓文公祠沿革

五二

張璉考

上 篇

明史三百二十四三佛齊條。『張璉作亂。官軍已報克獲。萬曆五年。商人詣舊港者。見璉列肆爲蕃船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云。』是說亦見明史稿。明史稿當卽明史之所本。亦見欽定續文獻通考四裔考清一統志。欽定續通考一統志則當據明史也。考張璉平定之紀載。明史列傳閩粵方志暨雜史及潮州明人文集。皆言被獲就磔於市。甚爲詳悉。其別記逃往外洋爲僑長者。惟外國傳此文而已。

近世史家或推璉爲殖民之長。（梁任公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或指爲僑商之首。（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人名大辭典。）皆據此孤文。竊意明史外國傳之載此事。不過姑存

一說。非以其盡屬可信。故於俞大猷陳瑄諸傳。仍敘璉被官軍所克獲。其不敢以此事爲實錄甚明。蓋此事有可疑者二。傅維鱗明書叙三佛齊與明史大致相同。惟無張璉此文。此其一。續文獻通考載。『萬曆丁丑。中國人見大盜林朝曦。在三佛齊列肆爲蕃船長。如中國市舶官。』(見李長傳中國殖民史引。按此亦非出王圻續通考。未知所云續通考爲何書。)與明史記張璉盡同。而別作林朝曦。則佔領舊港僑長。是否林氏。抑爲張氏。尙屬疑問。此其二。按林朝曦。明史譚綸傳及粵贛方志亦言被官軍所禽。卽謂爲朝曦。亦不可信。近李長傳爲中國殖民史。有張璉佔領舊港說。所本亦止明史外國傳。以史料缺乏。未敢遽下最後之定論。蓋此問題尙爲懸案。今試作解答。願海內外治中國殖民史者共討論之。

明書十四世宗紀。『四十一年六月。廣東盜張連伏誅。』(明史無此文。)又百四十一俞大猷傳。『饒平民張璉反。號張流官。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時胡宗憲已奉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下檄言。棄巢出。此自投死。

其速擊。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白曰。吾豈以一身之禍。而亡國事。乃具言璉雖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能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敵璉巢。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璉。明史二百十二僉傳明紀三十六世宗紀九。則並云『賊懼不出。用間誘璉出戰。從陳後執之。並執賊魁蕭雪峯。』(上文與明書全同。故不錄。按重纂福建通志二百六十七『嘉靖三十九年。饒賊蕭雪峯犯南靖。知縣殷伯固率兵拒戰。雪峯遁去。復犯龍岩縣。知縣湯相督兵禽斬之。』似以雪峯被獲在嘉靖卅九年。明史明紀以爲在張璉被執後。則在四十一年。兩說互異。)據此。知璉爲其黨所賣。被執於陣後。伏誅。激水志林。『嘉靖四十一年。奉詔會師二十萬。分爲七哨。大剿張連。兩廣兵駐潮州。福建兵駐漳州。江西兵駐建昌。贛兵駐汀州。監軍御史段顧言駐節贛城。紀驗功級。時督撫陸穩總江浙勁兵

六萬。屬參將俞大猷將之。連出攻漳州。諸帥乘虛搗巢。連急回自保。大猷計誘賊黨郭玉鏡等賣連以獻兩廣。以饒固其地。不肯予虔哨奪連去。連既禽。諸巢或剿。或撫。悉就平定。『天下郡國利病書八十一江西。』嘉靖四十年。饒平賊張璉稱亂。閩廣諸巢賊附之。夏五月。流入興國。自龍砂出梁口萬安及泰和。殺汪副使一中。執王參議應時。勢益猖獗。還過衣弟鄉長信里溫陂等處。焚劫一空。新督撫陸公穩遣安遠令石庫領黃鄉等兵禦之。擒斬渠魁數十人。賊敗走出境。四十一年。奉詔會師二十萬分爲七哨。大剿張璉。兩廣兵駐潮州。福建兵駐漳州。江西兵駐建昌。贛兵駐汀州。監軍御史段公願言駐節贛戍。紀驗功級。時督撫陸公穩總江浙勁兵六萬。屬俞參將大猷將之。連出攻漳州。諸帥乘虛搗其巢。璉急回自保。於是大猷計誘賊黨郭玉鏡等賣璉以獻。以饒固其地。不肯予虔哨奪璉去。璉既擒。諸巢賊俱無固志。或撫或剿。悉就定平。乃班帥。』兩書所紀盡同。足補明史明書明紀之不逮。後鑒錄四。『璉聚衆十萬。縱劫漳汀延建及寧都連城瑞金。攻陷雲霄鎮海衛南靖諸城。三省騷動。福撫游震得檄指揮王豪率三衛軍與福州

通判彭登瀛領鄉兵進剿。敗績。登瀛歸罪豪。震得執豪笞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伏。會副使汪道昆閱操。至教場。三衛軍大譟。格殺鄉兵數人。而請登瀛。聚城南久之始散。嗣後官軍不能剿。卽調狼達兵征之。皆不利。上憂之。總督胡宗憲上疏言中風。願乞骸骨。言官劾宗憲規避。宗憲不顧。先奏以三月十六日。旣而改四月廿日。所徵狼兵十餘萬。日費餉給。上召尙書楊博議。博奏遣都督劉顯參將俞大猷剿之。以萬五千人乘璉出寇。搗其巢。璉還顧失據。乃分賊四隊。且守且禦。官軍逼賊營。望其城柵甚麗。旁環以小寨。無慮數百。遂進逼城柵。而遣別將以火攻左右。焚其寨。賊大潰。乃懸購獲璉者萬金。官指揮。獲晚千金。官千戶。賊黨郭玉（按脫一鏡字）誘璉出擒之。並擒晚。於是逋賊林朝議葉槐李文彪余大春等皆前後被擒。合計擒斬共二萬餘級。俘獲解散共九萬。降者無算。』所記更詳悉。乾隆潮州府志三十八征撫。『懸賞購璉。明年六月。其黨郭玉鏡縛之以降。磔於市。』順治潮州府志三。康熙饒平縣志十三寇變。康熙惠州府志五郡事上。雍正海陽縣志八事集兵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一千三百三十八潮

州府部紀事。光緒嘉應州志三十一。所載璉被擒始末皆與此同。是璉固爲官軍所獲。可無疑也。重纂福建通志州外紀。『嘉靖四十一年。璉入南靖縣。未幾回巢。總兵俞大猷遣千總游瑞情副千戶許瀚計擒之。』道光廣東通志一百八十八前事畧八引劉顯傳。『璉等僭號紀元。勢日熾。張臬奏調兵七萬六千進討。都督劉顯僉大猷王寵領其衆。參議馮臯謨。僉爭臺甫渙。賀涇。張冕監之。斬首六千六百級。捷聞兵部。擬獻俘。詔就所在磔之。傳首三省。』子檢光緒同文廿四史本兩史劉顯傳。無此文。疑漏載。傳首三省。當指璉及其餘首寇。觀上諸書所記張璉被捕磔死皆同。知宮雖有其事也。

張璉被執。予於史志之外。別有徵證。林大春循良奇績詩序。『先是饒賊張璉既就擒。賊將土伯宣素梟黠難制。聞璉已爲官兵所縛。欲生劫以歸。乃僞射書城中。從公乞降。公佯許之。令同徵騎入。遂以擒伯宣。』此序見井丹集九。乾隆潮州府志四十藝文亦載之。又嘉慶潮陽縣志十八藝文上漏誤者姓名。公即何賓岩。大春又有賀督府張公平逆奏功序云。『璉以虛文妖書。徵禮儒士。以熒惑愚民。民愈搖動。乃督府大司馬進賢

張公壽奉命往征之。以嘉靖四十一年四月移軍潮州。先是帥過潮陽。有上書獻下。言便宜事者。因言賊衆。甚本易與狀。公笑曰。予奉命從諸將擊東南反者。吾知以順討逆。衆寡非所論矣。聞者驚服。後一月。果得璉。及其僞將伯官雪峰而下凡者而人。餘黨悉平。『又云。』方璉等之未就禽也。人心洶洶。以爲必不可得。方觀望焉。以徐俟其定。而彼亦且日以爲莫我誰何。豈知師未及陣。乃一鼓而禽之。〔此序見井丹集卷。張公即弼臬。〕又有陳一松平寇詩序云。『竇岩何公守潮之再期。爲今歲壬戌。〔按即嘉靖四十一年〕朝廷命督臣提帥十萬。會於潮。討逆賊魯璉。……卒誅璉及其渠黨。民賴卒存寧宇。而頌聲作焉。於是潮邑博劉君。暨學士之能詩者。相與歌之。彙卷謁予言爲引。予實與士民共被其休烈者。乃言曰。『……自嘉靖戊午。倭寇入我潮。始苦兵。已未庚申以來。倭數入。戶戶川血。所在無免者。吾笏人之雄璉。乃遂乘我有外侮。起而爲亂。輒僭稱孤。勢張甚。公至按牒刺變。豫爲軍興需甚備。……比璉就誅。公奏記督府曰。周營洛邑以化殷。齊城楚邱以靖衛。璉已死。爲今之計。則爲增樹縣治。而益置

戍守。庶可以永無禍患……』（此序見陳一松玉簡山堂集一。何卽何賓岩。事跡詳吳類順治潮州府志四官帥部。又邑博劉君。名紱。泰和歲貢。時任訓導。見乾隆潮州府志職官表上。）大春潮陽人。一松海陽人。且與張璉生同時。居同地。當由目擊。匪據傳聞。所記自無有訛。是謂張璉就誅於潮。此誠其鐵証。况通志又有詔就所在磔之。傳首三省之語。則璉之磔死。自爲其悉之事實。官軍之報告。未必杜撰者矣。

至於林朝曦。明史俞大猷傳云。『（既執璉。）遂乘勝征程鄉盜。走梁寧徐東洲。林朝曦者。獨約黃積山大舉。官軍攻斬積山。朝曦遁。後爲徐甫宰所禽。』又譚綸傳。『璉既滅。朝曦據巢不下。出攻程鄉。知縣徐甫宰嚴兵待之。而遣主簿梁維棟入賊中諭散其黨。朝曦棄巢走。綸及廣東兵追禽之。』二傳叙其爲官兵禽獲。言之鑿鑿。當亦可信。予攷險政撰陳大將軍傳。『嘉靖壬戌。潮州賊張璉僭號。勢連江閩。黨數萬。粵中大震。總督張公下令募驍勇諸兵法者。得萬戶。公獻策軍門。鑿鑿中款。張公奇之。卽署把總領兵事。璉既誅。林朝曦林朝敬勢張甚。公單往砦中。諭以朝廷威信。諸黨皆

解散。遂計禽朝曦朝敬磔於市。」（此傳見韶州府志十四。翁源新志九藝文。）又豫章書。『嘉靖四十一年六月。廣東盜平。南贛都御史陸穩。巡撫江西侍郎胡松。參政譚綸等。各賜銀幣有差。十月。函程鄉賊梁甯首至泰和懸示。初。張璉等平。獨程鄉巨賊梁甯林朝曦徐東州等出沒贛吉二府。平之不定。穩遣大猷引兵夜襲甯巢。甯懼。先遁。東州與官兵遇於武平。伏發。就禽。朝曦復約河源賊首黃積山。謀大舉。官兵乘積山無備。攻巢。克之。斬積山首。朝曦率其黨從銀場坑間道出攻程鄉城。知縣徐甫宰嚴兵待之。乃計遣主簿梁惟棟招安。說降其黨。朝曦窮。急棄巢遁。追禽於陰那山。並其弟朝敬等。』（亦見光緒江西通志九十六前事畧。）是朝曦兄弟亦在張璉誅後被磔也。

今知張璉朝曦皆在當時就獲磔死。則外國傳續通攷謂其爲三佛齊蕃舶長者。殊非事實。或爲別一賊首。未可知。而其誤被之璉或朝曦。則斷然也。璉朝曦既未逃往外洋。則謂其爲殖民之長。僑商之首。亦自外誤云。

王圻續文獻通考二百三十六裔攷。『嘉靖四十一年。廣東大盜張璉林朝曦黃啓荐

等。築城。紀元。建官。攻劫。上以都督劉顯參將俞大猷往勦。顯等陰賂璉。以脅從數百人就戮報捷。璉等遁入三佛齊國。萬曆丁丑。中國人見璉等在三佛齊列肆爲蕃舶長。泉漳人多主之。如中國市舶官體統云。』與明史稿所載相同。疑明史稿卽本此也。其言顯等陰賂璉。似於劉顯故爲謗議。攷諸書皆言平璉時。前後斬首累萬。謂以數百人就戮報捷。說殊近誣。以潮人紀載觀之。王說恐未可信也。

張璉本黠生。僞爲石璽。僭號稱帝。獻徵錄云。『璉。故饒平縣胥也。盜官銀。覺。入賊中。陰刻石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諸池。僞與衆漁。得以出。衆視之。大驚。以爲帝王符也。於是大埔賊蕭晚羅袍楊舜相與敵血推璉爲長。璉自號飛龍人主。封袍等皆爲王。』後鑿錄。『廣東賊張璉者。饒平縣之烏石村人。殺家長。亡命。投奪賊鄒八蕭晚。先刻石璽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諸池。詭泅水。得之以出。聚視。大驚曰。此帝王符也。敵血推爲長。知縣林叢槐。親往撫之。噤笑曰。塵埃中亦有天子哉。僭帝號。改元遺曆。開科署王侯丞相諸官。所居有黃屋朱城二重。』乾隆潮州府志三十八與此畧

同。有初爲庫吏語。此無。天下郡國利病書。『張璉故爲斗庫。侵欺挂法。遂以失計良家子稱亂。』紀元本末。『張璉潮州黜生。嘉靖三十八年與廣東林朝暉等引倭寇流劫。僭元龍飛。』(道光廣東通志引。)按焦茲毛西河。顧寧人。皆以璉爲庫吏。其爲盜之故。或謂盜銀。或謂殺人。爲說不一。紀元本末。更謂璉黜生。則三氏所未言。惟本末僭號作龍飛。與石璽所刻飛龍異。當有誤也。

璉橫行三省。舊史所載。郡國利病書九十六福建六云。『嘉靖三十九年五月。饒賊張璉僭稱僞號。襲陷雲霄城。是年龍岩南靖平和詔安各處俱被倭饒殺掠。草寇乘風竄發。郡無寧土。』又九十四福建四云。『辛未。饒賊張璉攻城。知縣姜遂初。協同官兵堅守……………俞都督大猷統兵屯扎柘嵩嶺。討平之。』重纂福建通志二百二十七明外紀。『嘉靖二十九年。饒賊張璉陷漳州鎮海衛。』『秋八月。饒賊張璉襲陷南靖縣。執攝事龍溪縣丞金璧。尋釋之。』『十二月。饒賊張璉寇龍岩縣。』『四十一年。饒賊張璉陷南靖縣。璉復入南靖縣城。』和平縣志二紀事。『嘉靖四十年夏。賊首張璉徐仁器等

劫龍川。是月十有四日。汀漳（原誤作瀘）惠潮之賊羣起劫燒。俘擄人口亡慮數百。龍之東壩及老龍四郡東水一帶。皆受其害。『龍川縣志八編年。』四十一年。大兵蹂龍川。兩廣軍門張臬。統狼兵數十萬。程饒賊首張璉。舟繫於江五千餘號。自老龍抵虎頭崗。環流三十里。駐泊半載。散兵彌郊野。環城人家房屋毀拆蕩覆無遺。鄉落七八十里皆罹其害。『石窟一徵一征撫。』嘉靖四十年。饒平巨盜張璉自號飛龍人主。封大埔賊羅袍等爲王。僭號紀年。勢日熾。絕永定連城餉道。斷汀漳官兵。取興寧長樂。又導倭夷犯潮州。提督侍郎張嶺（卽臬）討平之。璉旣滅。其黨林朝曦據巢不下。出攻程鄉。知縣徐甫宰。嚴兵待之。而遣王簿梁維棟入賊中。諭散其黨。朝曦棄巢走。及廣東兵追禽之。『歸善縣志一事紀上。』嘉靖四十一年。兩廣御史張臬。總兵平江伯陳王模。以討潮賊張璉至。『（光緒惠州府志十七郡事上同。）永平三志卷末。』四十一年兩廣都御史張臬平張璉。』明史胡宗憲傳。『兩廣平巨盜張璉。亦論宗憲功。』又陳瑄傳。『陳王謨出鎮兩廣。賊張璉。又王謨會提督張臬討平之。禽斬三萬餘。論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

又胡松傳。『江西巡撫胡松。以會討廣東巨寇張璉。及援閩破倭功。兩賜銀幣。』林熙春橫州知州夏錫中墓誌。『會潮寇張璉僭號。至勤朝討。總督張臬。原云中丞張公。按總督臬。或作臯。誤。府縣志俱作潮守張臬。攷廣西通志二十八職官表。張臬。進賢人。嘉靖四十年總督兩廣。道光廣東通志同。』以建中潮人。知潮事。檄從征。參帷幄。調兵食。璉平。臬疏薦。僅賜金。量移橫州知州。』〔城南書莊艸九。〕光緒香山志十三麥揮傳。『揮授肇慶軍門贊畫征潮賊張璉。有功。升鎮撫。』璉騷擾各縣。並平定後叙功。諸書紀載如此。管見所及。謹附錄以備攷。

張璉之名。羣書皆作璉。亦有異文。韶州府志陳璘傳石窟一徵征撫並作璉。明書世宗紀激水志林豫章書香山志麥揮傳則並作連。疑作璉與連者。或因與璉同音而譌也。

下 篇

西人 Du Haide 氏稱。『海盜 TehungSiao 橫行廣東海上。取 Macao 圍省城。皇帝因詔此等歐洲商人。給與 Macao。彼等遂得居之。』TehungSiao 日本藤田豐八譯作張四老。張四老之名。見史籍之記載者。鼎柴中國海島考畧云。『澳門舊屬香山縣。明季爲葡萄牙國人通商海口。後有大盜張四老。盤踞其地。勢甚猖獗。葡人整師擊之。羣盜以平。事聞於朝。卽以此島讓其建城居住。』又利類思不得已辨云。『嘉靖年間。廣東海賊張四老^叛。攘澳門。至圍困廣州。守臣召西客協援解圍。趕賊至澳殲之。是時督臣疏聞。有旨命西人居住澳門。至今一百三十餘年矣。』張西老亦卽張四老。卽 Tehung Siao 之譯文。此人。近代治中西交通史。皆謂爲饒平大盜張璉。日本藤田豐八倡焉。吾國何健民氏推行焉。

藤氏以西人有謂入寇斐律賓之中國海盜 LiFuHong (卽林鳳) 恐爲 ChangSiao 盜首之餘孽。又以海賊曾一本。爲吳平黨。而明徐中行引天目先生集熊公棹墓誌有云。『閩帥獲曾一本。先是平張璉等。執渠魁數人。吳平逃於安南。餘黨至是平。』因謂吳平亦卽張璉之黨。推之。當時海寇如諸良寶。林道乾。皆潮州產。均可謂係張璉之遺孽。此時潮州海盜之元祖。爲張璉。是所謂 ChangSiao 者。含張璉莫屬。因假定張璉行四。故稱四老。

何健民氏推闡藤說。以明穆宗實錄十四有云。『隆慶元年十月丁丑。廣東巡撫都御史李佑奏。『七月中。滴林村居民林肆等。獲漂流海賊張老等數人。聞於碣石衛掌印指揮李守京。巡撫指揮沈彌。守京彌素貪。執之索賂。未幾。林道乾餘黨二百餘人乘夜入衛城。奪老等去。』因謂此張老卽璉。初被擒獲。後汗吏索賂。未幾。又被奪走。又以馬六甲三寶山西坡墓碑有龍飛年號。近入攷爲廣州海賊張璉。流竄南洋。据地爲王。以龍飛爲紀年。執爲璉逃往南洋之証。(見商務本何譯中國古代南海交通叢考序言。)

按藤以吳平爲潮州產。故疑爲張璉之黨。考乾隆潮州府志三十八。『吳平。詔安四都人。旣爲盜。勢甚猖獗。同時許朝光林道乾會一本。皆推崇之。』福建通志二百六十七。『平漳州人。先從倭流劫廣潮。後遂自立黨與挾倭剽掠。漳泉二州。尤被毒。』無論平爲漳州人。或詔安人。然非潮人甚明。且其出身乃自倭寇。謂爲張璉部下。徧考史志。顧無明証。又乾隆南澳志八載『會一本。澄海人。』潮州志作詔安。賊吳平黨也。隆慶元年丁卯。聚衆數萬。攻掠閩廣。』一本確係吳平之黨。其平定在吳平之後。故閩師獲一本。而徐中行有其餘黨至是平之言。嘉慶潮陽志十二紀事。『倭自攻邑遁去。爲總督吳桂芳總兵俞大猷所破。值海風大作。多溺水死。至是吳平乃挾殘倭流劫惠州海豐等處。復轉入縣界。攻陷神山古埕諸鄉。會有閩廣合剿之命。平退保南澳。而閩兵先至。攻之。平得間遁去。因以小舟奔交趾。尋有見平死於海島者。』按平死。郡國利病書所載與此異。而遺孽會一本復起。』吳平亦倭黨。其被平定之地址在南澳。而明史俞大猷傳云。『湯克寬破吳平。敗之陽江鳥豬洋。』是與張璉處栢嵩嶺一帶。本無牽涉。

一爲海寇。一爲山盜。璉與平當時有無聯絡。不可得知。謂平爲璉黨。卽其部下。則殊非其實。徐中行謂先是平張璉等執渠寇等數人吳平逃往安南者。平張璉執其渠寇。卽指璉及林朝唏蕭晚等之被逮也。此係一事。吳平逃往安南。又係一事。徐意未嘗明指吳平爲張璉部下。因璉已被禽。而平又亡匿交阯。至是又平一本。潮寇盡弭。故連帶爲言。觀余此文上篇所引各史志載張璉之黨。絕無吳平名。而舊志所載吳平敗亡事。亦無關於張璉。可以明二人之關係如何矣。藤氏未攷當時史實。誤解徐文。遂遽謂平爲璉之餘黨。非也。至其据西班牙史家之說。以張璉爲潮州海盜之元祖。不知張璉實爲山寇。嘯聚山洞。據栢嵩嶺前後。稱帝。所居有黃屋朱城。自輿掠奪海上之海盜迥非同流。且明時潮州海盜非自嘉靖間始有。(詳乾隆潮州志征撫。)西人不悉潮州史事。妄謂璉爲潮州海盜元祖。殊爲誣妄。藤氏從之立說。尤爲誤矣。

張璉之稱張四老。史上絕無明文。故藤氏仍引爲憾事。而何健民氏乃採穆宗實錄爲其旁証。且欲以揭發張璉未曾捕死而逃往外洋之事實。不知實錄所載。林肆所獲漂流海

賊。行徑殊非舊日擁萬衆稱帝號之張璉。縱其時已敗亡。恐亦不狼狽至此。且張老爲林道乾餘黨所奪。則爲道乾舊部甚明。張璉雖敗。亦當不流爲道乾部下至爲漂流海寇也。張老何以必爲張璉。願無的証。然則以此遂謂張璉曾逃亡海外者。誠臆測之論矣。至謂三寶山有龍飛古碑。遂以定璉曾遁外洋爲王。不知張璉僭號。其始乃陰刻石璽爲飛龍傳國之寶。具見毛西河後鑿錄周碩勳乾隆潮州府志。而焦竑獻徵錄黃釗石窟一徵皆云。璉自號飛龍人主。是當作飛龍。李兆洛紀元編韵。有龍飛。注。明廣州賊張璉。何氏引近人說龍飛爲廣州海賊張璉。當是本此。然李書曰龍飛。旣未是。曰廣州。則亦大誤。紀元本末。『璉僭元龍飛。』又紀元編上僭竊。『龍飛』。注。『見紀元韵叙』。是作龍飛者。雖紀元諸書皆同。然觀石璽所刻。實爲飛龍。焦竑去璉未遠。說必無誤。况飛龍龍飛。不過一字之倒置。自易涉謬。然則作龍飛者。恐不足據矣。至謂璉爲廣州海賊。然璉實爲饒平人。且其騷擾地域。雖及閩粵贛三省。其兵力顧未會及惠陽以西。謂爲廣州賊。自爲謬妄。紀元編廣州之州字。當爲東字之誤。造曆條作廣東。可証。以此知近人所

考之不足信。何氏據之。尤爲無識。又攷張璉僭號。不止一次。後察錄。『改元造曆。開科。署王侯丞相』。紀元篇僭竊。載『廣東賊張璉。改元造曆。』注。『嘉靖三十八年。』又韻補。造曆。注。『明張璉』。是璉稱飛龍後。又改元造曆。蓋飛龍乃僞爲以欺人者。非正式年號也。今使璉曾逃往外洋爲王。其後僭號。未必以龍飛爲紀年。設退一步言之。璉曾號龍飛。亦不應以三寶山古碑有龍飛之號。遂必其爲璉之紀年也。

至以張璉是否卽張四老。亦有問題。考璉作亂之時。與四老奪澳門葡人圍殲之時亦不合。海客協殲 *Chang Si Lao* 之年代。有二說。利類思不得已辨。撰成於康熙四年乙巳。卽西曆一六六五年。其言張西老被殲。至今一百三十餘年。由此上推一百三十餘年。適當嘉靖十年至十四年間。此一說也。 *De Guignes* 謂此次海寇之削平。在一五六三年。卽嘉靖四十二年。後澳門被踞者六年。考澳門被踞。 *Pinto* 氏云。一五五七年。卽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一五五七年。距五六三年。恰六年。知 *De Guignes* 說不誤。則海寇之削平。當在一五六三年。而其爲禍。則在一五六三年（嘉靖四十二年）

前。可斷言。此又一說也。考廣州府志香山縣志。嘉靖十年至十四年海寇之亂。實無攘澳門圍番禺而假葡人之力削平之事。張維華氏曰。『利類思姑舉其說。未可爲據』。(佛郎機傳考釋。)是第一說未確。可以不論。第二說謂削平在嘉靖四十二年。後張璉平定一年。而先柘林海兵叛亂一年。柘林海兵叛。曾犯廣州。西人所稱。或指柘林事。藤田曰。『張璉事在柘林海兵叛亂前僅隔三年。(按此指璉初亂之年。非平定之歲。)柘林係潮州饒平縣內之海口。故與海兵叛亂事極易被人混同。或海兵等借璉之名未可知。』*Du Haede* 氏混同兩者。將張璉即。(Tchang Si Lao) 視爲叛兵首魁。然叛兵首魁爲譚允傳及盧君兆。其非張璉固無論矣。』藤氏乃以 *Du Haide* 說爲誤。是取 *Macao* 圍省城。當非 *Tchang Si Lao* 其人。張維華曰。『張璉之亂。爲禍甚烈。頗爲時人稱談。西人不察。僅就傳聞所及。遂以張璉即葡人助討之海寇。且以中國有厚賞夷目之事。遂思葡人据有澳門。亦卽此時所讓予。實則誤矣。』亦以西人說爲誤。視藤氏論爲尤實。張璉之平定。與柘林事。相差一年。日璉實山寇。非海盜。又從未入寇廣州。安得云橫

行海上。取澳門。圍番禺乎。時事並牴牾不合。知西人所說之事實。常非饒平大盜張璉。惟云 Tehang Si Lao 又似爲張璉之對音。(胡炳南曰。張士流(Chang-Si-Lao)流。璉·雙聲。士流合音近璉。)然則如藤氏張氏之說。西人雖事實上誤叛兵之首爲張璉。然意中乃以 Chang Si Lao 指張璉也。不然。則 Chang Si Lao 當另爲一人。蓋苟以指璉。則有二誤。一。誤以四十三年柘林事件爲四十二年。二。誤以賊首譚允傳爲璉。夫西人紀載之糾誤。固未曾無可能者。惟藤氏假定張四老以張璉行四。故名。張維華則疑張四老卽張璉別號。則咸爲推測之語。非有明証。蓋史籍從無張璉又號稱張四老之明文。此藤氏所自知也。

考舊時盜首號曰老者。至多。如劉香老。大功老。長老。此附名而稱老者也。如李新老。則兼姓名而稱老者也。如總管老。則以官號而稱老者也。如詹八老。則以姓與行輩而稱老者也。如楊老卽附姓而稱老者也。此種以老稱者。往往其土名獨著。而真以反晦弗彰。今 Chang Silao 者。是否張璉之對音。抑爲張四老——卽以姓與行輩而稱老

者——抑爲張西老——卽兼姓名而稱老者——故記歧異。且無張璉卽張四老或張西老之明文。究難遽定。然當時張璉乃以璉名聞於世。未曾稱爲某老。苟 *Chango Si Lao* 卽張璉之對音。則始可指爲張璉。設其不然。則西人之誤以叛兵首魁爲璉。當以張璉稱之。決無用其別號之理。且璉之別號。不載於中國史籍。而反習見於西史。恐難爲信。與柴考畧稱張四老。未必爲璉。今考張璉事跡與西人所述之 *Chang Si Lao* 事蹟迥異。荷西人不會誤會璉事。則其所言當爲別一賊首矣。藤田假定 *Chang Si Lao* 卽張璉。意在証西人 *Du Halde* 之說爲謬誤。卽謂張璉已於嘉靖四十年（按藤氏誤。當作四十一年。）被吳桂芳俞大猷等所禽。與柘林海兵叛亂事無涉。而 *Du Halde* 氏乃誤混兩事。故將 *Chang Si Lao* 視爲叛兵首魁。說甚可取。而何健民氏譯其書。以藤氏釋 *Chang Si Lao* 爲發前人所未發。妄爲推闡。以穆宗實錄之張老卽璉。欲以牽合外國傳張璉之說。藉証璉雖敗。而未爲官軍所磔。誠恐違藤田本意矣。徐中行熊梓墓誌言。『先是平張璉等執渠魁數人』。則張璉時當已被逮。夫張璉破磔。明人皆如是言。自無可

疑。外國傳所述。未可置信。然人多據之以疑他說。遂使張璉事蹟終無明白之日。近頃何先生所論。別有新証。更可爲外國傳張目。然其謬實不可諱。故復辨之。仍祈方聞有以是正焉。

民國廿六年七月十日作於國立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

觀本文上篇。所列關於張璉被獲磔死之証據。知當時官軍之報告。非出於杜撰。而明史外國傳孤文所載。止是傳聞。不足爲實錄也。至西人所記 Chang Si Lao。苟非誤取平璉事。與柘林案相混。而謬指爲璉者。則張四老或張西老當非張璉。亦可斷言。

頃讀劉繼宣東世徵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第五章明代之南洋拓殖。其三佛齊國引續文獻通考。『萬曆丁丑。中國人見大盜林朝曦。在三佛齊列肆爲蕃船長』等語。又舊港國引明史外國傳三佛齊條。『萬曆五年。商人詣舊港者。見璉列肆爲蕃船長』等語。附案曰。『三佛齊與舊港自元末非一國。明史混之。』今案。劉史以張璉林朝曦之爲

蕃舶長。爲二人二事。故分繫於二國。意欲有所折衷。而實亦不然。蓋二書所載。其人異而事則同。明史言舊港卽指二佛營。言萬曆五年。卽丁丑。(一五七七)又言列肆爲蕃舶長。如中國市舶官。由中國人所見。與續通考盡同。是爲一事。而二人相蒙混甚明。以林朝曦爲礎黨。故易被誤會也。劉氏分爲二。殊誤。十月一日又記

古海陽考

周書王會言八方所獻。『海陽大蟹』。潮州府縣志皆以爲朔州海陽縣貢獻之始。明郭子章朔州沿革考言海陽縣名最古。按周書此語爲証。吳穎修府志依郭書爲說。其後林杭學胡恂周碩勳諸府志暨張士璉海陽縣志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集成蓋據林府志）皆仍之。今錄張縣志以示例。其言曰。『周成王十四年。東越海陽貢蚌蛤。汲冢周書云。』成王定四方貢獻。東越蚌蛤。甌人蟬蛇大蛋。海陽大蟹。』註云。『東粵甌人皆交州屬。』蓋自湯定南越獻令之後。大蟹始著於海陽。亦獻令之一端也。』（張志八事集雜記）按周書原文『東越海蛤』。不作『蚌蛤』。孔氏傳。『東越則海際。蛤。文蛤』。又志引注。『東粵甌人。皆交州屬』。周書云。『甌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依俞樾讀。見群經平議七）。孔傳。『東粵。甌人也。交州蛇爲上珍』（甌一作歐）。下句一作『北交州。蛇特多。爲上珍也』。何秋濤曰。『北當作比。比。近也』。是張志引文亦誤。秋濤又曰。

王會此篇。甌人次於于東越干越之間。則其非珠崖交阯之甌。灼然可見。注又云。交州蛇爲卜珍者。引以証食蛇之事耳。非謂此甌人卽交州之甌也。言甚明覈。而張志以爲交州屬。尤謬解注而妄著論。周書。海陽次於甌越之後。會稽之前。是海陽地必近會稽。而志被之潮州。以潮地秦前隸東越。非臆說而何。下文言南越。又似以南越賤東越。益糾結而不清矣。

惟潮州。北有梅嶺之障。與中州未易交通。謂僻在懸溪之海陽縣（今潮安）。周成王時而有『盈車大蟹』之貢。殊難置信。潮州海陽縣。晉始置。厥名起於後世。尤不得指爲周書之所云。然則周書之海陽。當別有其地矣。

孔晁注曰。『海水之陽。一蟹盈車』。不云地名。王應麟補注曰。『史記。蘇秦曰。楚東有海陽』。蘇氏語本見楚策。策云。『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海陽。鮑注云。『海之南耳。非遼西郡也』。與孔注同以爲汎稱之名。然蘇氏舉其名。與巫郡。蒼梧對稱。則爲專有地名無疑也。劉伯莊言。『楚

并吳越地。東至海。海陽蓋楚之東南境。亦未能確指其所在。吳師道引盧藏用曰。『在廣陵東。今揚州海陵縣』矣。程恩澤不主盧說。而以爲潮之海陽。云『地理通釋。楚威王六年。敗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左傳。楚奄征南海。則自春秋以來。楚已跨及蠻越矣。若僅以今揚州府泰州當之。似不足以盡其疆域。』（國策地名考七）予觀蘇秦所言楚四境之地。皆舉其著。東之夏州卽漢陽。左傳。『楚莊伐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是也。海陽又在夏州東。若以爲潮之海陽。則去漢陽殊遠。雖楚疆域甚博。然較黔中之與巫郡。洞庭之與蒼梧。甚不相稱。若云其地如漢之揭陽縣。跨有豫章南境。則當云東南。於『楚東』二字。尤未盡合。

然則其地果何在耶。間會博考衆說。惟何秋濤最爲詳覈。其言曰。『海陽後爲楚地。……當在今江蘇蘇州府常熟縣北。蕭齊嘗於此置海陽縣。屬南徐州晉陵郡。所以知其然者。……吳越春秋云。『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欲入胥門。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云云。子胥乃與種蠡夢曰。『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爲汝開道貫城以

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吳越春秋漢人所作。其時近古。於古地名當不舛錯。所云海陽在吳之東。正常熟之海陽也。與楚東之形勢正合。凡蘇秦所言列國地名。皆舉其最顯著者。王會篇之海陽。卽此無疑矣。若晉徐州廣陵郡有海陽縣。當在今江蘇揚州府境。劉宋廣州義安郡有海陽縣。卽今廣東潮州府海陽縣治。此二海陽。雖在楚東南。然未見於周秦之書。蓋名起於後世。非其地矣。又漢遼西郡有海陽縣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西北。其地在東北陬。非楚之東南境。或以爲此篇之海陽。果爾。則不應列於甌。越之間矣。其說非是。』(王會篇箋釋上)。王會篇國策之海陽。何氏所考。得之矣。

史記高祖功臣年表。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又有海陽齊信侯搖毋餘。注云。『以越隊將從(高帝)破秦。入漢(潮中雜記「漢」作「關」)。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侯千七百戶(史記作「百」)。六年三月庚子封。九月薨(史記無九月語)』。此海陽舊無注釋。後魏酈道元始以爲在遼西。其濡水注云。『新河故瀆。自右北平昌城來。東出。合封大水。

謂之交流。又東出海陽縣。合緩虛水。又合素河水。又至九澗口。分爲二。一南注海。一東逕海陽縣故城南。高帝封搖毋餘爲侯國。魏土地記曰。「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陽城者也。」漢書地理志。遼西郡有海陽縣。故酈氏依以爲說。其後清一統志(十四永平府二)錢大昭(漢書辨疑六)大昕(廿二史攷異二)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八)沈欽韓(漢書疏證三)等皆從之。

唐司馬貞爲史記索隱。又別爲說曰。「毋餘。東越之族也。海陽亦南越縣。地理志闕」。(索隱六)。按此文言毋餘爲東越族。下文忽言南越縣。又用「亦」字。於文理不順。疑或有誤。(南字似當作東)。然後人因索隱有「亦南越縣」語。遂以爲毋餘必封潮州之海陽。羅泌路史國名紀二云。「海陽見王會解。漢之揭陽。亡餘所封。是今潮之海陽縣。潮舊謂南越地。二越之間爾。」是直以爲漢之揭陽矣。郭子章撰潮中雜記。言。「海陽之名。始於搖毋餘。蓋秦以來有此縣矣」(見圖書集成潮州府志引)。於是潮州府縣志皆以毋餘爲「封爵之始」(吳林胡三府志。雍正光緒海陽縣志并同。)書之於職官(阮元道

光廣東通志及諸潮州府志。海陽縣志皆有之。祀之於名宦（順治潮州府志十二古今文章。郭子章請從祀名宦議云。『海陽侯搖毋餘。從漢高帝滅秦。破項。爲東越功臣之最』云云。故舊志載潮州名宦祠。祀有海陽侯搖毋餘。而搖毋餘者。儼乎潮州官員之元祖矣。考潮州沿革者。亦因索隱而言海陽爲南越縣。秦時已置焉。阮通志曰。『考封搖毋餘。在高祖六年。毋餘乃東越之族。以都尉擊秦。都尉亦是秦官。疑卽秦時海陽之都尉。當時卽以所治封之也』（亦見光緒海陽縣志一沿革。光緒嘉應州志三十二叢談）。又光緒嘉應州志二曰。『或曰。海陽。漢初屬南越。高帝何得封侯。不知此乃虛封。如象郡。桂林。南海。高帝時尙屬南越。遙虛以封吳芮耳。然則武帝開南海郡六縣。何以無海陽。此殆開縣時併諸揭陽也。海陽之名已久。所以晉人復因而置縣耳』。又三十二叢談曰。『元和郡縣志。『晉置義安郡海陽』。意者當廢於後漢。在晉復立耳』。又光緒海陽縣志一曰。『海陽侯封於漢。索隱又明言。海陽南越縣。地理志闕』。不得謂西漢時無海陽也。故阮通志又引太平寰宇記云。『潮陽本漢晉海陽地』。樂史之言必有所據。是亦未嘗

專據地理志斷西漢爲無海陽也。於是世以秦漢間南海郡有海陽矣。

以海陽在遼西或南海。二說均未的。謂封於遼西。則地太遠。雖云「越境而封。亦間有之事」(周壽昌語)。然毋餘子孫世居餘杭。自與遼西無關。且索隱言地理志闕。則此海陽非遼西郡甚明。若謂爲潮州之海陽。則「晉始置爲縣。且其時地屬趙佗。高祖安所取而封之」(梁玉繩語。見史記志疑十一)。謂爲虛封。然漢書明云千七百戶。非封而何。至其據寰宇記潮陽條「潮陽本漢晉海陽縣地」一語。執以爲漢南海有海陽之證。然檢寰宇記百五十八海陽條但云。「縣本漢揭陽縣地。晉立郡於此」(元和郡縣志三十五亦同。又御覽百七十二引十道志同。樂史蓋襲此)。又潮州條云。「亦古閩。越地。秦屬南海郡。秦末屬尉陀。漢初屬南越。後屬南海郡。東漢因之」此語亦見十道志。絕不言漢有海陽縣。豈有言海陽事。略於本條而反詳於他條乎。所謂「潮陽爲漢。晉海陽縣地」。「漢」字必爲衍文(又使漢時有海陽。其地亦必不如今日之狹小)。乃執爲證。誣矣。

南越志。「海陽縣南十二里卽大海」(寰宇記一五八引。又與地紀勝一百廣南東路引)。

。又郡縣志。『南濱大海。故曰海陽』。此海陽縣之形勢及其得名之由也。海陽處海陬。極瘴毒之惡。宋時尙爲毒蛇窟宅。宋史五行志乾道十年潮州野象數百食稼。况遠在秦漢。其害當益難究詰。豈有以開業之功臣。而封於蠻貊之地哉。輿地廣記。『海陽縣。漢揭陽縣地。屬南海郡。東越王餘善請以卒八千擊南越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卽此地也。後置海陽縣。爲義安郡治』。蓋古地志無以秦。漢南海有海陽縣者。而索隱南越一語。非有所本。實未足信。遽依爲說。亦見其乖離而已。

前兩說。梁玉繩亦並以爲非。而別依國策吳注引盧藏用謂在揚州海陵。然國策之海陽究非漢縣。周壽昌駁之是也。

愚意毋餘所封。當在今江浙間。如何秋濤所說江蘇常熟之地。越絕書二。『搖城者。吳王子居焉。後越搖王居之。稻田三百頃。在邑東南。肥繞水絕。去縣五十里。』又云『通江南陵。搖越所鑿以伐上舍君。去縣十五里』。是搖地不在吳。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証十搖氏條云。『勾踐之後。東越王搖子孫。以王父字爲氏。漢功臣表。海陽侯搖無

餘。本越將。以都尉擊項籍。千七百戶。謚齊侯（按脫一信字）。子哀侯昭襄生康侯建。建生襄侯省（史漢「襄」併作「哀」。此誤）。六世孫不更未央生賢爵。關內侯。世居餘杭。』姓繡三『搖注引姓攷云。勾踐之裔。東越王搖後。因氏。千家姓云。會稽族。漢書有海陽侯搖毋餘。』此搖氏非封於遼西及南海而在江浙之明証也。徐廣曰。『搖。東越之族也。』毋餘蓋越搖王後。故封於楚東海陽。子孫世居餘杭。楚東之海陽。不見於漢地志。故索隱云。『闕』。亦相應也。

由是言之。古楚東海陽。實處今常熟東南濱海之地。自周書國策史記吳越春秋。其地望皆指此。後世以爲在遼西或南海者。殆因同名牽涉而誤矣。

潮州叢著
古海陽考

十

海陽山辨

張士璉雍正八年海陽縣志八事集雜記。誌海陽縣轉餉之始云。『秦始皇帝使南海尉屠睢伐百粵。以史祿轉餉。鑿渠海陽山下。通糧道。併收灌田之利。民稱「靈渠」。』考吳穎順治十八年潮州府志。林杭學康熙二十三年潮州府志。胡恂雍正十年潮州府志。俱有此條。文并同。是張縣志蓋採自諸府志也。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一千三百三十八潮州府部紀事。盧蔚猷光緒廿六年海陽縣志卷二十四前事畧。又卷四十六雜錄亦有此條。以上諸書。皆以史祿鑿渠在潮州海陽縣海陽山下。故載是說。

今按潮州海陽縣海陽山。郭子章郡縣釋名云。『海陽縣名最古……今城北二十里有海陽山。』明一統志八十云。『海陽山在海陽縣境。因南有大海。故名。』阮元道光二年廣東通志 百六山川略七云。『海陽縣有海洋山（據輿地紀勝）在縣北二十里。高四十八丈。周圍三里。南望大洋。晉名縣以此（據廣東輿圖）。』上諸紀載。大致相似。惟阮

通志據紀勝作「海洋山」。考紀勝一百廣南東路潮州景物下。『海陽山在海陽縣』。清·統志二百四十四引并同。又廣東圖說三十二。『海陽山。城西北二十里』。皆作「海陽」。是作「海洋」者誤也。

考海陽縣。晉置。其稱縣曰「海陽」者。明一統志八十云。『海陽縣。本漢南海郡揭陽縣地。晉屬南康郡。義熙中。置海陽縣。爲義安郡治。以南濱大海。故名。』是或因海陽山南望大洋。而置縣則近海陽山。故取山名以爲縣名耳（光緒海陽縣志四輿地畧三。『海陽山去城北二十里……距城西北十里曰陽山。其地名海區。依山而野。南盡平原。或疑置縣當在於此。』蓋晉時置縣恰近海陽山也）。是山處絕微。瀕大海。荒僻遼夏。固不需糧道以資交通。謂史祿鑿渠于此。於理似未合。

方輿紀要一百三別載。『史祿（按原作越。非。）轉餉。留水揭嶺。』揭嶺。或謂即今揭陽縣西一百五十里分抵興寧海豐界之揭陽山。溫仲和曰。『非也。祿轉餉。必自北而南之境。何能深入百越。』（見光緒嘉應州志考水道提綱紀揭陽山之形勢云。『揭陽

山）有龍川縣東南之天柱山。又南爲大梧山。又南爲水安縣東北之紫簾山。鷄公嶂。又東爲天雲嶺。爲排嶺。又東南爲北琴江。北岸山。又東爲嵩螺山。又東稍北爲瘦牛嶺。爲飛泉嶺。其東南爲貴人山。龍發山。雙山石母山。其北爲揭陽山。連峯相接。爲五嶺極東南之委。『此可見揭陽山脈所屬之廣。其西北複嶺重岡層巖峭壁。聯綿盤互。與五嶺之系接。此揭陽山。尙非史祿足跡所能至。况海陽山遠在海區。高不滿五十丈。周僅及三里。其非史祿所到之地。明矣。

史記主父偃傳。嚴安上書云。『秦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白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逃遁。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擊之。秦兵六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及嚴安傳。俱作「尉屠睢」。無「佗」字。索隱分佗及屠睢爲二人。梁玉繩曰。『南越傳無尉佗攻越事。乃尉屠睢也。』史記志疑二十四案淮南子人間訓正作尉屠睢。其言當日攻戰之事甚詳。文曰。『秦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繚城（一作成）之餽。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郡。一軍守南野

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以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高誘註。鍾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南海。南野在豫章。餘干在豫章。『屠睢五軍所到。數以今地。當在湖南南境。廣西東境。廣東北境。中境。西北境。及江西西南境。是其時兵力猶未及于大庾東南。故守南野之界。而結餘干之水也。海陽處南越極東南之境。西北有梅嶺。揭嶺之障。漢出師入東粵。出梅嶺者。由贛。汀入。』陳壽祺說。見左海文集。輿地廣記。『漢。閩。越反。武帝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是其証。屠睢之師屯於豫章。正在梅嶺之外。何能深入海陽哉。是又史祿鑿渠通道。非在潮州海陽之別一証也。

然則「海陽山」。「靈渠」。果何在也。攷高誘《間訓》註。『監祿。秦將。鑿通湘水。灑水之渠。』今祖望《困學紀聞》箋。『監祿者。史祿也。渠乃零渠。』《翁輯紀聞注》十二考

史）依是知在桂林境矣。唐魚孟威桂州重修靈渠記：「靈渠乃海陽山水一派也。謂之灑水焉。舊說。秦命史祿吞越嶠而首鑿之。」（文苑英華。又見光緒廣州府志七十五前事畧引。輿地紀勝一百三靜江府碑記。此文題無「桂林」兩字）。御覽六十五引臨桂圖經云：「灑水出縣南二十里柘山之陰。西北流至縣西南。合零渠五里。始分爲二水。昔秦命御史監史錄（按此作「錄」與因學紀聞注同。疑當作「祿」。）自零陵鑿渠。出零陵下灑水是也。」（按太平寰宇記與此畧同）唐書四十三上地理志云：「理定有靈渠。引灑水。故秦史祿所鑿。後廢。」按理定本與興安。至德二年更名理定。唐屬桂州。亦桂林地。又宋史九十七河渠志云：「靈渠源即灑水。在桂州興安縣之北。經縣郭而南。其初乃秦史祿所鑿以下兵於南越者。」又輿地紀勝一百三廣南西路靜江府古跡云：「秦鑿渠」。在興安縣。卽秦御史史祿所鑿。」（紀勝靜江府景物上別有「靈渠」條。又清一統志三百五十六。靈渠。宋史溝洫志。或謂之「秦鑿渠」。）由是言之。史祿所鑿之靈渠。實在今廣西興安縣（一統志。渠在興安縣西十里）。卽秦桂林郡。漢零陵郡。與潮州海陽。絕無涉也。靈渠

卽湘水。澗水之源。湘水蓋出自海陽山。與澗水本無關。其引湘通澗者。史祿力也。王先謙曰。『史祿通漕分湘流入澗是矣。』（漢書補注。又范成大。全祖望亦謂祿作靈渠派湘流而注之澗。

陽海山者。漢書地理志云。『零陵。陽海山。湘水所出。……又有澗水』。說文云。『湘水出零陵陽海。北入江。』是也。續漢郡國志。『陽海』作『陽朔』。水經湘水篇。『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東過零陵縣東。』酈元注云。『卽陽朔山也。』（注三十六）又澗水篇。『澗水亦出陽海山。』酈注。『澗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澗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嶠卽越城嶠也。按越嶠卽魚孟威所謂『吞越嶠而首鑿之』者也。衡州圖經。『湘水陽海發原。至零陵而營水會之。二水合流。謂之瀟。湘。』（輿地紀勝五十六荆湖南路永州景物下引。又同書卷五十五衡州景物上湘水條文同。惟不云引圖經。元和郡縣志三十六桂州全義縣云。『湘水出縣東南八十里陽朔山下。經零陵郡西十里。』輿地紀勝一百三廣南西路靜江府景物上同）太平寰宇記。『陽海山……屬興安縣。一名

陽朔山。其山自永州零陵縣西。迤邐岡巒。連亘不絕。此山卽湘。瀕二水之源。』按上諸書。所舉陽海山所在之郡縣。或稱「零陵」。或稱「始安」。或稱「全義」。或稱「興安」。頗不一致。考零陵郡。漢元鼎六年。東漢爲始安侯國。吳歸命侯甘露元年。始置始安郡。興安縣。卽漢始安縣地。隋置臨桂鎮。唐析置臨源縣。改曰全義。宋改曰興安。其稱郡名者如漢地理志。說文。止作「零陵」。其稱縣名者水經用漢縣名。故稱「始安」。元和志用唐縣名。故稱「全義」。寰宇記用宋縣名。故稱「興安」。名號雖殊。而究同一地也。諸書言「陽海山」。言「陽朔山」。亦同一山。清一統志。『陽朔卽陽海之殊名。非今陽朔縣之陽朔山。』考元和郡縣志。『陽朔縣本漢始安縣地。隋開皇十年分置陽朔縣。取陽朔山爲名。』蓋漢時稱陽海山。晉後又稱陽朔（元和志按語）。唐宋以降。專稱「陽海」。而「陽朔」之名。遂爲陽朔縣之山所掩有矣。此海經海內東經湘水。郭注云。『今湘水出零陵。營道縣陽湖山。入江。』李善注江賦引此注作陽朔口。郝懿行曰。今本作陽湖山。是陽海。又會字譌爲陽湖也。』

是山又或作「零陵山」。水經湘水注。『應劭曰。湘出零陵山。蓋山之殊名也。』山在始安縣北。縣故零陵之南部也。『校云。『零』下近刻衍一「陵」字。』清一統志三百五十五桂林府。按語云。『零陵乃漢時陽朔山所在之郡。應劭蓋云湘出零陵郡之山。非陽朔外又別有零陵之稱也。』考元和郡縣志三十六。『陽朔山即零陵山也。』其考証曰。『此云陽朔山。即零陵山。殆因前人有湘出零陵山語。然彼以郡縣名統稱。猶言零陵之山。實非是山本名「零陵」。』今按。漢書地理志長沙國臨湘縣下。應劭曰。『湘水出零山』(據百衲本)。是應氏原語。固作零山無「陵」字也。元和志一統志按語。謂山非本名零陵。乃以郡縣統稱。說殊木的。予按。輿地紀勝靜江府景物上。有「零水」(在興安縣西北八十里。出鬱金山下。南合灘水)。夫有零水。必有零山。亦猶有灘水(灘水詳金武祥灘江雜記。見小方壺輿地叢鈔第七帙)。則有灘山也(灘山見寰宇記及輿地紀勝)。零山當即陽海之殊名。水經注引應劭語可証。其名「零陵」者。當爲後來轉訛。此又是山名稱之一歧也。

「陽海」又作「海陽」。魚孟威重修靈渠記。『靈渠乃海陽山水一派也』是其例。明史四十五地理志桂林府。『興安府北。縣有海陽山。湘水出其北。』清一統志桂林府祠墓。有海陽祠。云。『在興安縣海陽山。下……雍正十一年重修焉。勅封「安流襄續海陽山神」。御書「陽朔靈源」扁額。』又輿地紀勝一百三靜江府景物上灘水條。引輿地廣記。『灘水湘水。二水皆出海陽山。』又引唐書。『桂有灘水出海陽山。』予檢輿地廣記三十六廣南西路上興安縣。有云。『（縣）有陽海山。灘水。湘水二水皆出一山而分源。』不作「海陽」而作「陽海」。知紀勝之作「海陽」。蓋誤謄也。考是山古地書并作「陽海」。竊疑作「海陽」者。或由於後來傳譌。李商隱文集有祭海陽文。疑卽指此。是則是山訛稱爲海陽自唐已然。古今地名大辭典有陽海山。海陽山二條。於陽海山下云亦作「海陽山」。是直以「海陽」爲「陽海」之別名矣。此地名傳訛爲實之例。無足怪者。

由上諸論証觀之。知桂林之陽海山。亦名「陽朔」。曾譌爲「陽湖山」。又曰「零山」。曾訛爲「零陵山」。又別以「陽海山」訛爲「海陽山」。

潮州叢箸 海陽山辨

十

夫桂林陽海山。固史祿鑿渠所在地也。其名稱淆亂已如此。而潮州舊志。不辨「陽海山」。「海陽山」之別。見史傳有「史祿鑿渠在海陽山」語。遂以爲海陽縣之海陽山。是尤以訛傳訛。自吳穎以下諸書。皆踵其譌。未能考証。苟不訂正其妄。則其誤將不知伊於胡底也。

惡溪考

惡溪爲韓江舊稱。其所指地域。疊有變遷。昔爲全江之總名。今爲支流之專號。苟不討其別。將無以明其實。故特草成此篇。究心粵東地理者可考覽焉。

韓江上下游之水。古曰惡水。又名惡溪。

太平寰宇記百六十嶺南道：「梅州程鄉縣惡水。卽州大江。東流至潮州出海。其水險惡。多損舟船。水中鱷魚。遇江水泛漲之時。隨水至州前。」

柳宗元愚溪對。『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鱸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
(柳柳州全集四。)

清一統志三百四十四。『韓江。……亦曰「惡溪」。唐韓愈潮州刺史謝表云。一過海口

。下惡水。濤瀉壯猛。難計程期」是也。」

按。韓江上游曰「汀江」。自福建入境。至大埔三河壩。合梅縣之梅溪。始名韓江。柳宗元所謂閩有水名曰「惡溪」。蓋指汀江而言。樂史所謂程鄉惡水。東流至潮州出海。則合梅溪及韓江下游而言也。宗元唐人。樂史宋人。是唐宋時韓江上下游統稱爲「惡水」矣。

以地產鱷魚。或稱爲鱷溪。

輿地紀勝一百潮州景物上。『惡溪有鱷魚。韓退之作文逐之。陳文惠公堯佐網得。爲圖記其狀。』

又紀勝一百潮州景物下。『鱷溪以鱷魚得名。舊傳爲惡溪。』

其水處潮汀之交。下流濱海。上據萬山。地勢險惡。舟行甚苦。故自梅州（即今梅縣）之小河松源溪梅溪。以及海陽（即今潮安）之溢溪（即意溪）。

皆有「惡溪」之稱。

輿地紀勝一百二。梅州古跡。「惡溪在州之東六十里。導源自汀之武平溪。溪有七十二灘。急流湍險。上下百餘里。舟難爭灘。謂之「入惡」。過灘安流而去。謂之「出惡」。」（按。光緒嘉應州志云。「此條所云「惡溪」。當卽指鎮平小河。」）

明史地理志。「程鄉南有梅溪。卽興寧江之下游。一名「惡溪」。」（按。光緒嘉應州志云。「安濟廟。昔號爲惡溪廟。今乃稱爲梅溪宮。」可知梅溪。惡溪。名殊而實一。）光緒嘉應州志十七。「按。輿地紀勝。載梅州程鄉縣古蹟。……云「安濟王行祠在城東隅。其廟在惡溪之濱。」……今考嘉應州之東。有鎮平小河。與松源河皆源出武平。是象之所言「惡溪」者。卽此二河也。然紀勝潮州景物上鱷溪注云。「今程鄉松口。俗號惡溪廟。安濟廟乃其所也。」此卽所謂「其廟在惡溪之濱」者也。所引後人留題詩。又有「古廟巖巖鎮惡溪」之句。是明以松口之松源河爲惡溪矣。」

元豐九域志九。『海陽有惡溪。』按。輿地紀勝一百有惡溪水。注云。見九域志云。『
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潮州府海陽縣惡溪。在城東北。一名鱷溪。亦名意溪……韓
江經此。合流而南。則又韓江之別名矣。』

溫仲和曰。『惡者。謂是溪灘石險惡。瘴霧毒惡。及鱷魚獐惡。』瀾州西湖
山志說同。此殆惡溪得名之由來歟。

按。輿地紀勝梅州古蹟。『惡溪在州之東六十里。……有七十二灘。』周去非嶺
外代客言。『南方凡病曰「瘴」。有「冷瘴」。『熱瘴』。『瘧瘴』。』劉恂嶺表錄異謂。
『鱷魚身上黃色。有四足。修尾。形如鼉。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張華博物志
九。沈括夢溪二十一異事亦記鱷魚甚悉。可參看。』觀此諸記載。可以知古時是溪
灘石險惡。瘴霧毒惡。及鱷魚獐惡之狀。

唐時。韓江但名惡溪。觀唐人詩。可證也。

殷堯藩寄張明府詩。（按。張名元素。唐初湖州刺史。）『春草正萋萋。知君道惡溪。』

（全唐詩）

韓愈瀧吏詩。『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鱷魚大於船。牙眼佈殺儂。』（韓昌黎集六）

又潮州謝上表。『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水猛。難計程期。

颶風颶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昌黎集三十九）

李德裕過惡溪夜泊蘆島詩。『風雨瘴昏蠻日月。烟波魂斷惡溪時。』（李衛公別集二）

其後潮梅之間。居民日衆。瘴霧之毒惡已開。鱷魚之獍惡他徙。卽灘石之險惡亦漸平矣。於是惡溪之汎稱漸失。而其各支流之專名乃著。其經鎮平者。曰鎮平小河。

王之正乾隆嘉應州志。『小河。河北之水。在城東四十里。發源武平。經鎮平縣。至柚樹溪。會平遠諸水。至白渡前。入州境。出嚴子渡汛。會梅溪。』（按。讀史方輿

紀要。「程鄉縣錦江南流五十里有小溪。」即此。

出松源者。曰松源溪。

王之正乾隆嘉應州志。『松源溪河北之水。在城東南一百里。自松源來。出松口下店。會梅溪。』（按。吳蘭修南漢紀考異。『梅口鎮……梅溪所經。松江合之。』梅口即今松口。松江即松源溪。）

在梅州者曰梅溪。

按。文獻通考征商篇。『梅之梅溪。深村山路。畧通民旅。』是梅溪之名。宋時已著稱矣。光緒嘉應州志四云。『疑此水（案即梅溪）自唐以來。即有二名。如明史地理志之說。唐宋以其地遠惡。遷謫者苦之。故惡之名特著。明以後。諸惡已除。故梅之名獨顯。』

在海陽者爲溢溪。或稱意溪。

明史地理志。『潮州府。海陽。倚南濱海。有急水門。東有鱷溪。一名顯溪。亦名韓江。又名意溪。東入於海。』

康熙潮州府志二。『鱷溪。一名惡溪。亦名滄溪。』(康熙潮志皆作滄溪)

按。意溪原作溢溪。見梁夢劍修東廂堤記。蓋取義於泛溢。作「意」者本無義。以與「溢」同音。故俗書爲「意」耳。亦有作「滄溪」者。見康熙潮州府志雍正海陽縣志韓江條及吳震方嶺南雜記。則是蒙「意」而訛。(府縣志。韓江條。作「滄溪」。又別有「意溪」條。同一書中。而同地名互歧。足証「滄」乃「意」之譌)。溢溪。意溪。本爲水名。後乃假以號其地之村曰「意溪村」。(廣東圖說三十一。海陽縣東廂都。城東三里。內有小村七。曰蔡家園。一名意溪)。堤曰「溢溪堤」。(光緒海陽縣志二十六古蹟。羣載鱷溪書院在溢溪堤)。書院曰「意溪書院」。(見海陽縣志十龔松林意溪書院記)。則轉爲其地之代稱矣。

蓋惡溪本爲通名。地域廣汎。殊難觸指。其支流既各有專名可用。而通

名遂爲所掩蓋矣。故自宋以降。不復以「惡溪」爲韓江上下游之總稱。

光緒嘉應州志四。「惡溪……自海陽惡溪而上。至梅州大河小河。皆有「惡溪」之名。

又云。不獨梅州南之大江稱惡溪。而源出武平者。并有惡號。不獨與寧江之下流稱惡溪。而委在海陽者。亦有「惡」名。正不能專之某某處也。』

然惡溪以多產鱷魚著於世。特名「鱷溪」。後之人則又以此轉謂「惡溪」爲「鱷溪」之別名。是以其地有鱷魚掌故流傳者。「鱷溪」之名乃得以存。「鱷溪」之名存。則「惡溪」之名亦復存焉。

松口有惡溪廟。廟有鱷魚餘骨。王象之因謂其地爲「鱷溪」。亦曰「惡溪」。

輿地紀勝一百潮州景物上。「鱷溪以鱷魚得名。舊傳爲惡溪。韓公刺潮謝表云。「過海

口。下惡水。濤流壯猛。』是自廣惠而循潮。順流而下。今程鄉松口。俗號「惡溪廟」。乃其所也。廟有鱷魚餘骨。尙存。（按。此專以「松口」爲「惡溪」。）

梅縣東南三十五里。有鱷骨潭。俗傳陳堯佐戮鱷魚。棄骨其處。故或謂其水曰「惡溪」。

王之正嘉應州志。『鱷骨潭。在城東三十五里。梅溪東流過鄴均兩山。磊砢。河身稍狹。里許。方出口。水漲。則湍急。舟不敢行。相傳宋通判陳堯佐戮鱷魚。棄其骨於各處深淵魚穴中。以示戒。因名。明史訛作「惡溪」。』（光緒嘉應州志四云。『明史不誤。』）

歐陽修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郎文惠陳公神道碑銘。『潮州惡溪。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於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并息』。（歐陽修文忠全集二十。）按。陳堯佐驅鱷地。王之正以爲在嘉應州鱷骨潭。顧祖禹則以爲在海陽之惡溪（見

方輿紀要一百三惡溪條。考堯佐戮鱸魚文云。『乙亥歲。……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磺。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灌於江浚。倏忽鱸魚尾去。……余聞而傷之。……命縣令李公訟（吳府志十二作詔）。郡吏楊勛（吳府志作勛）。拏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既而鳴鼓。……斬其首而烹之。』攷硫磺爲今豐順地。非在梅州。或海陽之意溪也。王志及方輿紀要竝誤。（蔣超伯南海楮語。『愈刺潮州作文驅鱸。西徙六十餘里。仍復爲害。後有刺史以毒法殺之。鱸害遂絕。其人姓名無考。』今案卽堯佐。惟時爲通判。非刺史耳。）

潮安縣北溢溪（卽意溪）有鱸渚。韓文公會驅鱸其地。俗因名其水曰「鱸溪」。曰「惡溪」。其誤者則專指此地爲「惡溪」。

大清一統志三百四十四。『按韓江入海陽縣境。又名鱸溪。』

廣東輿圖。『意溪故名惡溪。在縣東五里。韓昌黎驅鱸魚於此。韓江則總名也。』

雍正海陽縣志二。『意溪一名惡溪。以鱷潛水中。多傷人物。故名。』

按。韓公驅鱷處。自來傳說。皆謂在潮安城東之意溪。意溪亦稱鱷渚。輿地紀勝引潮陽圖經云。『曰「鱷渚」者。以韓公驅鱷之舊。』據此。意溪爲韓公驅鱷之處無疑。顧韓公祭鱷魚文。僅云。『投惡溪之潭水』。舊唐書一百一十韓愈傳則云。『愈初至潮陽。詢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呪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盡涸。徙於故湫西六十里。而鱷魚不爲患。』(新書百七十六傳同)是則以韓公驅鱷處。爲郡西之湫水。郡西湫水。或因李德裕化象潭。謂卽今潮安縣城西湖山下之西湖(乾隆潮州府志云。『化象潭在郡之西湖。唐李德裕謫潮。携二玉象至惡溪。躍入潭中。時作光怪』。陳植雜浮志四。『李德裕南遷至鬼門關。逢終南。怒索二象。……德裕俛首不予。至鱷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燄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德裕至朱崖。飲恨而卒。按。德裕失

象事。道光廣東通志雜錄引李石炎博物志亦云「至鱷魚潭」。舊志謂此潭在今惡溪。考劉恂嶺表錄異。別載「德裕貶官潮州。鄒鱷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玩。一時沈失。」鱷魚灘。光緒嘉應州志四云疑卽嘉應之蓬辣灘。凡此皆疑似之說。未有確証。殊不足以爲據。按宋林光世浚湖銘。首四句云。「鳳凰山朝。鱷魚潭空。祝網舊址。地不滿弓。」鳳凰山在今潮安縣東。光世以與鱷魚潭並列。則鱷魚潭當在潮安縣境無疑。惟不知爲潮安惡溪之別名歟。抑惡溪別一潭水之名歟。又羅浮志。謂德裕南遷。先至鬼門關。次至鱷魚潭。又次至朱崖。說亦怪妄。考鬼門關。輿地紀勝一百四容州景物注曰。「舊唐書云。」在北流縣之南。有兩石相對。俗號爲鬼門關……唐宰相李德裕貶崖州日。經此關。因賦詩云。「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是此關乃德裕貶崖州時所經之地。鱷魚潭。苟確在潮州之惡溪。則德裕南遷路線。當先至容州。次至潮州。然後至崖州也。按。資治通鑑二四八。「大中元年冬十二月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爲潮州司馬。大中二年

秋九月甲子。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爲崖州司戶（唐大詔令集五八亦載此）。又舊唐書德裕本傳。「大中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又貶崖州司戶。三年正月。遷珠崖郡。」南部新書卷戊亦云。「以二年正月貶潮州司馬。其年十月。再貶崖州司戶」（諸書所言德裕貶官年月雖互異。而其貶潮在貶崖州之前則同）。是德裕徙崖州實在貶潮州之後。况鬼門關。紀勝明謂爲德裕貶朱崖時所經之地。則當無過容州先於貶潮州之理。此足証羅浮志之謬妄矣。按。西湖爲韓公驅鱷處。舊志從未有言。而宋時潮州放生池記（舊志以此文爲真德秀作。或曰。非是）。許篤重開西湖記。亦皆不載。考是湖在潮安縣西北一里。（周府志作二里）。宋慶元間。林暕浚。開慶元年。林光世續浚。乃成今湖。始在唐時。僅爲放生池耳。湖處湖山下。西北岡阜環繞。地甚淺隘。長僅一千七百三十七步。寬一百六十步（見紳耆公建周侯德政碑記）。又去韓江頗遠。無長流巨浸。與之貫通（西湖今與三利溪通。然三利溪浚自宋知州王滌。唐時未有也）。使韓公驅鱷確在是處。則唐書謂

鱷魚徙於舊湫水西六十里。將何可徙耶。且西湖之西北。池塘雜錯。其近惡溪者尤夥。鱷魚亦可涵淹卵育于其間。固不必指其涵淹卵育之所必爲西湖也。依是。知西湖爲韓公驅鱷處。其說實難爲定論。謹按。唐書明謂鱷魚產於郡西之湫水。又明言鱷魚徙於舊湫西六十里。則當韓公驅鱷時。惡溪必有小流在郡城之西。以與湫水相通。而後可徙六十里也。間嘗考其山川。意溪與西湖間以韓江爲界。而北堤障於韓江之西。自北堤至於西湖。地卑窪蓋田野。潭水多錯聚其間。蓋古時河道之廢蹟。猶有存焉。陳珪修堤策謂北堤築自唐韓文公」。考韓文公驅鱷。在蒞潮之數日。築堤當在驅鱷之後。是驅鱷時猶未有北堤也。以此推之。凡今郡西北堤下山圩之田陸池沼。蓋爲故時水道之遺。則是謂惡溪當有小流西繞郡城以與湫水通者。是說固確然自據矣。而以証之唐書所謂「鱷西徙六十里」。亦相吻合。又按。廣輿記十九。『金城山在府治後。西瞰大湖』。朔一統志八十。『金山東臨鱷溪。西瞰大湖』。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湖山在府治西。前連鱷溪』。是古金山之西。

湖山之東北。有大湖泛濫其間。而鱷溪之水。又西流至湖山前也。所謂郡西湫水。疑在此處。其地當在今西湖之北。鱷溪之前。意者。韓公驅鱷。卽投豚羊於此。至祭視則在惡溪中之洲。此洲當爲今意溪村。以此地舊有鱷溪之名証之。可信也。夫自唐去今已千百年。陵谷變遷。河道移徙。欲確求其地之所在。難矣。願以圖經及史傳爲証。則我說雖不中。或亦不遠耳。

又按。光緒海陽縣志二十六古蹟畧一云。『鱷溪卽惡溪。在城東北。爲韓文公驅鱷處。』蓋專指意溪。又載李德裕過惡溪詩於此條。不知德裕詩。非作於海陽之惡溪（予別有辨）。而惡溪亦非海陽所獨有也。意溪乃惡溪之一段。謂之卽爲惡溪。謬矣。

凡今所稱之「惡溪」。或「鱷溪」。皆古時惡溪之一段。古之惡溪爲總名。今則變爲分名。作總名用者。其地域廣。其所指汎。爲一水之通稱。不

得專指某某處也。用爲分名。則其地有限矣。其所指有定矣。故名雖同。而地實迥異焉。蓋地名演變之大例如此。言地理者。當分別而觀之。庶不致於舛誤云。

附韓江得名考

郭子章韓江韓山韓木篇云。『目韓公過化之後。江故名「惡溪」。改曰「韓江」。』（見順治潮州府志十二古今文章）。是江稱曰「韓」者。蓋由韓愈而得名也。邱氏族譜。載劉昉（海陽東津人。宣和三年進士。官龍圖閣學士）贈梅州刺史丘君與詩。有「名德重韓江」之句。則韓江之名。北宋已著稱矣。按故時所謂「韓江」。僅以名韓山下之江。方輿勝紀要一百三。『韓江在府城東韓山下』即其明証。若今統括江上下游總名曰「韓江」者。則殊非昔之畛域云。

附化象潭辨

府志。『郡之西湖。唐李德裕謫潮。携二玉象。至惡溪入潭中』。如志言。化象潭爲惡溪之一潭。亦卽西湖。按惡溪潭水衆多。謂化象潭爲惡溪之一潭。自無可議。若必其爲西湖。則恐未然。李石炎博物志陳榘羅浮志。皆謂德裕失象在鱷魚潭。林光世浚西湖銘。『鳳凰山朝。鱷魚潭空。祝網舊址。地不滿弓。』西湖者。唐放生池。此云祝網舊址。卽西湖也。審林氏語。以祝網舊址與鱷魚潭分別爲言。則鱷魚潭不得爲放生池之西湖甚明。古鱷溪卽惡溪別名。梅縣有鱷骨潭鱷魚灘。以是例之。鱷魚潭爲惡溪之潭水。不當專屬之西湖也。今知鱷魚潭旣異於放生池之西湖。則德裕失象所在。其不得爲西湖也亦明矣。羅浮山志載德裕南遷。至鬼門關。逢終南索二象。至鱷魚潭。二象化去。德裕至朱崖卒。此說可爲二解。其一。德裕南貶。先至容州。次至潮州。又次至崖州。其二。鱷魚潭不在潮州。而在容州。崖州途中。按。第一說殊誤。惡溪攷中有詳辨。至第二說。

以潮州方面記載觀之。鱸魚潭自是指潮州惡溪之潭水。與所謂鱸魚潭。鬼門關。一應羅浮志之說。不如謂羅浮志所紀有舛誤。爲近實耳。化象潭。惡溪者已略論之。猶有未盡。故復辨之如此。

附安濟王攸

潮安所祀神。以安濟聖王爲最尊。潮安人稱神曰老爺。於安濟聖王則稱曰大老爺。所以冠大字者。示其於諸神中爲尤尊顯也。舊志。『相傳神爲蜀漢永昌太守王伉。諸葛征蠻。伉守城捍賊。歿爲神。前明滇人有宦於潮者。奉神像至此。』(周府志十五寺觀光緒海陽志二十建置畧四同。)者老所傳。則此神乃明時南關外謝姓宦游雲南奉祀於潮者。黃仲琴先生曰。明雲南監司有王伉。所祀或此人。未必永昌太守之王伉也。按。兩王伉皆宦於滇。出處相同。所祀爲誰。今難臆斷矣。神又稱曰王公。王公者。王伉公之簡稱。

其名安濟聖王者。周府志曰。『安濟。其封號也。』(卷二十五祀典)又曰。『滇人奉王伉神像至潮。號安濟聖王。立廟鎮水患。遂獲安瀾……宋沈存中有彭蠡小龍記。熙寧中。出師南征。小龍負舟護軍。仗有司以狀聞。封濟順靈王。……証諸沈記。安濟濟順。蓋從其類。』(卷十五寺觀)案安濟王廟。又名青龍廟。故周志釋安濟之義。以爲得之於龍。竊謂非也。輿地紀勝。『梅州有安濟王行祠。在城東隅。其廟在惡溪之濱。崇寧三年賜額』。又云『程鄉松口俗號惡溪廟。安濟廟。乃其所也。』温仲和曰『南宋以前。常以溪流險惡。而求安濟。故祀此水之神。以安濟爲名。而或封侯。或封王。又素著顯靈之驗也。』(嘉應州志十七)是安濟廟。不獨潮州有之。梅縣亦有之。名曰安濟。乃以鎮水患而名。謂取義于龍。誤也。潮安之安濟王廟。跨南隄。當韓江之濱。臨水爲廟。疑昔時此廟本祀水神。故名安濟。如梅州安濟王行祠者。其後別祀王伉。復仍安濟之舊名耳。此廟亦名青龍古廟。潮人所謂青龍。實指青蛇。吳震方嶺南雜記。『潮州有蛇神……盤旋鼎俎間。或倒懸梁椽上。或以竹竿承之。蜿蜒蚪結。長三尺許。蒼翠可愛。聞此自

梧州來。』潮俗每遇此蛇出現。卽以爲神。以石榴供其攀援。石榴者。潮人所目爲紅花。瑞木也。故取爲奉神之具。青蛇隨處有之。故潮安廟宇稱青龍者。不一而足。惟安濟王廟之蛇神爲尤靈。且安濟王又最爲潮人所崇奉。故青龍古廟之名獨著。曰古廟者。神廟之通稱。例如韓山古廟關帝古廟。非謂青龍廟之名。較安濟王廟爲古。以輿地紀勝證之。安濟王祠之名。已著於宋。則青龍廟之名當不能古於安濟王廟矣。青龍廟乃後起之號。人以加諸安濟王廟。爲別稱耳。安濟王。潮人皆崇祀之。而少能道其神之由來。故畧爲考證。倘亦留心民俗者所樂聞歟。

固菴序跋

廷翰實錄序

揭陽薛侃先生。誕稟中虛之質。體受懷剛之性。有陳宓信道之篤。爰屠嘉守節之貞。立脚聖門。歛手權路。信明目思謙。披心尚隱。大明際運。瑾懷異之日。城王出封。先生當儲華諱言之秋。獨議復典。一疏懇幅。早具折檻之忱。九天蔽障。終卻犯顏之諫。乃由大奸在位。虞並肩之奪寵。爰構機罟。與錦衣之大獄。先生七次被鞫。一詞弗易。屹若泰山。硬如鍛鐵。幽有鬼神。明有君父。玄首可斷。赤志無欺。浩然之氣。亦云偉矣。於是訊者爲屈。譖者自白。嘖嘖交歎。有鐵漢之稱。明明吾君。鑒良知之旨。小舟潞河。黎民叩祝。大旱京師。甘霖洗冤。桂洲有育。先生學力。今乃大驗。誠至論矣。先生之歿。距今五百年。剛大之節。久燦于史編。鯁切之旨。猶傳乎閭里。獨是廷鞫之况。

湖州叢著 固菴序跋

一

五百年句
考實四
石本左右
耳

載者未盡其詳。述者寡道其實。歸善葉尊者。先生寓惠西湖時侍講席者也。躬聞師說。曾次其事。撰爲廷鞠實錄。是書啟禎之際。尙有刊本。康乾而後。遂等淪邱。歸善舊乘。畧而無徵。芸臺通志。闕而未錄。作製闕沒。良可慨唏。蒐討表彰。好文者與有責焉。歲維玄默。訪書城南。偶檢明本圖書質疑。赫然葉書存焉。刊自崇禎戊寅。刻者先生曾孫茂樵。並有附識。繫在末簡。都二十餘頁。披卷摩挲。如獲瓊璧。篝燈諷覽。恍接忠儀。輒爲旁采他書。細心讐覈。著其同異。附摭史課。廣厥殊聞。校集粗竟。旋復輟置。藏篋二載。重加點勘。聊付殺青。詒之來葉。用表往昔審正之操。藉匡末世狂簡之習。庶幾置笏躡履。能立懦夫。讓論危言。或起廢疾云爾。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

金山志序

金山一名金城山。其以金或金城名是山。昉自何年。今無可攷。郡縣志僅云。山舊爲金氏所居而已。而未云及得名之年也。予按王象之輿地紀勝引潮州圖經序云。一潮州耳。

或曰金城者。以是山舊屬於金氏。紀勝所引圖經。爲唐或北宋時書。以此推之。是山得名之始。已在唐或北宋之前。其遐遠蓋莫得而計矣。舊時地志。言金山者。率與城東韓山混。阮通志以輿地紀勝引大觀九域志云。金城山有韓木。遂疑金城山別名韓山。不知潮州亦稱金城。此云金城山。輿常之指金城山者異。乃謂金城中之山也。光緒海陽縣志。則以金山有鄭仲建韓文公祠記。更謂金山稱韓山。必以韓祠得名。是又過於臆度。凡此皆是山名稱爲舊志引述之訛有不可不辨者。至若是山往昔形勢。古地志雖有可稽。而語焉不詳。不足以盡其實。明一統志曰。金山東臨鹽溪。西瞰大湖。廣輿記亦云。金城山在府治後。西瞰大湖。一碧萬頃。大湖或謂卽今西湖。予謂大湖非西湖。而實西湖前之別一湖也。西湖。俗所稱北濠者也。唐爲放生池。宋慶元間。林燦浚。開慶元年。林光世續浚。明萬曆間。王一乾又疏拓之。始成湖。其始蓋韓江濱一小潭耳。未足爲大湖也。圖書集成謂湖山在府治西。前連鹽溪。（疑本林杭學康熙潮州府志。）是古湖山與鹽溪相接。而大湖在金山西。西湖在湖山前。則西湖固與大湖通。而大湖又與鹽溪通也。

往予遊金山。躋山巔。覽山川遠近景物。西瞻湖山。指古林隴林光世王一乾之所疏鑿放生池遺址。去韓江咫尺。中有田廛房舍之隔。而潭水多錯聚其間。意其地古或盡爲湖澤也。且以金山位于西湖東北。龜溪西南。西湖古與龜溪通。則金山當居二水之中。而韓江抱其前。大湖展其背。又意舊時金山之形勢如此。及讀地志。知曩昔金山。後瞰大湖。益信予意不妄。去歲輯韓山志。旣竣。頗欲以餘力誌金山勝蹟。附此意以質攷古之士。會稍事哀輯。得遺聞軼事。暨詩文若干篇。會同邑黃仲琴先生有金山志之作。以志稿屬予補錄。因將所輯附入。並爲推論金山在昔形勢。及其名稱之可辨者。歸以質之。

民二十五年四月

龜峯詞跋

龜峯詞一卷。自宋以來無刻本。清光緒戊子間。臨桂王鵬運。始刊入宋元三十一家詞。由是有四印齋刻本。別有華網唐宋詞鈔本。(天津圖書館藏。見增訂叢書舉要六十九。)

四庫總目。此書未收。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下省稱黃目。）三十二。倪燦宋史藝文志補。下省稱倪志補。）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下省稱丁志。）四十。俱題陳經國撰。陸澐佳趣堂書目。作陳人傑撰。陸心源詒宋樓藏書志（下省稱陸志。）百二十。龜峯詞有二。一陳經國撰。一陳人傑著。經國龜峯詞下云。『經國。（中畧）潮州海陽縣人。寶祐四年進士。見登科錄。』人傑龜峯詞下則云。『仕履無攷』。人傑龜峯詞下又載有陳所齋跋陳維善詩。丁志。經國龜峯詞亦錄此二文。各書所載異同如此。不知龜峯詞僅一種。而撰者人傑又名經國耶。抑自爲一人。各著有龜峯詞。書名偶同耶。又豈人傑卽龜峯詞撰者。亦名經國。而別有一海陽人陳姓名經國。非曾撰龜峯詞。因同名故混爲一人耶。攷朱彝尊詞綜十八。『陳經國嘉熙淳祐間人。未著傳』。黃目及倪志補并云。『閩三山人。』丁志引寶祐四年登科錄『第四甲第一名。陳經國。（案原書第四甲第一人。乃楊奇遇。經國實第一百四十八人。此誤。）字伯夫。小字定夫。具慶下。年三十八。三月十八日子時生。本貫潮州海陽縣南城坊』。（蓮子居詞話一。引知不足齋云。『陳經國。字

伯夫。小字定夫」。與丁志同。陸志。陳經國龜峯詞案語。則伯夫作伯大。定夫作定父。檢粵雅堂本登科錄。經國實字伯夫。小字定父。其稱伯夫爲伯大。定父爲定夫。並轉寫之訛。所言籍貫各異。陸志。經國龜峯詞一卷。舊抄本。丁志。經國龜峯詞亦一卷。云「勞顛從知不足齋藏魏柳洲抄本錄出。」四印齋本龜峯詞。題宋陳人傑。而未附所齋跋維善詩。唐圭璋云。「係用前宋樓本」。《全宋詞跋尾續錄》。四印齋本間有訛脫。唐氏曾據勞鈔本校訂。勞鈔本。卽丁志經國本。四印齋本。卽陸志人傑本。是丁志陸志龜峯詞。題名雖異。而爲書實同。《陸心源析人傑經國爲二。當緣抄本題名各異。故複出也。》

龜峯詞既僅有一書。而作者里籍。或謂三山。或稱海陽。果又何故。釋者曰。宋元間。潮人多自閩南遷。《如宋史。王大寶。其先自溫陵徙潮。》經國之先。或籍三山。后徙潮州。然登科錄「經國會祖巽。祖通。父良。本貫潮州海陽縣南城坊。自爲戶」。不云本貫某地。曾寄居某地。是說固無確據。予近歲輯韓山志。獲視寫本韓山許氏族譜。首有陳

經國撰序文。未署寶祐丙辰年。賜進士第兵部侍郎陳經國。丙辰卽寶祐四年。知此人蓋登科錄之陳經國也。（許譜纂者許君輔。字舜臣。海陽人。亦寶祐四年進士。登科錄。第三甲第四十六人。經國爲君輔序書。足証其同鄉）。

詞綜言經國嘉熙淳祐間人。其生年則不宜及于寶祐。疑撰龜峯詞之陳經國。與寶祐四年進士之陳經國。不同一人。覈其詞果驗。謹列証如左。

一。陳所齋跋。署甲辰夏五月。攷寶祐開慶景定咸淳德祐諸朝。俱無甲辰。甲辰惟淳祐有之。（卽理宗淳祐四年）。跋有云。「長吉惇夫。俱不盡其才而死」。又云。「惜不及見之」。據是知經國乃齋於壽者。依陳跋推算。其歿早在淳祐四年前。

書中詞題。有年月可攷者。

第八首末云。「嘉熙庚子季秋下泮」。卽嘉熙四年。

第九首。「丁酉歲感事」。卽嘉熙元年。

第十八首。「庚子歲自壽」。卽嘉熙四年。

第十九首。『辛丑歲自壽』。即淳熙元年。

第二十七首。『壬寅春。寓東林山中。有感而作』。即淳祐二年。

第三十首前云。『淳祐壬寅黃鐘之月』。即淳祐二年十一月。

全書詞凡三十一首。詞題僅見嘉熙淳祐兩年號。無寶祐暨其他。與朱說合。所齋跋。稱『剛父兄悼其舊作已軼。蓋嘗所以嗜隴者。惜不及見之』。(蓮子居詞話謂剛父。亦經國字。殊非。)據是經國舊作已佚。則此三十一首之詞。當爲卒前數載間所製。証詞題甲子。配於嘉熙淳祐間年號。無一不合。其第三十首爲詞集最末第二首。蓋作於淳祐二年。當爲距死最近之作。陳維善詩後記云。『龜峯詞有所齋諸兄爲之跋。安用復著贅語。漫書癸卯冬所作懷舊一絕。繫於後』。所懷即經國。癸卯。爲淳祐三年。以此推之。經國之歿。應在淳祐三年冬月之前。二年十一月之後。所齋跋。作於淳祐四年。去經國之歿。殆一年矣。設龜峯詞撰者爲海陽人。如吳氏陸氏丁氏等所云『於寶祐四年登進士第』。則何以歿在淳祐二三年之際乎。豈有卒後十年。尚能爲官之理。足証不同一人

矣。

二。集中有送陳起辛歸長樂一首。末句云。『君歸日。見家林舊竹。爲報平安。』稱長樂爲家林。足見其居在長樂。長樂。隋閩縣地。清福州府。三山。福州別稱。與黃倪所稱閩三山人正合。使其本貫爲海陽。則不應稱長樂爲家林矣。

由上兩証。可知龜峯詞僅有一種。撰者爲閩三山人之陳經國。又名人傑。其歿在寶祐以前。至海陽人寶祐四年進士陳經國。雖與三山人陳經國姓名偶同。而實卒在其後。且亦無一名人傑。(登科錄云。陳經國。字伯夫。小字定父。而小名則缺。不載有人傑之名。)其非撰龜峯詞者灼然矣。詞綜稱經國嘉熙淳祐間人。黃目及倪志補言閩三山人。年代居里皆與其詞合。自知不足齋誤以寶祐四年進士海陽人陳經國爲龜峯詞撰者。厥後吳子律陸心源丁松生劉承幹(歷代詞林攷鑿)并承其訛。而近日之袁絝潮州詩文者亦爲采錄。比附之嫌。固難免矣。余既錄其詞。因跋其尾。并爲考正如右。

顧影集殘本跋

右顧影集。饒平周撰。用字舜中。初號顧影道人。晚更號瞻峯。大埭人。弘治乙丑進士。官浙江按察司僉事。是舉凡賦一篇。古今體詩八十七篇。非完帙也。千頃堂書目二十一有弘治乙丑科周恭肅公集十六卷。注云。饒平周撰。攷瞻峯歷官僅主僉事。不應遽邀易名之典。萬姓統譜六十一。有周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乙丑進士。授行人。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諡恭肅。據此。千頃堂書目著錄之恭肅公集乃吳江之周用。非饒平之周用也。孝慈堂書目。亦有周用周恭肅公集。註。用字行之。與姓譜同。夫以同姓同名。而又同時同科。無怪黃氏之誤以恭肅爲瞻峯也。（薛熙明文在七十三。有夏言撰周恭肅神道碑銘。謂公弘治辛酉以書經魁鄉榜。明年壬戌登進士。筮仕行人。是恭肅舉進士。實先瞻峯三年。姓譜千頃堂書目并作弘治乙丑。疑有誤。）阮通志二百九十三。載用由浙江僉事。疏乞歸休。居家十餘年。緼袍草履。吟詠自適。今讀其詩。頗覺

澹泊有味。用曾徵徵操纂饒平縣志。當嘉靖庚寅歲。適爲卒前之一年。此舉見東里志。舊潮州府縣志皆不載。故附及之云。

薛中離先生全書跋

中離集。明時刊本有三。一刊於萬歷初元。焦茲國史經籍志卷五著錄之。（經籍志成於萬歷中。則所錄中離集。當爲萬歷已前梓行本。）一刊於萬曆丙辰。卽中離孫德卿所梓。黃虞稷十頃堂書目卷二十二著錄之。兩本皆四卷。（二書中離并誤作鍾離。）其後薛茂杞復據丙辰本補鋟覆梓。是爲崇禎本。入清。并未重刊。丙辰本。道光間。猶有藏者。馮奉初潯州耆舊集所輯薛御史集。卽據之選錄也。民國乙卯。揭陽曾彭年編薛中離遺書。始據舊本重爲釐次。分訂二十卷。而文集居十一卷。（自卷七至卷十七。其卷七爲奏疏。卷八卷九爲序。卷十爲說。卷十一爲記傳。卷十二爲祭文墓志銘書札。卷十三至卷十七皆爲書札。）於是明槧原帙。遂不可復視矣。曾編卷數。雖較明槧本爲多。然中

離遺文。如興寧重修明倫堂記。（見惠州府志十八祠翰下）林東莆太史傳（見東莆集卷首）二篇。并缺。則其所據舊本。似尚非完帙者。

林東莆先生全集跋

林太史大欽敬夫。所著東莆先生全集。光緒十五年己亥冬十二月重刻。共五冊。分六卷。卷一卷二爲制策。卷三卷四爲雜文書札。卷五爲詩歌。卷六爲制義。首載各家序文。并薛中離撰傳林熙春爲諸生呈林太史鄉賢稿二篇。東莆著述。最先鋟版者。爲廷試對策。潮陽林井丹始爲刊於郡齋。是爲嘉靖本。其後潮陽令徐學曾翻刻三試全錄。是爲萬曆本。今皆佚。崇禎以後。東莆對策。皆附入文集。遂不復別刻單行。詩集刊行較晚。舊僅有寫本。萬曆庚子。揭陽曾邁始刻之。越三十年。當崇禎庚午。邁叔敬雅又刻之。而附東莆雜著。自是以後。其詩未有單行之者。觀王岱寓書陳園公。欲購東莆遺詩。而東莆從孫竟手錄以寄。可知曾氏刻本。至康熙中葉已極難得矣。東莆又有華巖講旨。生

時已有刻本。見與王汝中書。崇禎重刊東莆詩本。卽以此華嚴講旨與太安人不事佛二篇合爲雜著。東莆所著書。其合以刊爲一集者。始於清康熙間東莆族孫林汝等所輯梓。其書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畧著錄之。今已極鮮見矣。東莆以少年掇巍科。文才蓋一世。廷試一策。在當時已膾炙人口。而學問之事。歸田後。時與山陰王龍溪。吉水羅念菴。及同里翁東涯薛中離輩。寓會互相切磋。雖未登陽明之門。已深得良知之旨。今集中所載華嚴講旨。（見卷三）及與王汝中鄒東廓二書。（見卷四）暢論心性源流。見解圓通。辯才無礙。往往與佛氏之說相合。惜少嬰羸疾。年三十四而卒。苟天假之年。則以此高明絕異之姿。益以靜修悟力之大。其證道又安可量耶。其詩沖澹閒適。有類陶韋。又餘學云。

瞻六堂集跋

右羅萬傑瞻六堂集二卷。爲詩一百九十篇。文十三篇。萬傑字庸庵。一名貞卿。揭陽人。

。崇禎甲戌進士。官至吏部員外郎。遭明鼎革。棄家爲僧。志行文章。絕似宋末華亭衛宗武。其祝髮入山。年僅三十。居山數十年。物外鴻冥。卒成探薇之志。所爲詩歌。風格迥邁。鮮蹈江湖麤獷之氣。而皆心存故國。抱痛至深。文則沖淡雍容。雅有法度。在明季潮州諸賢中。尤爲傑出。今所傳瞻六堂集二卷。乃乾隆中。庸庵曾孫廷祥所輯刊。距庸庵之歿。已七八十年矣。攷集中山居雜詩七絕八首。及偶成五絕二首。以豐順縣志藝文所載校之。全詩不同者四首。而藝文有八日游七娘灘值雨七律一首。元日值雨用雪樵上人韻七律二首。今本集中俱闕。又潮州耆舊集三十五錄庸庵文。有郭正夫墓誌銘。風隴薛氏族譜。有庸庵薛氏遷廟祠記。均爲此集所失載。然則庸庵詩文遺佚者多矣。饒堂序稱。家經兵燹。十不存三。以此推之。其言足信。此集雖非完本。然同光時。已非易覓。光緒揭陽縣續志藝文。此書注曰。未刊。可知當時修志者。於庭祥所輯本。實未寓目也。

半 慙 集 跋

王槐軒半慙集。凡三刻。一刻於順治壬辰。（見鄭允升序）一刻於康熙庚子。（見方聲亮序）一刻於道光丙午。余所見乃道光本。卷首第一行。上題澄海金砂王槐軒先生遺草。下題姚士裘及槐軒曾孫岳大編選。案姚編爲順治刻本。以道光刻本。而仍署士裘名者。蓋康熙道光兩本。俱依原本翻刻。未曾重爲編次也。集凡古今體詩九十八首。頌一首。序十一篇。跋二篇。記五篇。傳三篇。行狀一篇。雜文三篇。書十八篇。啓七篇。釐爲二卷。末附許時謙懷德詞碑記。及行狀二篇。攷半慙爲槐軒自號。集中有半慙先生傳。其自頌曰。先生不要錢。不依阿。不諂謁。不避權貴。不鄉賓。不容人過。有謂於俗戾。有謂於道富。謂於俗戾者。謂慙。謂於道富者。謂不慙。謂慙者一六。謂不慙者二三。吾無命之。命之曰半慙。是亦可覘其爲人矣。

郭循夫集跋

貫溪令郭介齋所作詩文集。最初刻本爲香山黃佐太史所選定。凡六集。卽阮通志藝文畧著錄之本。據吳仕訓崇禎七年郭循夫先生集序。謂先生集有黃文裕所定者。旣不存。所存又多紊誤。是黃本。至崇禎初。已鮮傳軼矣。厥後展轉傳抄。脫落益夥。民國癸亥。介齋侄孫啓泰等。始掇拾叢殘。出家齋寫本。參互校覈。釐爲四卷。以付剞劂。卽今通行本也。第一卷古今體詩二百一十八首。第二卷詩餘三十首。第三卷序記雜文二十九篇。第四卷尺牘論說二十九篇。前列李時行序。吳仕訓序。郭經序。末附先考雪舟公墓誌銘。薛僑撰邑欠夫介齋郭君墓誌銘。石泉公與陳給舉築釣臺書。並郭繪跋。介齋少從黃佐太史遊。與梁有譽歐大任李時行黎民表同稱黃門高弟。梁歐諸子。當時頗著意詞章。而介齋則兼重操行。屢任煩劇。享年不永。故詩文遺詣。未臻其極。然師資所在。濡染有方。集中擬古樂府寫情諸作。取徑瀟灑。語淺而意深。至於文雖不多。而要言不繁。

頗見研練。亦明代湖士之以循吏文家并名之矯矯者也。

玉簡山堂集跋

玉簡山堂集。據侍郎萬歷九年自序。乃其手自鈔板。明以來。梓本久佚。此本凡十卷。爲侍郎族孫元焯於光緒間校刊行世者。第六卷載棘寺平反全文。陳聲爵跋云。侍郎官大理寺卿。不避權勢。於庶獄多所平反。都爲一卷。署曰棘寺平反。特冠序於簡端。意者是嘗先成別行。迨纂刻全集。始編列於其中。是聲爵元焯校刊所據之本。又非侍郎手定原稿。則是集自侍郎自刻之後復有重梓者矣。集中贈送賀序箋啟。幾占全書十之七八。雖自謂爲應酬之作。而文筆簡練。亦自足名家。雜著中。示子覺嘗。有南潮文士。可敬。而不可親。一楊子認。俱敏而好學。篤實之佳士。宜夙夜誦法云云。此尤足徵侍郎教子先行後藝之旨。南潮卽薛雍。舊府志有傳。一楊子認。未審何人。徧檢志乘。俱無攷

賓印詩稿跋

饒中書與齡所著賓印詩稿。初名效掣。沈孟化賓印墓誌銘稱。與齡性耽書史。文多出入西京。詩律可儷盛唐。其詩行於世者。爲椿桂集內之賓印詩草。攷與齡歿於萬曆乙未六月。(見唐伯元撰傳。)效掣稿之編定。在歿前一年。而饒與煥爲賓印詩草跋。則在其已歿之後。詩草有新礪書屋及避客至新礪語作。疑與齡之詩。先有新礪頌詠。後編爲效掣稿。殆歿後。人始合之併爲賓印詩草也。

方刻醉經樓集跋

唐伯元醉經樓集。明初刻本久佚。乾隆時。唐紹奎刻本。世亦絕少流傳。今可見者。惟道光己酉唐際虞補刻本。暨光緒丙子方耀翻刻本兩種而已。道光本板多遺失。光緒本板舊藏四中學校。今亦不存矣。此本凡分六卷。卷首爲詩。卷二爲經解。卽朱氏經義攷

著錄醉經樓經傳雜解。卷三爲序。卷四爲記。卷五爲書。卷六爲雜著。前有李禎序。唐若時序。并明史儒林傳文。而奏疏及石經大學唐彬乞賜易名疏。周光鎬撰曙臺唐公行畧。郭維賢撰墓誌銘。唐際虞跋尾。并附刻於末焉。據唐彬疏。伯元尙有醉經樓續集。李禎序謂集中詩文乃伯元目丁亥迄於丙申之作。然則其丙申之後作者當編入續集無疑。攷伯元卒於戊戌四月。（見郭維賢作墓誌銘）戊戌距丙申。未及二年。是所謂續集。今雖未見。意所載文字。卷帙必無多也。

明農山堂彙草跋

右明農山堂彙草。明潮陽周光鎬所作詩文。而重刊之者則光鎬二十二世孫燿南也。前爲詩草共十五卷。初二卷爲金陵草。光鎬由進士官南京戶部時所作。次一卷爲嘉陵草。出守順慶以後所作。又次一卷爲出峽草。又次三卷爲渡瀘草後出峽草。監軍西南至補四川右叅政時所作。又次一卷爲黃河賦。又一卷爲臯蘭草賀蘭草。按察寧夏時所作。又次五

卷名明農草。則歸田以後所作也。後爲文章共三十四卷。卷一至卷八爲序類。卷九至卷十爲記類。卷十一至十二爲傳類。卷十三爲行狀類。卷十四至卷十五爲志銘類。卷十六至十七爲祭文類。卷十八爲策三道。卷十九爲論類。卷二十至卷二十一爲啓類。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爲尺牘類。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六爲雜著類。卷二十七至卷三十三爲奏疏類。卷三十四爲征南軍前議。綜前後詩文章。凡四十九卷。潮州明人專集稱完備者。此最爲巨著矣。此集千頃堂書目二十四著錄作文草三十四卷詩草十五卷。然光鎬初刻本。實爲彙草。耀南云先十一世祖光鎬公著有明農山堂彙草全集凡四十九卷。語可證也。千頃堂書目析爲詩文二部。意爲便于著錄耳。翁覃溪題此集。譏其壽序賀啓太多。不知絕言述行。苟非嚮壁虛造。自可與史傳並存。況其爲本邑八作者。昔有評震川文多壽序者。一崑山人聞之。謂歸文之佳正在是。吾崑山人之讀震川集者。猶之讀邑乘外傳也。此亦鄉獻可貴之一證。翁氏又謂黃河賦不宜編入詩內。然此乃編輯者之過。非所可議於本書。是集明刊本。世極罕覩。今通行者。乃民國甲寅重梓本。甲寅以前有無重刊。諸家序

文並不提及。今所未詳也。

世馨堂詩集殘本跋

陳徵君廷策所著書。道光廣東通志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畧并作陽山集。或稱陽山詩文集。
（見古瀛詩苑。）陳衍虞先府君行述。於徵君著述。則未標集名。陽山集。世罕觀之。余
家藏別有世馨堂詩集。題韓江陳廷策觀擘著。有曾化龍序一篇。據序稱。集共六卷。余
所藏者僅十四頁。凡古今體詩八十七篇。非全本也。徵君詩寢饋盛唐。清綺圓潤。於五
古近體尤工。古瀛詩苑選其湖山題壁一律。與潮州府志選其偕黃綱菴諸公遊鳳凰山五言
古詩一首。均謂爲采自陽山集者。今檢世馨堂集均有之。又集中有題任伯亮陽山小築長
句。疑陽山集或非徵君集名。且陽山陳氏移居郡城。至徵君已歷二世。（見衍虞先府君
行狀）徵君所爲詩文。似又不應仍以陽山名集也。然自來著錄其書皆稱陽山集。實未審
其故。

朱刻霜山草堂詩集跋

右霜山草堂詩集一冊。無卷數。道光戊申仲夏重刻。首有揭重熙燼言放言序。徐孚遠詩序。黃釗殘明謝霜崖給諫詩序三篇。題澄海謝元汴梁也著。同里後學朱以鑑以鍊重校刊。霜崖以制藝名家。所著訥齋真稿。自爲惠半農刻入嶺東三家文選。久已風行海內。其雜文歌詩。據潮州府縣志所載。有霜山堂集放言燼言和陶霜吟諸稿。然世鮮有傳本。道光間。順德馮奉初輯潮州耆舊集。始得其遺著寫本於城南林孝廉恆草家。據奉初序。不言集名。祇云詩古文。而同時朱以鑑亦有霜山草堂詩集之刻。今檢朱刻集。以各體分類。共得詩二百九十一篇。騷卷卽爲五律放言詩三十一首。有霜崖小叙。每首以二字命題。用上下平韻目。循次吟詠。每韻或一首二首不一。五言古中有和藹雪和貧士。和張常侍。和移居。和歸田園居。和遊斜川。和郭主簿諸詩。（藹雪爲吳太守穎別字。是時霜崖與穎約和陶詩。穎詩見順治潮州府志。）是所謂放言和陶二集。已盡載朱刻集中。雖

儘言霜吟霜山草堂集之詩。未能詳爲析出。疑亦不越朱本之外也。（舊府縣志古瀛詩苑所錄霜崖詩。朱刻本皆有之。）明人歌詠。喜取同類之詩。別本單行。雖名爲集。而篇什無多。如霜崖所譏放言諸集。是其明證。特朱氏刊行之霜山草堂詩集時。所據何本。以鑑既未明言。各序亦不之及。未知與馮奉初所見。是否同一抄本。抑合諸集單行舊本。別爲釐定。已無可攷矣。

蜀絃集跋

右寫本蜀絃集一册。揭陽許班王所作也。首有田從典序。劉鼎序。班王字欽翼。本名國佐。又號蔭庵。崇禎間進士。仕富順遵義二縣縣令。罷官歸。值九軍賊破揭陽城。以救母遇害。陳園公有追哭班王詩。所謂盜終戕孝子。世遂喪奇人者。（見蓮山詩集卷六）卽斯人也。班王詩格。平易健拔。在宋似楊誠齋。在明似袁宏道。古瀛詩苑於明人詩。選錄班王最多。蓋取其性靈獨抒。意到筆到。爲詩而不爲詩所囿也。班王著述甚富。詩於

蜀絃集外。尚有百洲堂集。靈洲山堂集。文有舊庵拙稿。班齋數句話。文久無傳本。想當時或未付刻。詩經兵火後。多散失。康熙中其侄孫登庸始蒐輯而刊行之。曰百洲堂集。今尚存於世。

廻風草堂詩集跋

陸卿廻風草堂詩集一册。無卷數。卽光緒海陽縣志藝文畧著錄之陸漾波詩集也。漾波爲陸卿原名。卿又字漢東。永福知縣陸寬仲子。所著詩集有四種。此廻風草堂集爲其最先作者。別有放言集一卷。與陳偕青胡豹生陳園公各出新意。次元白原韻作也。夏草一卷。已亥四月。入珠江。至六月杪所作詩文也。吳遊百吟一卷。則辛丑遊吳時所作也。漢東以明季孝廉。入漕不仕。携家作汗漫遊。風流自賞。善書能奕。又工詩。所至名士。輒與流連。如新城王漁洋。桐城方爾止。皆其交好。廻風草堂集中有贈別王貽上五律一首。其與爾止贈答詩尤夥。然方氏塗山集中。有寄懷陸漢東詩。而王氏帶經堂集無之。

卽阮亭所輯平生師友之詩之感舊集。撮錄至三百三十餘人。而亦不見有漢東名。是則可異也。

桐陰詩集跋

是集初刻於嘉慶辛酉。迄今百三十四年矣。大埔家藏全集。但有寫本。多謬誤。原刻本可見者。又殘闕大半。去歲。始獲全帙。乃取以校刊。曼唐公詩。與嘉應宋芷灣名相埒。雖才氣不如。而工力在其上。觀翁覃谿贈詩。有句法商量定待君語。其推重可見也。顧篇帙淪黯。流傳不廣。世不知有饒。僅知有宋。今幸原刻未亡。族長公球聘伊諸公。倡爲刊布。而公詩遂得爲世所稱。士之負絕藝期必傳者。終有待乎其人爲之役也。信已。

潮州叢著 固菴序跋

二六

徵引書目

左氏春秋傳

逸周書

王應麟王會篇補注

何秋濤王會篇箋釋

俞樾羣經平議

戰國策楚策

程恩澤國策地名考

于應麟通鑑地理通釋

吳越春秋

越絕書

史記

司馬貞史記索隱

梁玉繩史記志疑

賈治通鑑

漢書

錢大昭漢書辨疑

周壽昌漢書注校補

沈欽韓漢書疏證

王先謙漢書補注

續漢郡國志

湖州叢書 徵引書目

湖州叢著 徵引書目

舊唐書

歐陽忞輿地廣記

新唐書

唐輿記

宋史地理志

王存元豐九域志

明史

明一統志

明史稿

清一統志

傅維麟明書

天下郡國利病書

明紀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

紀元編

羅泌路史略名紀

馬端臨文獻通考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

王圻紹文獻通考

樂史太平寰宇記

欽定續文獻通考

王象之輿地紀勝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

李亨傳中世殖民史

中國地名大辭典

劉繼宣東世戰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

唐大詔令集

張維華中世佛郎機傳考釋

南部新書

何健民譯藤田豐八中國古代南海交通叢

山海錄

考

利類思不得已辨

水經注

龔柴中國海島考畧

水道提綱

小方壺輿地叢鈔

讀史方輿紀要

焦竑獻徵錄

太平御覽

毛奇齡後鑑錄

郭子章郡縣釋名

梁啓超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

人名大辭典

姓牘

潮州叢著 徵引書目

潮州叢書 徵引書目

劉恂嶺表錄異

張華博物志

沈括夢溪筆談

吳蘭修中漢紀考異

吳震方嶺南雜記

李調元南越筆記

蔣超伯南海棊語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陳仁錫潛確類書

太平廣記

段成式酉陽雜俎

劉斧青瑣晶議

道緣匯錄

金武祥粟香隨筆

元好問夷堅續志

帶潞藤陰雜記

豫章書

激水志林

光緒江西通志

甯纂福建通志

足立喜六長安史蹟考

道光廣東通志

廣東圖說

廣東輿圖

光緒廣州府志

康熙光緒惠州府志二種

道光永安三志

光緒香山志

乾隆和平縣志

嘉慶龍川縣志

康熙長樂縣志

乾隆歸善縣志

石窟一徵

嘉慶翁源縣新志

康熙韶州府志

順治康熙雍正乾隆潮州府志四種

乾隆豐順縣志

雍正光緒海陽志二種

乾隆光緒嘉應州志二種

康熙饒平縣志

乾隆南澳志

宣統東莞縣志

嘉慶潮陽縣志

雍正惠來縣志

嘉慶潮陽縣志

陳坤瀾乘儲采錄

林大川韓江記西湖記

鄭昌時韓江聞見錄

潮州叢書 徵引書目

潮州叢書 徵引書目

潮州藝文志

碑傳集

廣東考古輯要

錢基博韓愈志

明季潮州忠逸傳

韓仙傳

翁方綱粵東金石畧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陳棐羅浮志

錢曾述古堂藏書目

潮州西湖山志

錢謙益絳雪樓書目

白鹿洞書院志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陳世驥西行紀程

丘氏族譜

金武祥灘江雜記

文選

淮南子

全唐詩

說文解字

文苑英華

全祖望困學紀聞箋

千家詩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沈欽韓集補注

柳柳州全集

李衡公別集

李商隱文集

姚少監集

賈長江集

歐陽文忠全集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

王忠文公集

劉後村大全集

梅宛陵集

楊誠齋集

陳一松玉簡山堂集

林大春井丹集

林熙春城南書莊艸

施閏章愚山文集

毛西河合集

惲敬大雲山房文稿

撰鍾伯舉華堂文集

宋湘豐湖續艸

陳衍虞蓮山詩集

曾華蓋鴻跡猿聲集

陳王猷蓬亭偶存詩艸

潮州叢著 徵引書目

潮州叢著 徵引書目

古汝達存齋詩鈔

饒慶捷桐陰詩集

姚行軒遠遊詩鈔

楊淞養和山館詩草

陳方平梅花書屋詩鈔

陳壽祺左海文集

黃釗讀白華草堂詩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

鍾聲和三餘詩草

黃兆榮馨枕詩鈔

林大川釣月山房詩草

周易味菘園詩鈔

曾庭蘭吟花別墅詩鈔

楊少山澹如書室詩集

陳子丹繡詩樓詩

謝錫勳小草堂詩集

拙著儂侃居文錄

潮州蒼舊集

古瀛詩苑

百侯楊氏文萃

柳堂師友詩錄

尤袤全唐詩話

周紫芝竹坡詩話

瞿佑歸田詩話

光緒揭陽縣續志

陳天資東里志(抄本)

新修廣東通志列傳

葉尊庭鞠實錄

凌迪知萬姓統譜

許君輔韓山許氏族譜(抄本)

鳳隴薛氏族譜(抄本)

寶祐四年登科錄

經義考

增訂叢書舉要

孝慈堂書目

國史經籍志

倪燦宋史藝文志補

陸濬佳趣堂書目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

明文在

薛侃薛中離先生全書

周用顯影集

林大欽林東莆先生集

羅萬傑瞻六堂集

王天性半愁集

郭循夫郭循夫先生集

饒輿齡賓印詩稿

潮州叢著 徵引書目

十

唐伯元醉經樓集

王士禎帶經堂詩集

謝元汴霜山草堂詩集

方望溪集

周光鎬明農山堂彙草

國朝詩人徵畧

歸震川集

詞綜

陸卿廻風草堂詩集

陳人傑龜峯詞

陳廷策世馨堂詩集(殘本)

唐圭璋全宋詞跋尾(載制言半月刊)

許國佐蜀絃集(抄本)

吳子律蓮子居詞話

許國佐百洲堂集

勘誤記

廣濟橋志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	7	刪輯	刪輯	
四	5	中段	中段	
七	6	不妄	其妄	
一二	9	永壺	冰壺	
三五	5	謝利	射利	
三七	7	修葺	修葺	
四七	9	忽奉	忽奉	

潮州叢書 勘誤記

五二 美成功既濟

既上脫一於字

五七 冰壺

冰壺

六三 大畜白

大畜曰

七一 成擔簦

或擔簦

一〇七 官大理寺。丞

。刪

一一〇 顏寶堂

寶顏堂

一一一 士之惑云

「刪

韓文公祠沿革考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四 廟徙州城

廟徙州城

二九 6 建置畧四。『韓祠云入國朝 建置畧四韓祠云。』入國朝

張璉考

二九	10	捐吉	涓吉
三三	1	方苞。有	。刪
四九	7	開五七年花	年字刪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三	10	互	互
七	10	筍	宵
七	11	公至	公至。
一一	3	焦竑毛西河。願寧人	。刪
一四	6	不得已辨	不得已辨

潮州叢著 勘誤記

一五

徐中行引

引字刪

一六

烏豬洋

烏豬洋

二〇

將張璉卽。

。刪

二一

糾誤

謬誤

古海陽考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三

8

尤未盡合

尤未盡合

三

9

間會

間會

四

7

不應列於甌。越

。刪

八

5

無以秦。漢南海

。刪

海陽山辨

〔頁數〕

〔行數〕

〔誤〕

〔正〕

四

7

梅嶺。揭嶺之障

。刪

四

8

漢。閩。越反

兩。刪

四

11

鑿通湘水。

。刪

五

7

本與興安

與字刪

六

1

卽湘水。灑水

。刪

六

7

湘。灑之間

。刪

六

9

謂之灑。湘

。刪

七

1

湘。灑二水之源

。刪

潮州叢著 勘誤記

七

此海經

山海經

七

陽朔口

陽朔山

八

小方壺

小方壺

九

在興安縣海陽山。下

。刪

惡溪考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三

5

(按。(光緒

下一括號刪

五

3

佈殺儂

佈殺儂

一九

12

蚪結

蚪結

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初版

潮州叢著初編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

編著者 潮安饒宗頤

出版者 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

發行者 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
廣州文德路

印刷者 潮安太昌馬路梁永昌

版權必究
所有必印

#6
47137
11

#6

47137